

唐宋八大家文集 苏洵集

总目

- 卷一·几策一首
- 卷二·权书上
- 卷三·权书下
- 卷四·衡论上
- 卷五·衡论下
- 卷六·六经论
- 卷七·洪范论
- 卷八·太玄论
- 卷九·史论
- 卷十·书一首
- 卷十一·书五首
- 卷十二·书九首
- 卷十三·书八首
- 卷十四·谱
- 卷十五·杂文二十一首
- 卷十六·杂诗二十七首
- 附录·卷上
- 附录·卷下
- 补遗

●嘉集卷一·几策一首

【审势】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于万千年而不变，使民之耳目纯于一，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故三代圣人其后世远者至七八百年。夫岂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于是，益其子孙得其祖宗之法而为据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质，周之尚文，视天下之所宜尚而固执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终，不朝文而暮质以自溃乱。故圣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盖有周公为之制礼，而天下遂尚文。后世有贾谊者说汉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说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孙万世，帝王之计，不可不预定于此时。然万世帝王之计，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孙可以安坐而守其旧。至于政弊，然后变其小节，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长远而民不苟简。

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间，以观国家之所尚者，而愚犹有惑也。何则？天下之势有强弱，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权。势强矣，强甚而不已则折；势弱矣，弱甚而不已则屈。圣人权之，而使其甚不至于折与屈者，威与惠也。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衰而下不以为德。故处弱者利用威，而处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则惠尊，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故威与惠者，所以裁节天下强弱之势也。然而不知强弱之势者，有杀人之威而下不惧，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衰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审知天下之势，而后可与言用威惠。不先审知其势，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于折与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将欲饮药饵石以养其生，必先审观其性之为阴，其性之为阳，而投之以药石。药石之阳而投之阴，药石之阴而投之阳。故阴不至于涸，而阳不至于亢。苟不能先审观己之为阴与己之为阳，而以阴攻阴，以阳攻阳，则阴者固死于阴而阳者固死于阳，不可救也。是以善养身者先审其阴阳，而善制天下者先审其强弱以为之谋。

昔者周有天下，诸侯太盛。当其盛时，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反不过千里，其势为弱。秦有天下，散为郡县，聚为京师，守令无大权柄，伸缩进退无不在我，其势为强。然方其成、康在上，诸侯无大小莫不臣伏，弱之势未见于外。及其后世失德，而诸侯禽奔兽遁，各固其国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区区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国，是谓以弱政济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毙于弱。秦自孝公，其势固已焉日趋于强大，及其子孙已并天下，而亦不悟，专任法制以斩挞平民。是谓以强政济强势，故秦之天下卒毙于强。周拘于惠而不知权，秦勇于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审天下之势也。

吾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系牵绳联，总合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势，秦之所恃以强之势也。势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于弱。噫！有可强之势如秦而反陷于弱者，何也？习于惠而怯于威也，惠太甚而威不胜也。夫其所以习于惠而惠太甚者，赏数而加于无功也；怯于威而威不胜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赏与刑与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实著于外焉。何谓弱之实？曰官吏旷惰，职废不举，而败官之罚不加严也；多赎数赦，不问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骄狂，负力幸赏，而维持姑息之恩不敢节也；将帅覆军，匹马不返，而败军之责不加重也；羌人强盛，陵压中国，而邀金缯、增币帛之耻不为怒也。若此类者，大弱之实也。久而不治，则又将有大于此，而遂浸微浸消，释然而溃，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为弱在于政，不在于势，是谓以弱政败强势。今

夫一与舆薪之火，众人之所惮而不敢犯者也，举而投之河，则何热之能为？是以负强秦之势，而溺于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强焉者以此也。

虽然，政之弱，非若势弱之难治也。借如弱周之势，必变易其诸侯，而后强可能也。天下之诸侯固未易变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则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齐，古之强国也，而威王又齐之贤王也。当其即位，委政不治，诸侯并侵，而人不知其国之为强国也。一旦发怒，裂万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与常誉阿大夫者，而发兵击赵、魏、卫，赵、魏、卫尽走请和，而齐国人人震惧，不敢饰非者，彼诚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济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县之势，言脱于口而四方响应，其所以用威之资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为，焉有欲为而不可者？今诚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严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于众人之是非，用不测之刑，用不测之赏，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雨雷电，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从发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后平民益务检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惧刑法之及其身而敛其手足，不敢辄犯法。此之谓强政。政强矣，为之数年，而天下之势可以复强。愚故曰：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然则以当今之势，求所谓万世为帝王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

或曰当今之势，事诚无便于尚威者。然孰知夫万世之间其政之不变，而必曰威耶？愚应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为君也，一日而无威，是无君也，久而政弊，变其小节，而参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举而弃之，过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谓知理者也。夫汤、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纣之暴，出民于炮烙斩刖之地，苟又遂多杀人、多刑人以为治，则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于礼义。彼汤则不然，桀之德固无以异纣，然其刑不若纣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风，淫惰不事法度，《书》曰：“有众率怠弗协。”而又诸侯昆吾氏首为乱，于是诛锄其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纷乱。故《记》曰：商人“先罚而后赏”。至于桓文之事，则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书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长者，其佐狐、赵、先、魏皆不说以刑法，其治亦未尝以刑为本，而号亦为霸。而谓汤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观其势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则今之势，何为不可用刑？用刑何为不曰王道？彼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

●嘉集卷二·权书上

【权书引】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使仁义之兵无术自胜也，则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战，“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又何用也。《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为孙武之徒也。夫孙氏之言兵，为常言也。而我以此书为不得已而言之之书也。故仁义不得已，而后吾《权书》用焉。然则权者，为仁义之穷而作也。

【心术】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兵于穴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强与吾校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捶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

【法制】

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持之则容有所伺而为之谋，乘之则一举而夺其气。虽然，非愚将勿乘。乘之不动，其祸在我。分兵而迭进，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战，所以乘之也。

古之善军者，以刑使人，以赏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义附者焉。不以战，不以掠，而以备急难，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韩之战，秦之斗士倍于晋，而出穆公于淖者，赦食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众而易叛，莫难于用众，莫危于用寡。治众者法欲繁，繁则士难众入险阻，必分军而疏行。夫险阻必有伏，伏必有约，军分则伏不知所击，而其约携矣。险阻惧蹙，疏行以纾士气。兵莫危于攻，莫难于守，客主之势然也。故城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实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贤将能以寡为众，以小为大。当敌之冲，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愕不进，虽告之曰此无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袭，潜兵以备，彼不我测，谓我有余，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无气，严戢兵士，敢哗者斩。时令老弱登埤示怯，乘懈突击，其众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战，阵欲方、欲踞、欲密、欲缓。夫方而踞，密而缓，则士心固，固则不慑。背城而战，欲其不慑。面城而战，阵欲直、欲锐、欲疏、欲速。夫直而锐，疏而速，则士心危，危则致死。面城而战，欲其致死。

夫能静而自观者，可以用人矣。吾何为则怒，吾何为则喜，吾何为则勇，吾何为则怯？夫人岂异于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观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途之人皆可以将。平居与人言，一语不循故，犹且 Φ 而忌。敌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视敌有无故之形，必谨察之勿动。疑形二：可疑于心，则疑而为之谋，心固得其实也；可疑于目，勿疑，彼敌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谋应，目疑以静应。彼诚欲有所为耶，不使吾得之目矣。

【强弱】

知有所甚爱，知有所不足爱，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将者，以其所不足爱者，养其所甚爱者。

士之不能皆锐，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处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权也。孙臆有言曰：“以君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此兵说也，非马说也。下之不足以与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弃之矣。中之不足以与吾上，下之不足以与吾中，吾不既再胜矣乎？得之多于弃也，吾斯从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独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权也。三权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呜呼！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汉高帝之忧在项籍耳，虽然，亲以其兵而与之角者

盖无几也。隋何取九江，韩信取魏、取代、取赵、取齐，然后高帝起而取项籍。夫不汲汲于其忧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恤之地，彼盖所以孤项氏也。秦之忧在六国，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强，最后取。非其忧在蜀也。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国、取一阵，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阵之道，设右以为牝，益左以为牡。”春秋时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盖一阵之间，必有牡牝左右，要当以吾强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兴兵，习观行阵形势，每战，视敌强其左，吾亦强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敌犯吾弱，追奔不过数十百步，吾击敌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胜。”后之庸将，既不能处其强弱以败，而又曰：吾兵有老弱杂其间，非举军精锐，以故不能胜。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无。无之，是无以耗敌之强兵，而全吾之锐锋，败可俟矣。故智者轻弃吾弱，而使敌轻用其强。忘其小丧而志于大得，夫固要其终而已矣。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尽兵以攻坚城，善守者，不尽兵以守敌冲。夫尽兵以守坚城，则钝兵、费粮，而缓于成功。尽兵以守敌冲，则兵不分，而彼间行袭我无备。故攻敌所不守，守敌所不攻。

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车毂击，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锐兵出其北，大兵攻其东，锐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盘绝径，潜师其间，不鸣金，不挝鼓，突出乎平川以冲敌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于正道，胜败未可知也，出于奇道，十出而五胜矣，出于伏道，十出而十胜矣。何则？正道之城，坚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坚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则无城也，无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与伏道焉者，其将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与伏道焉者，其将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盗之于人，挟门斩关而入者有焉，他户之不扃键而入者有焉，乘坏垣坎墙趾而入者有焉。挟门斩关而主人不之察，几希矣。他户之不扃键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坏垣坎墙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为主人者宜无曰门之固，而他户墙隙之不恤焉。夫正道之兵，挟门之盗也，奇道之兵，他户之盗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盗也。

所谓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吴之长江，蜀之剑阁是也。昔者六国尝攻函谷矣，而秦将败之；曹操尝攻长江矣，而周瑜走之；钟会尝攻剑阁矣，而姜维拒之。何则？其为之守备者素也。刘濞反，攻大梁，田禄伯请以五万人别循江淮，收淮南、长沙、以与濞会武关。岑彭攻公录述，自江州溯都江，破侯丹兵

，径拔武阳，绕出延岑军后，疾以精骑赴广都，距成都数十里。李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颜而不备，自文成破张柴，疾驰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济。此用奇道也。汉武攻南越，唐蒙请发夜郎兵，浮船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邓艾攻蜀，自阴平由景谷攀木缘磴，鱼贯而进，至江油而降马邕，至绵竹而斩诸葛瞻，遂降刘禅。田令孜守潼关，关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备，林言、尚让入之，夹攻关而关兵溃。此用伏道也。

吾观古之善用兵者，一阵之间，尚犹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胜，况守一国、攻一国，而社稷之安危系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将耶？

【用间】

孙武既言五间，则又有曰：“商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商。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按《书》：伊尹适夏，丑夏归亳。《史》：太公尝事纣，去之归周。所谓在夏在商诚矣。然以为间，何也？汤、文王固使人间夏、商耶？伊、吕固与人为间耶？桀、纣固待间而后可伐耶？是虽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则，吾意天下存亡寄于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汤必曰：桀虽暴，一旦用伊尹，则民心复安，吾何病焉。及其归亳也，汤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视民病，遂与天下共亡之。吕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纣虽虐，一旦用吕牙，则天禄必复，吾何忧焉。及其归周也，文王必曰：纣得吕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与天下共亡之。然则夏、商之存亡，待伊、吕用否而决。今夫问将之贤者，必曰：能逆知敌国之胜败。问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爱千金，故能使人为之出万死以间敌国。或曰：能因敌国之使而探其阴谋。呜呼！其亦劳矣。伊、吕一归而夏、商之国为决亡。使汤、武无用间之名与用间之劳，而得用间之实，此非上智，其谁能之？夫兵虽诡道，而本于正者，终亦必胜。今五间之用，其归于诈，成则为利，败则为祸。且与人为诈，人亦将且诈我。故能以间胜者，亦或以间败。吾间不忠，反为敌用，一败也；不得敌之实，而得敌之所伪示者以为信，二败也；受吾财而不能得敌之阴谋，惧而以伪告我，三败也。夫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智于此，不足恃也。故五间者，非明君贤将之所上。明君贤将之所上者，上智之间也。是以淮阴、曲逆，义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计定；左车、周叔不用于赵、魏，而淮阴进兵之谋决。呜呼！是亦间也。

●嘉集卷三·权书下

【孙武】

求之而不穷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与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几人？求之于言而不穷者几人？言不穷矣，求之于用而不穷者几人？呜呼！至于用而不穷者，吾未之见也。《孙武十三篇》，兵家举以为师。然以吾评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为人，必谓有应敌无穷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与书所言远甚。吴王阖庐之入郢也，武为将军。及秦、楚交败其兵，越王入践其国，外祸内患，一旦迭发，吴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无一谋以弭斯乱。若按武之书以责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敌，则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听包胥之言，出兵救楚，无忌吴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战》曰：“久暴师则钝兵挫锐，屈力殫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还，可谓久暴矣。越人能无乘间入国乎！其失二也。又曰：“杀敌者，怒也。”今武纵子胥、伯鞭平王尸，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此司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仇吴也。勾践不赧旧冢而吴服，田单谲燕掘墓而齐奋，知谋与武远矣。武不达此，其失三也。然始吴能以入郢，乃因胥、唐、蔡之怒，及乘楚尾之不仁，武之功盖亦鲜耳。夫以武自为书，尚不能自用以取败北，况区区祖其故智余论者而能将乎！且吴起与武，一体之人也，皆著书言兵，世称之为“孙吴”。然而吴起之言兵也，轻法制，草略无所统纪，不若武之书词约而意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然吴起始用于鲁，破齐，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复霸。而武之所为反如是，书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隶，内治一妾，是贱丈夫亦能，夫岂必有一人而教之。及夫御三军之众，阖营而自固，或且有乱，然则是三军之众惑之也。故善将者，视三军之众，与视一隶、一妾无加焉，故其心常若有余。夫以一人之心，当三军之众，而其中恢恢然犹有余地，此韩信之所以“多多而益善”也。故夫用兵，岂有异术哉，能勿视其众而已矣。

【子贡】

君子之道，智信难。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于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于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见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则举而弃乎信。吾则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继也。子贡之以乱齐，灭吴，存鲁也，吾悲之。彼子贡者，游说之士，苟以邀一时之功，而不以可继为事，故不见其祸。使夫王公大人而计出于此，则吾未见其不旋踵而败也。吾闻之，王者之兵，计万世而动，霸者之兵，计子孙而举，强国之兵，计终身而发，求可继也。子贡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贡之出也，吾以为鲁可存也，而齐可无乱，吴可无灭。何也？田常之将篡也，惮高、国、鲍、晏，故使移兵伐鲁。为赐计者，莫若抵高、国、鲍、晏吊之，彼必

愕而问焉，则对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鲁，吾窃哀子之将亡也。彼必诘其故，则对曰：齐之有田氏，犹人之养虎也。子之于齐，犹肘股之于身也。田氏之欲肉齐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惧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鲁，肘股去矣，田氏孰惧哉？吾见身将磔裂，而肘股随之，所以吊也。彼必惧而咨计于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趋鲁，压境而止，吾请为子潜约鲁侯，以待田氏之变，帅其兵从子入讨之。为齐人计之，彼惧田氏之祸，其势不得不听。归以约鲁侯，鲁侯惧齐伐，其势亦不得不听。因使练兵搜乘以俟齐衅，诛乱臣而定新主，齐必德鲁，数世之利也。吾观仲尼以为齐人不与田常者半，故请哀公讨之。今诚以鲁之众，从高、国、鲍、晏之师，加齐之半，可以以田常于都市，其势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赐之不出于此也。齐哀王举兵诛吕氏，吕氏以灌婴为将拒之，至荥阳，婴使使钩谕齐及诸侯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今田氏之势，何以异此？有鲁以为齐，有高、国、鲍、晏以为灌婴，惜乎赐之不出于此也！

【六国】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约之勢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约之所劫哉！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项籍】

吾尝论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曹操有取天下之虑，而无取

天下之量；玄德有取天下之量，而无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终其身无成焉。且夫不有所弃，不可以得天下之势；不有所忍，不可以尽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胜有所不就，败有所不避。其来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为而余制其后，乃克有济。呜呼！项籍有百战百胜之才，而死于垓下，无惑也。吾观其战于钜鹿也，见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未尝不怪其死于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向关，籍于此时若急引军趋秦，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据咸阳，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区区与秦将争一旦之命，既全钜鹿而犹徘徊河南、新安间，至函谷，则沛公入咸阳数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仇籍，则其势不得强而臣。故籍虽迁沛公汉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还定三秦，则天下之势在汉不在楚。楚虽百战百胜，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钜鹿之战也。或曰：虽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项梁死，章邯谓楚不足虑，故移兵伐赵，有轻楚心，而良将劲兵尽于钜鹿。籍诚能以必死之士，击其轻敌寡弱之师，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关，与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关，与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则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赵何？曰：虎方捕鹿，黑据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则碎于黑明矣。军志所谓攻其必救也。使籍入关，王离、涉间必释赵自救。籍据关逆击其前，赵与诸侯救者十余壁蹶其后，覆之必矣。是籍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功于秦也。战国时，魏伐赵，齐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赵而破魏。彼宋义号知兵，殊不达此，屯安阳不进，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据关矣。籍与义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汉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乌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剑门者而后曰险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八达之都，使其财布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高祖】

汉高祖挟数用术，以制一时之利害，不如陈平，揣摩天下之势，举指摇目以劫制项羽，不如张良。微此二人，则天下不归汉，而高帝乃木强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后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智之所不及，则高帝常先为之规画处置，以中后世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盖高帝之智，明于大而暗于小，至于此而后见也。帝尝语吕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方是时，刘氏既安矣，勃又将谁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

太尉属勃也，知有吕氏之祸也。虽然，其不去吕后，何也？势不可也。昔者武王没，成王幼，而三监叛。帝意百岁后，将相大臣及诸侯王有武庚禄父者，而无有以制之也。独计以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吕后佐帝定天下，为大臣素所畏服，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壮。故不去吕氏者，为惠帝计也。吕后既不可去，故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是故以樊哙之功，一旦遂欲斩之而无疑。呜呼！彼岂独于哙不仁耶！且哙与帝偕起，援城陷阵，功不为少矣，方亚父喉项庄时，微哙诮让羽，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恶哙欲灭戚氏者，时哙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斩之。夫哙之罪未形也，恶之者诚伪，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斩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于吕氏，吕氏之族若产、禄辈皆庸才不足恤，独哙豪健，诸将所不能制，后世之患，无大于此矣。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樊哙死，则吕氏之毒将不至于杀人，高帝以为是足以死而无忧矣。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哙之死于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则吕禄不可给，太尉不得入北军矣。或谓哙于帝最亲，使之尚在，未必与产、禄叛。夫韩信、黥布、卢绾皆南面称孤，而绾又最为亲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继以逆诛。谁谓百岁之后，椎埋屠狗之人，见其亲戚乘势为帝王而不欣然从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

●嘉集卷四·衡论上

【衡论引】

事有可以尽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尽者。尽以告人，其难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难在用。今夫衡之有刻也，于此为铢，于此为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权罪者，非也。始吾作《权书》，以为其用可以至于无穷，而亦可以至于无用，于是又作《衡论》十篇。呜呼！从吾说而不见其成，乃今可以罪我焉耳。

【远虑】

圣人之道，有经，有权，有机，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经者，天下之民举知之可也，曰权者，民不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机者，虽群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圣人而无权，则无以成天下之务，无机，则无以济万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机者，又群臣所不得闻，群臣不得闻，谁与议？不议不济。然则所谓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无也。

后世见三代取天下以仁义，而守之以礼乐也，则曰圣人无机。夫取天下与

守天下，无机不能。顾三代圣人之机，不若后世之诈，故后世不得见耳。有机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汤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闻天下之所不闻，知群臣之所不知。禹与汤、武倡其机于上，而三臣共和之于下，以成万世之功。下而至于桓、文，有管仲、狐偃为之谋主，阖庐有伍员，勾践有范蠡、大夫种。高祖之起也，大将任韩信、黥布、彭越，裨将任曹参、樊哙、滕公、灌婴，游说诸侯任酈生、陆贾、枞公，至于奇机密谋，群臣所不与者，惟留侯、郤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过曰房、杜。

夫君子为善之心与小人为恶之心，一也。君子有机以成其善，小人有机以成其恶。有机也，虽恶亦或济，无机也，虽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无也。司马氏，魏之贼也，有贾充之徒为之腹心之臣以济。陈胜、吴广，秦民之汤、武也，无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则？无腹心之臣者，无机也，有机而泄也。夫无机与有机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设陷阱，设陷阱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

或曰：机者，创业之君所假以济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机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呜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见机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变，常伏于燕安，田文所谓“主少国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无之。当是之时，而无腹心之臣，可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遗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遗孝昭、孝宣。盖天下虽有泰山之势，而圣人常以累卵为心，故虽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传》曰：“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举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于其间耶？又曰：“五载一巡狩。”彼无腹心之臣，五载一出，损千里之畿而谁与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开心胸，以济缓急。奈何天子而无腹心之臣乎？

近世之君宴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泊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誉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戢戢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圣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起居寝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权，而后可以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太祖之用赵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然与之权轻，故终以见逐，而天下

几有不测之变。然则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杀人而后可也。

【御将】

人君御臣，相易而将难。将有二：有贤将，有才将。而御才将尤难。御相以礼，御将以术，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不以礼，不以信，是不为也。不以术，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将难，而御才将尤难。

六畜，其初皆兽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马亦能是，牛亦能触。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杀之。杀之不能，驱之而后已。是者可馭以羈继，触者可拘以衡，故先王不忍弃其才而废天下之用。如曰是能是，是能触，当与虎豹并杀而同驱，则是天下无骐驎终无以服乘耶？

先王之选才也，自非大奸剧恶如虎豹之不可以变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术，而全其才以适于用。况为将者，又不可责以廉隅细谨，顾其才何如耳。汉之卫、霍、赵充国，唐之李靖、李，贤将也。汉之韩信、黥布、彭越，唐之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才将也。贤将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难御，则是不肖者而后可也。结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丰饮饌，歌童舞女，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将也。近之论者或曰：将之所以毕智竭虑，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辞者，冀赏耳。为国家者，不如勿先赏以邀其成功。或曰：赏所以使人，不先赏，人不为我用。是皆一隅之说，非通论也。将之才固有小大，杰然于庸将之中者，才小者也，杰然于才将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当观其才之大小，而为之制御之术以称其志。一隅之说不可用也。

夫养骐驎者，丰其刍粒，洁其羈络，居之新闲，浴之清泉，而后责之千里。彼骐驎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岂以一饱而废其志哉。至于养鹰则不然，获一雉，饲以一雀，获一兔，饲以一鼠。彼知不尽力于击搏，则其势无所得食，故然后为我用。才大者，骐驎也，不先赏之，是养骐驎者饥之而责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鹰也，先赏之，是养鹰者饱之而求其击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赏之说，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赏之说，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汉高祖一见韩信而授以上将，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见黥布而以为淮南王，供具饮食如王者；一见彭越而以为相国。当是时，三人者未有功于汉也。厥后追项籍垓下，与信约期而不至，损数千里之地以畀之，如弃敝履。项氏未灭，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极富贵矣。何则？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极于富贵，则不为我用。虽极于富贵而不灭项氏，不定天下，则其志不已也。至于樊哙、滕公、灌婴之徒则不然，拔一城、陷一阵，而后增数级之爵，否则，终岁不迁也。项氏已灭，天下已定，樊哙、滕公、灌婴之徒，计百战之功，而后爵之通侯。夫岂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虽不先赏，不怨

，而先赏之，则彼将泰然自满，而不复以立功为事故也。噫！方韩信之立于齐，蒯通、武涉之说未去也。当此之时而夺之王，汉其殆哉。夫人岂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则曰：“汉王不夺我齐也。”故齐不捐，则韩信不怀。韩信不怀，则天下非汉之有。呜呼！高帝可谓知大计矣。

【任相】

古之善观人之国者，观其相何如人而已。议者常曰：将与相均。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国有征伐而后将权重。有征伐无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轻。相贤耶，则群有司皆贤，而将亦贤矣。将贤耶，相虽不贤，将不可易也。故曰：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为将者大概多才而或顽钝无耻，非皆节廉好礼不可犯者也。故不必优以礼貌，而其有不羁不法之事，则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则？豪纵不趋约束者，亦将之常态也。武帝视大将军，往往踞厕，而李广利破大宛，侵杀士卒之罪则寝而不问。此任将之道也。若夫相，必节廉好礼者为也，又非豪纵不趋约束者为也，故接之以礼而重责之。

古者相见于天子，天子为之离席起立，在道，为之下舆，有病，亲问，不幸而死，亲吊。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变，天下大过，而相以不起闻矣，相不胜任，策书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栈车牝马归以思过矣。夫接之以礼，然后可以重其责而使无怨言。责之重，然后接之以礼而不为过。礼薄而责重，彼将曰：主上遇我以何礼，而重我以此责也，甚矣。责轻而礼重，彼将遂弛然不肯自饬。故礼以维其心，而重责以勉其怠，而后为相者，莫不尽忠于朝廷而不恤其私。

吾观贾谊书，至所谓“长太息者”，常反复读不能已。以为谊生文帝时，文帝遇将相大臣不为无礼，独周勃一下狱，谊遂发此。使谊生于近世，见其所以遇宰相者，则当复何如也？夫汤、武之德，三尺竖子皆知其为圣人，而犹有伊尹、太公者为师友焉。伊尹、太公非贤于汤、武也，而二圣人者，特不顾以师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责于此，天子御坐，见宰相而起者有之乎？无矣。在舆而下者有之乎？亦无矣。天子坐殿上，宰相与百官趋走于下，掌仪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虽臣子为此亦不为过，而尊尊贵贵之道，不若是褻也。

夫既不能接之以礼，则其罪之也，吾法将亦不得用。何者？不果于用礼而果于用刑，则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则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过削之以官而出之大藩镇。此其弊皆始于不为之礼。贾谊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诛，而安忍弃其身，此必有大愧于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为。武帝尝以不冠见平津侯，故当天下多事，朝廷忧惧之际，使石庆得容于其间而无怪焉。然则必其待

之如礼，而后可以责之如法也。

且吾闻之，待以礼，而彼不自效以报其上；重其责，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禄位，成其功名者，天下无有也。彼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报其上之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责而丰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禄位，成其功名之为福。吾又未见去利而就害、远福而求祸者也。

【重远】

武王不泄迹，不忘远，仁矣乎？非仁也，势也。天下之势犹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于外，则腹心为之深思静虑于内，而求其所以疗之之术；腹心病于内，则手足为之奔掉于外，而求其所以疗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后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迹，不忘远，非仁也，势也。势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独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势，而武王知天下之势也。夫不知一身之势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势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关中，自以为子孙万世帝王之业，而陈胜、吴广乃楚人也。由此观之，天下之势，远近如一。

然以吾言之，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近之官吏贤耶，民誉之，歌之，不贤耶，讥之，谤之。誉歌讥谤者，众则必传，传则必达于朝廷，是官吏之贤否易知也。一夫不获其所，诉之刺史，刺史不问，裹粮走京师，缓不过旬月，过鼓叫号，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诉也。吏之贤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诉，乱何从始耶？远方之民，虽使盗跖为之郡守，机饕餮为之县令，郡县之民，群嘲而聚骂者虽千百为辈，朝廷不知也。白日执人于市，诬以杀人，虽其兄弟妻子闻之，亦不过诉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则死且无告矣。彼见郡守、县令据案执笔，吏卒旁列，桎械满前，骇然而丧胆矣。则其谓京师天子所居者，当复如何？而又行数千里，费且百万，富者尚或难之，而贫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动。吾故曰：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

国家分十八路，河朔、陕右、广南、川峡实为要区。河朔、陕右，疆域之防，而中国之所恃以安。广南、川峡，货财之源，而河朔、陕右之所恃以全。其势之轻重如何哉？曩者北胡深入，西寇悖叛，河朔、陕右尤所加恤，一郡守、一县令，未尝不择。至于广南、川峡，则例以为远官，审官差除，取具临时，窜谪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优异者，不复官之广南、川峡，而其人亦以广南、川峡之官为失职庸人无所归，故常聚于此。呜呼！知河朔、陕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陕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轻，是欲富其仓而芜其田，仓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蛮，最为要害。土之所产又极富夥，明珠大贝，紈归布帛，皆极精好，陆负水载，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关讥、门征、僦雇之费，非百姓私力所能办，故贪官专其利，而齐民受其病。不招权、不鬻狱

者，世俗遂指以为廉吏矣，而招权鬻狱者又岂尽无？呜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赋取日重，科敛日烦，罢弊之民不任，官吏复有所规求于其间矣。淳化中，李顺窃发于蜀，州郡数十望风奔溃，近者智高乱广南，乘胜取九城如反掌。国家设城池，养士卒，蓄器械，储米粟以为战守备，而凶竖一起，若涉无人之地者，吏不肖也。

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责者，莫若漕刑。广南、川峡既为天下要区，而其中之郡县又有为广南、川峡之要区者。其牧宰之贤否，实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贤则已，其戕民黷货，的然有罪可诛者，漕刑固亦得以举劾。若夫庸陋选真不才而无过者，漕刑虽贤明，其势不得易置，此犹敝车马而求仆夫之善御也。郡县有败事，不以责漕刑则不可，责之，则彼必曰：败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将何所归罪？故莫若使漕刑自举其人而任之。他日有败事，则谓之曰：尔谓此人堪此职也，今不堪此职，是尔欺我也。责有所任，罪无所逃。然而择之不得其人者盖寡矣。其余郡县，虽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当诏审官俾勿轻授。贼吏冗流，勿措其间，则民虽在千里外，无异于处甸中矣。

●嘉集卷五·衡论下

【养才】

夫人之所为，有可勉强者，有不可勉强者。煦煦然而为仁，孑孑然而为义，不食片言以为信，不见小利以为廉，虽古之所谓仁与义、与信、与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义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则无诸己而可勉强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肃，在边鄙而四夷惧，坐之于繁剧纷扰之中而不乱，投之于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为吏而吏，为将而将，若是者，非天之所与，性之所有，不可勉强而能也。道与德可勉以进也，才不可强握以进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让，一人善骑射，则人未有不以揖让贤于骑射矣。然而揖让者，未必善骑射，而骑射者，舍其弓以揖让于其间，则未必失容。何哉？才难强而道易勉也。

吾观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强之道与德，而加之不可勉强之才之上，而曰我贵贤贱能。是以道与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遗焉。然而为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为众人所勉强者耳。何则？奇杰之士，常好自负，疏隽傲诞，不事绳检，往往冒法律，触刑禁，叫号欢呼，以发其一时之乐而不顾其祸，嗜利酗酒，使气傲物，志气一发，则偶然远去，不可羁束以礼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而不为此，以留意于向所谓道与德可勉强者，则何病不至？奈何以朴°小道加诸其上哉。

夫其不肯规规以事礼法，而必自纵以为此者，乃上之人之过也。古之养奇杰也，任之以权，尊之以爵，厚之以禄，重之以恩，责之以措置天下之务，而易其平居自纵之心，而声色耳目之欲又已极于外，故不待放肆而后为乐。今则不然，奇杰无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禄者过半，彼又安得不越法、逾礼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纵耶。今我绳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随之以刑，则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无事之时既不能养，及其不幸，一旦有边境之患，繁乱难治之事，而后优诏以召之，丰爵重禄以结之，则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纯忠者也，又安肯默然于穷困无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时，天下号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称职。当是时，虽有奇杰无所复用，而其礼法风俗尤复细密，举朝廷与四海之人无不遵蹈，而其八议之中犹有曰议能者。况当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尽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称职，礼法风俗又非细密如周之盛时，而奇杰之士复有困于簿书米盐间者，则反可不议其能而怒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贯其过，无使为刀笔吏所困，则庶乎尽其才矣。

或曰：奇杰之士有过得以免，则天下之人孰不自谓奇杰而欲免其过者，是终亦溃法乱教耳。曰：是则然矣，然而奇杰之所为，必挺然出于众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晓天下，俾得以赎其过，而其未有功者，则委之以难治之事，而责其成绩，则天下之人不敢自谓奇杰，而真奇杰者出矣。

【用法】

古之法简，今之法繁。简者不便于今，而繁者不便于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时不若古之时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则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轻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无辜，故法举其略，而吏制其详。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则以著于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杀人、伤人耳。若其轻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则以属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简。今则不然，吏奸矣，不若古之良；民俞矣，不若古之淳。吏奸，则以喜怒制其轻重而出入之，或至于诬执。民俞，则吏虽以情出入，而彼得执其罪之大小以为辞。故今之法纤悉委备，不执于一，左右前后，四顾而不可逃。是以轻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辄以举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书，论其大概，而增损剂量则以属医者，使之视人之疾，而参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履，既为其大者，又为其次者，又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简则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则一也。

然则今之法不劣于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无弊。何则？律令之所禁，画一明备，虽妇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间有习于犯禁而遂不改者，举天下皆知之而

未尝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为之度，以一天下之长短，为之量，以齐天下之多寡，为之权衡，以信天下之轻重。故度、量、权衡，法必资之官，资之官而后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绳丝缁石以为之，富商豪贾内以大，出以小，齐人适楚，不知其孰为斗，孰为斛，持东家之尺而校之西邻，则若十指然。此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一也。先王恶奇货之荡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采珠贝，恶夫物之伪而假真，且重费也，故禁民糜金以为涂饰。今也，采珠贝之民，溢于海滨，糜金之工，肩摩于列肆。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二也。先王患贱之凌贵，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为等差，长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纨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三也。先王惧天下之吏负县官之势，以侵劫齐民也，故使市之坐贾，视时百物之贵贱而录之，旬辄以上。百以百闻，千以千闻，以待官吏之私价。十则损三，三则损一以闻，以备县官之公余。今也，吏之私价而从县官公余之法，民曰公家之取于民也固如是，是吏与县官敛怨于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则不商，商则有罚；不仕而商，商则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罚。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罚，又从而不征，资之以县官公余之法，负之以县官之徒，载之以县官之舟，关防不讥，津梁不呵。然则，为吏而商诚可乐也，民将安所措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五也。若此之类，不可悉数，天下之人，耳习目熟以为当然。宪官法吏目击其事，亦恬而不问。

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议者皆以为今之弊，不过吏胥法以为奸，而吾以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今有盗白昼持挺入室，而主人不知之禁，则逾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于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后诘吏胥之奸可也。

【议法】

古者以仁义行法律，后世以法律行仁义。夫三代之圣王，其教化之本出于学校，蔓延于天下，而形见于礼乐。下之民被其风化，循循翼翼，务为仁义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虽不用，而其所禁亦不为不行于其间。下而至于汉、唐，其教化不足以动民，而一于法律。故其民惧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为仁义。唐之初，大臣房、杜辈为《刑统》，毫厘轻重，明辨别白，附以仁义，无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务为仁义，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时，然要其终亦能使民勉为仁义。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则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变其节目而存其大体，比闾小吏奉之以公，则老奸大猾束手请死，不可漏略。然而狱讼常病多

，盗贼常病众，则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举公法而寄之私吏，犹且若此，而况法律之间又不能无失，其何以为治？

今夫天子之子弟、卿大夫与其子弟，皆天子之所优异者。有罪而使与氓隶并笞而偕戮，则大臣无耻而朝廷轻，故有赎焉，以全其肌肤而厉其节操。故赎金者，朝廷之体也，所以自尊也，非与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后人畏焉，罚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后人怨焉。今也，大辟之诛，输一石之金而免。贵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胜数，是虽使朝杀一人而输一石之金，暮杀一人而输一石之金，金不可尽，身不可困，况以其官而除其罪，则一石之金又不皆输焉，是恣其杀人也。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赎之又轻，是启奸也。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诬以杀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诚杀人而官不能折以实者，是皆不可以诚杀人之法坐。由是有减罪之律，当死而流。使彼为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为诚杀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宽矣，是失实也。故有启奸之衅，则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虽死而常无告；有失实之弊，则无辜者多怨，而侥幸者易以免。

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独于法律之间变其一端，而能使不启奸，不失实，其莫若重赎。然则重赎之说何如？曰：士者五刑之尤轻者止于墨，而墨之罚百锾。逆而数之，极于大辟，而大辟之罚千锾。此穆王之罚也。周公之时，则又重于此。然千锾之重，亦已当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赎，不能当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贵人近戚皆赎，而疑罪不与。《记》曰：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虽君命宥，不听。今欲贵人近戚之刑举从于此，则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与疑罪皆重赎。且彼虽号为富强，苟数犯法而数重困于赎金之间，则不能不敛手畏法。彼罪疑者，虽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残溃其肌体，若其有罪，则法虽不刑，而彼固亦已困于赎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于困，而无辜者不至陷于笞戮，一举而两利，斯智者之为也。

【兵制】

三代之时，举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汉始。三代之时，闻有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闻有卒吏叫呼衡行者也。秦、汉以来，诸侯之患不减于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圈槛一缺，咆哮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蚕而衣，故劳，劳则善心生。秦、汉以来，所谓兵者，皆坐而衣食于县官，故骄，骄则无所不为。三代之兵皆齐民，老幼相养，疾病相救，出相礼让，入相慈孝，有忧相吊，有喜相庆，其风俗优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汉以来号齐民者，比之三代既已薄矣，况其所谓兵者，乃其齐民之中尤为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弃。夫民耕而食，蚕而衣，虽不幸而不给，犹不我咎也。今谓之曰：尔毋耕，尔毋蚕，为我兵，吾衣食尔。他日一不充其欲

，彼将曰：向谓我毋耕、毋蚕，今而不我给也。然则怨从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其为乱，不可得也。既骄矣，又慢法而自弃以怨其上，欲其不为乱，亦不可得也。

且夫天下之地不加于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减于三代，平居无事，占军籍，畜妻子，而仰给于斯民者，则遍天下不知其数，奈何民之不日剥月割，以至于流亡而无告也。其患始于废井田，开阡陌，一坏而不可复收。故虽有明君贤臣焦思极虑，而求以救其弊，卒不过开屯田，置府兵，使之无事则耕而食耳。呜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后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于废。陵夷及于五代，燕师刘守光又从而为之黥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为常法，使之判然不得与齐民齿。故其人益复自弃，视齐民如越人矣。太祖既受命，惩唐季、五代之乱，聚重兵京师，而边境亦不曰无备；损节度之权，而藩镇亦不曰无威。周与汉、唐，邦镇之兵强，秦，郡县之兵弱。兵强，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子孤睽。周与汉、唐则过，而秦则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虽然，置帅之方则远过于前代，而制兵之术，吾犹有疑焉。何者？自汉迄唐，或开屯田，或置府兵，使之无事则耕而食，而民犹且不胜其患。今屯田盖无几而府兵亦已废，欲民之丰阜，势不可也。国家治平日久，民之趋于农日益众，而天下无莱田矣。以此观之，谓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时，而乃戚戚嗟嗟无终岁之蓄者，兵食夺之也。

三代井田，虽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复。虽然，依仿古制，渐而图之，则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职分也，籍没也。职分之田，募民耕之，敛其租之半而归诸吏。籍没则鬻之，否则募民耕之，敛其租之半而归诸公。职分之田遍于天下，自四京以降至于大藩镇，多至四十顷，下及一县亦能千亩。籍没之田不知其数，今可勿复鬻，然后量给其所募之民，家三百亩以为率。前之敛其半者，今可损之，三分而取其一，以归诸吏与公。使之家出一夫为兵，其不欲者，听其归田而他募，谓之新军。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营。三时纵之，一时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战法，而择其技之精者以为长，在野督其耕，在阵督其战，则其人皆良农也，皆精兵也。夫籍没之田既不复鬻，则岁益多。田益多则新军益众，而向所谓仰给于斯民者，虽有废疾死亡，可勿复补。如此数十年，则天下之兵，新军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业，则其人必纯固朴厚，无叫呼衡行之忧，而斯民不复知有馈饷供亿之劳矣。或曰：昔者敛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无乃薄于吏与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为禄，而其取之亦不过什一。今吏既禄矣，给之田则已甚矣。况三分而取一，则不既优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没，非官之所待以为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犹愈于无乎？且不如是，则彼不胜为兵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税，取之薄，故民胜

为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为正卒，其余为羨卒，田与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为兵，况诸古则为逸，故虽取之差重而无害。此与周制稍甸县都役少轻，而税十二无异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数百亩之田，征繇科敛不及其门，然则彼亦优为之矣。

【田制】

古之税重乎？今之税重乎？周公之制，园廛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稍甸县都皆无过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盖周之盛时，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后以次而轻，始至于十一，而又有轻也。今之税虽不啻十一，然而使县官无急征，无横敛，则亦未至乎四而取一与五而取一之为多也。是今之税与周之税，轻重之相去无几也。虽然，当周之时，天下之民歌舞以乐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乐，常若擢筋剥肤以供亿其上。周之税如此，吾之税亦如此，而其民之哀乐何如此之相远也？其所以然者，盖有由矣。

周之时，用井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夫使耕者至于穷饿，而不耕不获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犹且不可，而况富强之民输租于县官，而不免于怨叹嗟愤。何则？彼以其半而供县官之税，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税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税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税，犹用十二之税然也。况今之税，又非特止于十一而已，则宜乎其怨叹嗟愤之不免也。

噫！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以嬉，又不免于怨，其弊皆起于废井田。井田复，则贫民皆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之税，又可以无怨。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服，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高祖之灭秦，光武之承汉，可为而不为，以是为恨。吾又以为不然，今虽使富民皆奉其田而归诸公，乞为井田，其势亦不可得。何则？井田之制，九夫为井，井间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为一成，成间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为一同，同间有浍，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既为井田，又必兼修沟洫。沟洫之制，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

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涧谷、夷丘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垵，不可为也。纵使能尽得平原广野而遂规画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以望天下之地尽为井田，尽为沟洫。已而又为民作屋庐于其中，以安其居而后可以。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兴，其必始于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则周之世无以成井田。唐虞启之，至于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备。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来者渐矣。

夫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于今。今诚有能为近井田者而用之，则亦可以苏民矣乎！闻之董生曰：“井田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名田之说，盖出于此。而后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惧民不肯损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之以为变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官。”夫三十顷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纵不能尽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过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坏其业，非人情，难用。吾欲少为之限，而不禁其田尝已过吾限者，但使后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耳。要之数世，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至于贫，而彼尝已过吾限者，散而入于他人矣。或者子孙出而分之以无几矣。如此，则富民所占者少而余地多，余地多则贫民易取以为业，不为人所役属，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于人，而乐输于官。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惊民，不动众，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虽周之井田，何以远之于此哉！

●嘉集卷六·六经论

【易论】

圣人之道，得礼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废，尊之而不敢废，故圣人之道所以不废者，礼为之明而《易》为之幽也。生民之初，无贵贱，无尊卑，无长幼，不耕而不，不蚕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劳而乐逸也，若水之走下。而圣人者，独为之君臣，而使天下贵役贱；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为之兄弟，而使天下长役幼；蚕而后衣，耕而后食，率天下而劳之。一圣人力固非足以胜天下之民之众，而其所以能夺其乐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弃逸而即劳，欣然戴之以为君师，而遵蹈其法制者，礼则使然也。圣人之始作礼也，其说曰：天下无贵贱，无尊卑，无长幼，是人之相杀无已也。

不耕而食鸟兽之肉，不蚕而衣鸟兽之皮，是鸟兽与人相食无已也。有贵贱，有尊卑，有长幼，则人不相杀。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蚕，则鸟兽与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于逸，而恶死也甚于劳，圣人夺其逸死而与之劳生，此虽三尺竖子知所趋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于天下而不可废者，礼为之明也。虽然，明则易达，易达则褻，褻则易废。圣人惧其道之废，而天下复于乱也，然后作《易》。观天地之象以为爻，通阴阳之变以为卦，考鬼神之情以为辞。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视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随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于天下而不敢废者，《易》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见信者，其中无所不可测者也。人之所以获尊者，其中有所不可窥者也。是以礼无所不可测，而《易》有所不可窥，故天下之人信圣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则《易》者岂圣人务为新奇秘怪以夸后世耶？圣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则无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听乎天而人不预焉者也，筮者决之天而营之人者也。龟，漫而无理者也，灼荆而钻之，方功义弓，惟其所为，而人何预焉？圣人曰：是纯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于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为阳、或为阴者，必自分而为二始；卦一，吾知其为一而卦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为四而揲之也；归奇于才力，吾知其为一、为二、为三、为四而归之也，人也。分而为二，吾不知其为几而分之也，天也。圣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于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废。此圣人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而济其道于不穷也。

【礼论】

夫人之情，安于其所常为，无故而变其俗，则其势必不从。圣人之始作礼也，不因其势之危亡困辱之者以厌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轻去其旧，而乐就吾法。不能也，故无故而使之事君，无故而使之事父，无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则不可也，而遂翻然以从我者，吾以耻厌服其心也。彼为吾君，彼为吾父，彼为吾兄，圣人曰：彼为吾君父兄，何以异于我？于是坐其君与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于其旁，且俯首屈膝于其前以为礼，而为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无故而使之拜其君，无故而使之拜其父，无故而使之拜其兄，则天下之人将复嗤笑以为迂怪而不从。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为其君父兄。于是圣人者又有术焉厌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则圣人者果何术也？耻之而已。古之圣人将欲以礼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圣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与之齿。而使天下之人亦曰：彼将不与我齿也，于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齿于圣人。虽然，彼圣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权也。彼为吾君，彼为吾父，彼

为吾兄，圣人之拜不用于世，吾与之皆坐于此，皆立于此，比肩而行于此，无以异也。吾一旦而怒，奋手举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则？彼其心常以为吾侪也，何则不见其异于吾也。圣人知人之安于逸而苦于劳，故使贵者逸而贱者劳，且又知坐之为逸，而立且拜者之为劳也，故举其君父兄坐之于上，而使之立且拜于下。明日彼将有怒作于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向之所坐而拜之，且立于其下者也。圣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劳，是贱于彼也。奋手举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为薪，而犹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犹且不敢以为薪，故圣人以其微权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权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呜呼！其事如此，然后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妇，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礼之末也。不知圣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劳也。此圣人之所虑，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乐论】

礼之始作也，难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难久。天下未知君之为君，父之为父，兄之为兄，而圣人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异其君父兄，而圣人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从我拜起坐立，而圣人身先之以耻。呜呼！其亦难矣。天下恶夫死也久矣，圣人招之曰：来，吾生尔。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视其向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则宜何从？故当其时虽难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视君父兄，如头足之不待别白而后识，视拜起坐立如寝食之不待告语而后从事。虽然，百人从之，一人不从，则其势不得遽至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无礼而死，而见其今之无礼而不至乎死也，则曰圣人欺我。故当其时虽易而难久。呜呼！圣人之所恃以胜天下之劳逸者，独有死生之说耳。死生之说不信于天下，则劳逸之说将出而胜之。劳逸之说胜，则圣人之权去矣。酒有鸩，肉有堇，然后人不敢饮食。药可以生死，然后人不敢以苦口为讳。去其鸩，彻其堇，则酒肉之权固胜于药。圣人之始作礼也，其亦逆知其势之将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诚，而后人信之。幸今之时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诚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则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语之所不及也。告语之所不及，必有以阴驱而潜率之。于是观之天地之间，得其至神之机，而窃之以乐。雨，吾见其所以湿万物也；日，吾见其所以燥万物也；风，吾见其所以动万物也；隐隐ㄅㄅ而谓之雷者，彼何用也？阴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湿，日之所不能燥，风之所不能动，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风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于声，故圣人因声以为乐。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礼也。礼之所不及，而乐及焉。正声入乎耳，而人皆

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则礼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圣人之说又何从而不信乎？

【诗论】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愤憾怨怒，有不顾其死，于是礼之权又穷。礼之法曰：好色不可为也。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弟，不可使有怨于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岂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无思，和易而优柔，以从事于此，则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殴诸其中，是非不平之气攻诸其外，炎炎而生，不顾利害，趋死而后已。噫！礼之权止于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则人不敢独死以违吾法。今也，人之好色与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发于中，以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处其身，则死生之机固已去矣。死生之机去，则礼为无权。区区举无权之礼以强人之所不能，则乱益甚，而礼益败。

今吾告人曰：必无好色，必无怨而君父兄。彼将遂从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将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纯用吾法，将遂大弃而不顾吾法。既已大弃而不顾，则人之好色与怨其君父兄之心，将遂荡然无所隔限，而易内窃妻之变与弑其君父兄之祸，必反公行于天下。圣人忧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患生于责人太详。好色之不绝，而怨之不禁，则彼将反不至于乱。故圣人之道，严于《礼》而通于《诗》。《礼》曰：必无好色，必无怨而君父兄。《诗》曰：好色而无至于淫，怨而君父兄而无至于叛。严以待天下之贤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观《国风》婉娈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于淫者也；《小雅》悲伤诟々，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于叛者也。故天下观之曰：圣人固许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许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则彼虽以虐遇我，我明讥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则吾之怨亦得当焉，不叛可也。夫背圣人之法而自弃于淫叛之地者，非断不能也。断之始，生于不胜，人不自胜其忿，然后忍弃其身。故《诗》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胜也。夫桥之所以为安于舟者，以有桥而言也。水潦大至，桥必解而舟不至于必败。故舟者，所以济桥之所不及也。吁！礼之权穷于易达，而有《易》焉；穷于后世之不信，而有乐焉；穷于强人，而有《诗》焉。吁！圣人之虑事也盖详。

【书论】

风俗之变，圣人为之也。圣人因风俗之变而用其权。圣人之权用于当世，而风俗之变益甚，以至于不可复反。幸而又有圣人焉，承其后而维之，则天下可以复治；不幸其后无圣人，其变穷而无所复入，则已矣。昔者，吾尝欲观古之变而不可得也，于《诗》见商与周焉而不详。及今观《书》，然后见尧舜

之时与三代之相变，如此之亟也。自尧而至于商，其变也皆得圣人而承之，故无忧。至于周，而天下之变穷矣。忠之变而入于质，质之变而入于文，其势便也。及夫文之变，而又欲反之于忠也，是犹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犹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尝文焉，故忠质而不辞；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复茹其菽哉？呜呼！其后无圣人，其变穷而无所复入，则已矣。周之后而无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风俗也，固不容为其后者计也，而又适不值乎圣人，固也，后之无王者也。当尧之时，举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尧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尧之未授天下于舜也，天下未尝闻有如此之事也，度其当时之民，莫不以为大怪也。然而舜与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为之数十世者，未尝与其民道其所以当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尝悦之以利，而开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为天下之民以我为当在此位也，则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誉己以固之也。汤之伐桀也，嚚嚚然数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惧天下之民不己悦也，则又嚚嚚然以言柔之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如曰我如是而为尔之君，尔可以许我焉尔。吁！亦既薄矣。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显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业不克终，今我奉承其志，举兵而东伐，而东国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纣之兵倒戈以纳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当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摄位三年而无一言以自解，周公为之纷纷乎急于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风俗之变而后用其权，权用而风俗成，吾安坐而镇之，夫孰知夫风俗之变而不复反也。

【春秋论】

赏罚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则圣人以其权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惩以劝。道之所在，则圣人以其位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荣以辱。

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权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赏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绝人之国，贬人之爵，诸侯而或书其名，大夫而或书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赏罚加焉。则夫子固曰：我可以赏罚人矣。赏罚人者，天子、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诸侯、大夫僭天子、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则为之，其何之责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胜公，则道不胜位。位之权得以赏罚，而道之权不过于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为有位者之事，则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谁不曰道在我。则是道者，位之贼也。曰：夫子岂诚赏罚之耶，徒曰赏罚之耳，庸何伤。曰：我非君也，非吏也，执涂之人而告之曰：某为善，某

为恶，可也。继之曰：某为善，吾赏之，某为恶，吾诛之，则人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赏罚何以异此。然则，何足以为夫子？何足以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书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赏罚之权不以自与也。曰：此鲁之书也，鲁作之也。有善而赏之，曰鲁赏之也，有恶而罚之，曰鲁罚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系《易》谓之《系辞》，言《孝》谓之《孝经》，皆自名之，则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鲁之所以名史，而夫子托焉，则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鲁史之名，则赏罚之权固在鲁矣。《春秋》之赏罚自鲁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权也。鲁之赏罚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权与之，何也？曰：天子之权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与鲁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当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为天下不可以无赏罚，故不得已而摄天子之位以赏罚天下，以存周室。周之东迁也，天子之权当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无赏罚。而鲁，周公之国也，居鲁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权以赏罚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权与之也。然则，假天子之权宜如何？曰：如齐桓、晋文可也。夫子欲鲁如齐桓、晋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权与齐、晋者，何也？齐桓、晋文阳为尊周，而实欲富强其国。故夫子与其事而不与其心。周公心存王室，虽其子孙不能继，而夫子思周公而许其假天子之权以赏罚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后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与齐、晋而与鲁也。夫子亦知鲁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顾其心以为今之天下无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权与其子孙，所以见思周公之意也。

吾观《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详内而略外，此其意欲鲁法周公之所为，且先自治而后治人也明矣。夫子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则沐浴而请讨。然则天子之权，夫子固明以与鲁也。子贡之徒不达夫子之意，续经而书孔子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书，而夫子独书。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岂私一孔子哉！呜呼！夫子以为鲁国之书而子贡之徒以为孔氏之书也欤！迁、固之史，有是非而无赏罚，彼亦史臣之体宜尔也。后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权。天下有君，则《春秋》不当作；天下无君，则天下之权吾不知其谁与。天下之人，乌有如周公之后之可与者？与之而不得其人则乱，不与人而自与则僭，不与人、不自与而无所与则散。呜呼！后之《春秋》，乱耶，僭耶，散耶！

●嘉集卷七·洪范论

【洪范论叙】

《洪范》其不可行欤，何说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诸儒使然也。譬

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之难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则千机百阱。吁！可畏也。夫《洪范》亦犹是耳。吾病其然，因作三论。大抵斥末而归本，褒经而击传，磨瑕垢以见圣秘。复列二图，一以指其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谓吾求异夫先儒，而以为新奇也。

【洪范论上】

《洪范》之原出于天，而畀之禹。禹传之箕子，箕子死，后世有孔安国为之《注》，刘向父子为之《传》，孔颖达为之《疏》。是一圣五贤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审其法，从其道矣。禹与箕子之言，经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晓者，经之常也。然而所审当得其统，所从当得其端，是故宜责孔、刘辈。今求之于其所谓《注》与《传》与《疏》者而不获，故明其统，举其端，而欲人君审从之易也。夫致至治总乎大法，树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资乎五事，正五事赖乎皇极。五行，含罗九畴者也。五事，检御五行者也。皇极，裁节五事者也。傥综于身，验于气，则终始常道之次靡有不顺焉。然则含罗者，其统也，裁节者，其端也。执其端而御其统，古之圣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极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肃；言必从，从作；视必明，明作哲；听必聪，聪作谋；思必睿，睿作圣。如此则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风皆时，而五福应矣。若夫皇极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从，厥咎僭；视不明，厥咎豫；听不聪，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则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风皆常，而六极应矣。噫！曰得，曰时，曰福，人君孰不欲趋之；曰失，曰常，曰极，人君孰不欲逃之。然而罕能者，诸儒之过也。夫禹之畴，分之则几五十矣。诸儒不求所为统与端者，顾为之传，则向之五十又将百焉。人之心一，固不能兼百，难之而不行也。欲行之，莫若归之易：百归之五十，五十归之九，九归之三。三，五行也，五事也，皇极也。而又以皇极裁节五事，五事得而五行从，是三卒归之一也。然则所守不亦约而易乎。所守约而易，则人君孰欲弃得取失，弃时取常，弃福取极哉！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天意也，禹意也，箕子意也。

【洪范论中〈并图〉】

或曰：古人言《洪范》莫深于歆、向之《传》，吾尝学而得之矣。今观子之论，子其未之学耶，何遽反之也。子之论曰：“皇极裁节五事，其建不建为五事之得失。”《传》则拟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罚、其极与五事比，非所以裁节五事也。子又曰：“皇极建则五福应，皇极不建则六极应。”《传》则条福、极而配之貌、与言、与视、与听、与思、与皇极，又非皇极兼获福、极也。然则刘之《传》，子之论，孰得乎？

曰：尔以箕子之知《洪范》与歆、向之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则

吾从之。彼歆、向拂箕子意矣，吾复何取哉。虽然，彼岂不知求从箕子乎？求之过深，而惑之愈甚矣。歆、向之惑，始于福、极分应五事，遂强为之说，故其失浸广而有五焉。今其《传》以极之恶、福之攸好德归诸貌；极之夏、福之康宁归诸言；极之疾、福之寿归诸视；极之贫、福之富归诸听；极之凶短折、福之考终命归诸思。所谓福止此而已，所谓极则未尽其弱焉。遂曲引皇极以足之。皇极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极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极、顺而福，《传》之例也。至皇之不极，则其极既弱矣，吾不识皇之极，则天将以何福应之哉？若曰：五福皆应，则皇之不极，恶、忧、疾、贫、凶短折，曷不偕应哉？此乃自废其例。其失二也。箕子谓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罚曰雨、、燠、寒、风而已，今《传》又增咎以毛，增罚以阴，此其握圣人之言以就固谬。况毛与蒙无异，而阴可兼之，而别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经》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顺，必视五事之得失，使吾为《传》，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传》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则木不曲直，厥罚常雨。其余亦如之。察刘之心非不欲尔。盖五行尽于思，无以周皇极，苟如庶验增之，则虽蠢亦怪骇矣。故离五行、五事而为解，以蔽其衅。其失四也。《传》之于木，其说以为貌矣，及火、土、金、水，则思、言、视、听殊不及焉，自相驳乱。其失五也。夫九畴之于五行可以条而入者惟二，箕子陈之，盖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验二也。验之肃、、哲、谋、圣，一出于五事；事之貌、言、视、听、思，一出于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条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纪、三德、稽疑、福极，其大归虽无越于五行、五事，非可条而入之者也。条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故其《传》必钩牵扳援，文致而强附之，然后可以仅知此福此极之所以应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劳矣。且传于福、极既尔，则于八政、五纪、三德、稽疑亦当尔。而今又不尔，何也？《经》曰：“五皇极。皇建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此言皇极建而五福备。使《经》云皇极之不建，则必以六极易五福矣，焉在其条而入之乎？且皇极，九畴之尤贵者，故圣人位之于中，以贯上下。譬若庶验：然“曰雨、曰、曰燠、曰寒、曰风、曰时”，时于雨、、燠、寒、风，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以为一验乎？若是则刘之《传》惑且强明矣。

噫！《传》之法，二刘唱之，班固志之。后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师而效之？世之读者久，孰不从而然之？是以胶为一论，莫有考正，吾得无言哉！

○一图指传之谬

○一图形今之意

【洪范论下】

吾既剔去《传》疵以粹《经》，犹有秘处而先儒不白其意，或解失其旨者非一，今辨正以申之。《经》曰：“鲧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夫五行，一畴耳，一汨而九不畀。盖五行纲九畴，纲坏而目废也。然则五行之汨，非五事之失乎？五事之失，非皇极之在建乎？盖箕子微见其统与端矣。《经》之次第五行也以生数，至于五事也，求之五行则相克，何也？从五常，斯与相克合矣。先民之论五行也，水性智而事听，火性礼而事视，木性仁而事貌，金性义而事言，土性信而事思。及论五常也，以为德莫大于仁，仁或失于弱，故以义断之。义或失于刚，故以礼节之。礼或失于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于诈，故以信正之。此五常次第所以然也。五事从之，所以亦然也。“三，八政，曰食、曰货、曰祀、曰宾、曰师”，五者不以官名之。郑康成以食为稷，以货为司货贿，以宾为大行人，是三百六十官，箕子于九畴中区区焉错举其八耳。孔颖达则曰：司货贿、大行人皆事主，非复民政。夫事虽非民，亦未害为政，孔之失滋甚焉。吾以为不然。箕子言国家之政无越是八者，周公制礼酌而用之，故建六官以主八政，食与货则天官，祀与宾则春官，师则夏官，司空则冬官，司徒则地官，司寇则秋官，此得其正矣。“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孔安国谓“知卜筮人而立之”。夫知卜筮人，天下不为鲜矣，孜孜然以择此为事，则委琐不亦甚乎？吾意，卜筮至神，人所谅而从者。导之善人，必谅而从之，蜀庄是矣。导之恶人，亦谅而从之，丘子明是也。圣人惧后人轻其职，使有如丘子明辈，故曰“择建立卜筮人”，谓择贤也。不然，司空、司徒、司寇，其择之又当甚于此云者，彼天子之卿不若卜筮之官为后世所轻，虽妇人孺子知其不可不择故也。呜呼！圣人之言，技分派别，不得其源，纷莫可晓，譬之日月、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使昧者观之，固愤愤如也，不知晷度躔次的不可紊，差之渺忽，寒暑乘逆。吾故于《洪范》明其统，举其端，削刘之惑，绳孔之失，使经意炳然如从玑衡中窥天文矣。

【洪范论后序】

吾论《洪范》以五福六极系皇极之建与不建，而且不与二刘之增毛与阴，或者犹以刘向、夏侯胜之说为惑。刘向之言：“皇极之建，总为五福；皇极之不建，不能主五事，下与五事齿而均获一极，犹平王之诗降而为《国风》。”夏侯胜之言曰：“天久阴不雨，臣下将有谋上者。”已而果然。以刘向之说，则皇极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极；以夏侯胜之说，则毛与阴不可废。是皆不然。夫福、极之于五事，非若庶验也。阴阳而推之，律历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验之通于五事，可指而言也，且圣人之所可知也。今指人而谓之曰：尔为某事，明日必有某福；尔为某事，明日必有某极。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圣人何由知之？故吾以为皇极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应；不曰应某事者，必某福

也。皇极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极皆应；不曰应某事者，必某极也。五事之间得与失参焉，则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极应也，亦曰福与极参焉耳。今刘以为皇极建而为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极，而以“平王之诗”为说，其意以为不建则不能为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极以为贬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曰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贬之，曰贬可也，此犹“平王之诗降而为《国风》”，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当具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当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论，以重其责。是得为重其责耶？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极皆应，而曰独弱之极应，乃引“平王之诗”以为说。“平王之诗”固不然也。且彼圣人者，岂以天下之福与极止于五与六而已哉？盖亦举其大概耳。夫天地之间，非人力所为而可以为验者多矣，圣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余者可以遂见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为二，而必曰阴为阴，雨为雨。且《经》之庶验有曰矣，而岂独遗阴哉？盖阴之极盛于雨，而圣人举其极者言也。吾观二刘之传“金不从革”与传“常雨”也，乃言雷电雨雪皆在；而独于此别雨与阴，何也？然则夏侯胜之言何以必应？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孙臣以汉为土德而黄龙当见，黄龙则见矣，而汉乃火德也。可以一黄龙而必谓汉为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谓毛者蒙矣，胡复多言哉！

●嘉集卷八·太玄论

【太玄论上】

苏子曰：言无有善恶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则其辞不索而获。夫子之于《易》吾见其思焉而得之者也，于《春秋》吾见其感焉而得之者也，于《论语》吾见其触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触焉而得，故其言易。圣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参焉。故夫后之学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为书也，犹其为言也，方其为言也，犹其为心也。书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圣人以为自欺。后之不得乎其心而为言，不得乎其言而为书，吾于扬雄见之矣。

疑而问，问而辩，问辩之道也。扬雄之《法言》，辩乎其不足问也，问乎其不足疑也，求闻于后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无取焉耳。《太玄》者，雄之所以自附于夫子而无得于心者也。使雄有得于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何则？疡医之不为疾医，乐其有得于疡也；疾医之不能为，而丧其所以为疡，此疡医之所惧也。若夫妄人砺针磨砭，乃欲为俞跗、扁鹊之事，彼诚无得于心而侈于外也。使雄有孟轲之书而肯以为《太玄》耶？惟其所得之不足乐，故大为之名以侥幸于圣人而已。且夫《易》之所为作者，雄不知也。以为为数耶，以为

为道耶，惟其为道也，故六十卦而无加，六十四卦而无损。及其以为数，而后有六日七分之说生焉。圣人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为历也。在历以数胜，在《易》以道胜。然则《易》之所为作，其亦可知矣。盖自汉以来，《六经》始有异论。夫圣人之言无所不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惟其求而不可得，于是乃始杂取天下奇怪可喜之说而纳诸其中，而天下之工乎曲学小数者，亦欲自附于《六经》以求信于天下，然而君子不取也。《太玄》者，雄所以拟《易》也。观其始于一而终于八十一，是四乘之极而不可加也。从三方之算而九之，并夜于昼，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一，以为三州；三分其州而一，以为三部；二分其部而一，以为三家。此犹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损也。雄以为未也，从而加之曰《》，又曰《赢》，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与夫四分之一者也。曰《》也，曰《赢》也，是何为者？或曰以象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在《赢》而不在《》。《》者，斗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闰。闰之积也，起于《难》之七，而于此加焉，是强为之辞也。且其言曰：譬诸人，增则赘，而割则亏。今也，重不足于历，而轻以其书加焉，是不为《太玄》也，为《太初历》也。圣人之所略，扬雄之所详；圣人之所重，扬雄之所忽，是其为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其数。求合首三百六十有五与夫四分之一者，固雄意也，赞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与夫四分之一也。后之学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与夫日行之度也，而于《太玄》焉求之。则吾惧夫积日之无以处也。历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载而可行者也。四分而加一，是四岁而加一日也，率四岁而加之，千载之后，吾恐大冬之为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赞得二焉，故赞者可以为偶，而不可以为奇，其势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其为数不足考也。

君子之为书，犹工人之作器也，见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无问其工之材不材，与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为鼎者，固已明矣。况乎加《》与《赢》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无取也已。

【太玄论中】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为一，在百以为二十五，唯其所在而加之，岂有常数哉？六日七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苟有以适于用，吾斯从而加之矣。《坎》、《离》、《震》、《兑》各守其方，而六十卦之爻分散于三百六十日。圣人不以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害其为《易》，而以七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数也，以其上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故以七分者加之，使夫《易》者亦不为无用于历而已矣。夫八十分与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为《易》也。上、下而为卦，九、六而为爻，此其

所以为《易》也。圣人不于其所以为《易》者加之，故加焉而不害其为《易》。若夫四位而为首，九行而为赞，此正其所以为《太玄》者也。而雄于此加焉，故吾不知其为《太玄》也。始于《中》之一，而讫于《养》之九，阙焉而未见者，四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八分而为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尽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见矣。观《周》之一，知昼夜之不在乎奇偶，而在其所承；观《中》之九，知休咎之不在乎昼夜，而在其所处。故积其分至于《养》之九，而可以无患。盖《易》之本六日以为卦，《太玄》之初四日有半以为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数定，去《》、《赢》而其道胜，吾无憾焉耳。

【太玄论下】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虚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说出于《易》。《易》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雄之所以为虚三之说也。夫大衍之数，是数之宗，而万物之所取用也。今夫蓍，亦用者之一而已矣。或用其千万，或用其一二，唯其所用而蓍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终也，十者成之极也。生之终，成之极，则天下又何以过之？故曰五十。五十者，五十有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云也。天下之数于是宗焉，则《玄》无乃亦将取之。且夫四十有九者，岂有他哉？极其所当用之数而取之于大衍者，衍其所当用之策数，而举其大略焉耳。吾将以老阳之九而明之，则夫七八六者，可以从而见焉。今夫一爻而三变，一变而挂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归奇于才力，是十用也。既才力而数其余，是三十有六用也。三与十、与三十六，而四十九之数成焉。增之则赢，损之则亏。四十有九足以成爻，而未始有虚一之道，吾不知先儒何从而得之也。圣人之所为，当然而然耳。区区于天地五行之数而牵合于其间者，亦见其劳而无取矣。圣人观乎三才之体而取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画，及其欲推之于六十四也，则从而六之，吾又不知先儒之何以配乎六也。圣人之意，直曰非六无以变。非六无以变是非四十九无以揲也。《太玄》之算极于三，以三而计之，挂其一，再才力其五，而数其余之二十七，是亦三十三之数，不可以有加也。今其说曰三六，又曰二九，又曰倍天之数，又曰地虚三以扮天三，皆求《易》之过矣。夫卜筮者，圣人所以探吉凶之自然，故为是不可逆知之数，而寓诸其无心之物，故虽折草毁瓦，而皆有以前祸福之兆。圣人惧无以自神其心，而交于冥莫恍惚之间也，故择时日，登龟取蓍而庙藏焉。圣人之视蓍龟也，若或依之以自神其心，而非蓍龟之能灵也。况乎区区牵合于天地五行之数，其说固已迂矣。卜筮者，为不可逆知者也。旦筮用三经皆奇，夕筮用三纬，日中夜中用二经一纬，皆奇偶杂。则是吉凶之纯驳不在其逢，而在其时。使夫旦筮者不为大休，则为大咎，而日中夜中与夫夕筮者，大休大咎终不可

得而遇也。《中》之九曰颠，灵气形反，当昼而凶，盖有之矣。占从其词，不从其数，其谁曰不可？吾欲去其《》与其《赢》，加其首之一分，损其蓍之三策，不从其数之可以逆知，而从其词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无罪也。

【太玄总例引】

吾既作《太玄论》，或者读扬子之书未知其详，而以意诂吾说，病辞之不给也，为作此例。凡雄之法与夫先儒之论，其可取者皆在。有未尽传之己意，曰姑观是焉。盖雄者好奇而务深，故辞多夸大，而可观者鲜。始之以十八策，中之以三十六，终之以七十二，积之以二万六千二百四十四，张而不已，谁不能然。盖总例之外无观焉。

○四位

《玄》首之数，在乎方、州、部、家。〈推《玄》算备矣。〉初揲而得之为家，逆而次之极于方。凡所以谓之方、州、部、家者，义不在乎其数也，取天下有别之名而加之耳。夫天下之大，所以略别之者谓之方，方之中分之稍详者谓之州，举一类而为之所者谓之部，举一人而为之别者谓之家。盖方者别之大，而家者其小别者也。故《玄》，家一一而转，而有八十一家；部三三而转，而有二十七部；州九九而转，而有九州；方二十七而转，而有三方。四者旋相为配，而无所不遇，故有八十一首。

○九赞

方、州、部、家之于《玄》，一首而加一算，故四位皆及于三，而其算止于八十一，率一算而九赞系之。赞者，所以为首之日；而算者，所以为首之次也，故二者并行，而其用各异。非如《易》之六画有以应乎六爻之辞也。《玄》之大体以二赞而当一日，赞之奇偶或以为昼，或以为夜。奇首之昼在乎赞之奇，偶首之昼在乎赞之偶，率十有八赞而后九日备。一首而九赞，其势然也。故于九赞之间，三三相附以当天之始、中、终，地之下、中、上，与人之思、祸、福，三者自相变，而皆可以当其一首之赞。故《玄》之所以有九行者，亦以其赞言也。五行之次，水始于一、六，土终五、十，而《玄》数不及十。说者以为，土，君象也。水、火、木、金四者，是当先后于土者也。至于八十一首之间，则亦以九九相从，以当天、地、人三者之变，与夫九行之数，故举其首之当水，与天之始始，地之下下，人之思内者以为九天。〈谓《中》《羨》《从》《更》《丨》《廓》《减》《沉》《成》也。〉

○八十一首

一首而九赞，二赞为一日，率一首而四日有半，奇首之次九，为偶首初一日之昼，故自奇之一至于偶之一，而后得为五日。观范望之注而考之其星度，则奇首之九赞为五日，而偶首止于四。〈范注：周之初一日入牛六度，贤之

初一日入女二度。〉《玄》曰“九日平分”，范说非也。盖一首之数定，而八十一首之数，从可知矣。日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玄》之八十一首而未增《》《赢》也，当其三百六十四度有半，于天度为不及，故《》与《赢》者，又加其一度焉。〈《玄》论备矣。〉夫方、州、部、家之算，虽无与乎赞之日，然及夫推而求其日也，皆举算而以九乘焉。故夫算者，亦可以通之于日也。四位皆及于三，而周天之日亦可以概见于其中矣。三方之算，五十有四九之半之为二百四十三日，三州之算，十有八九之半之为八十一日；三部之算，六九之半之为二十七日；三家之算，三九之半之为十三日有半，而《》、《赢》不与焉。故列方、州、部、家之极数，而以所得之日，系之其下而为图。〈《玄》以《太初历》作，故节候星度皆据焉。〉

○揲法

三十有六而策视焉。天以三分，终于六成，故十八策；〈一二三之别数是为三分，三分之积数是为六成，三六之相乘是为十八策。〉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则虚三以扮天。故蓍之数三十有六，而揲用三十三。别一以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余以三数之，并余于才力之后而三数其余，七为一，八为二，九为三。八才力而四位成。雄之说曰：“一才力之后，而数其余。”夫一挂一才力之多不过乎六，既六，而其余二十七者可以为九，而不可以为八九，况夫不至于六九。《太玄》，雄作，其揲法宜不谬，意者传之失也。王涯之说，一才力之后而三三数之，三七之余而一一数之，及八以为二，及九以为三，不及八，不及九，从三三之数而以三七为一，是苟以牵合乎一才力之言，而不知夫八者须挂一才力三而后成，而才力终不可以三也。《易》之三揲也，每分辄挂而列乎三指之间。《玄》之再才力也，再才力不挂，而归于初才力之指。吾于其挂而后分也见焉。《易》分而后挂，故每分辄挂，挂必异处，故列乎三指之间，《玄》挂而后分，故再才力不挂；再才力不挂，故归于初才力之指。指者，视其挂者也。然则不再才力，而知雄之不先挂也。

○占法

占有四：曰星，曰时，曰数，曰辞。星者，二十八宿与五行之从违也。〈如《中》水、牛、北方宿，则是星从，否则违。〉时者，所筮之时，与所遇之首之从违也。如冬至以后筮，而反遇应以下之首，则是时违，否则从。〉数者，首赞奇偶之从违也。〈一、三、五、七、九，阳家之昼，阴家之夜。二、四、六、八，阳家之夜，阴家之昼。昼词多休，夜词多咎。《太玄》因经纬以分三表。南北为经，东西为纬，一、六水在北，二、七火在南，五土在中，故一、二、五、六、七为经。三、八木在东，四、九金在西，故三、四、八、九为纬。取三经以为旦筮之一表，一、五、七是也。取三纬以为夕筮之一表，三、

四、八是也。取二经一纬以为日中、夜中，筮之一表，二、六、九是也。今夫旦筮而遇奇首，曰一从、二从、三从，是谓大休。遇偶首则曰一违、二违、三违，是谓大咎。日中夜中筮而遇偶首曰一从、二从、三违，始、中休，终咎。遇奇首，则曰一违、二违、三从，始、中咎，终休。夕筮而遇奇首，曰一从、二违、三违、始休，中、终咎。遇偶首则曰一违、二从、三从、始咎，中、终休。大率如此。〉辞者，辞之从违也。〈各观其表之辞，观始终决从违。〉

○推玄算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四位之积算，则是其首去《中》之策数也。

○求表之赞

置首去《中》策数，〈惟其所遇之首而置之，如《应》去《中》四十一，则置四十一。〉减一而九之，〈如《应》置四十一，则减一为四十。以九乘四十得三百六十。〉增赞，〈惟其所求之赞而增之，一则增一，二则增二。〉半之则得赞去冬至日数矣。〈如《应》首九之得三百六十。若求《应》一赞，则增一为三百六十一，半得百八十有半，则是《应》之一去冬至百八十日有半也。〉偶为所得日之夜，奇为所明日之昼。〈此非一首之间一为奇而二为偶者也，半之而奇谓之奇，半之而偶谓之偶。若不增一，为百八十日，则是《法》首日之夜；增一则奇，乃是明日《应》首之昼。〉九之者，为赞也。〈一首九赞。〉减一者，为增赞也。〈容有不尽求其九赞，故减而后增。〉半之者，为日也。〈二赞为一日。〉求星从牵牛始，除算尽，则是其日也。〈如《应》之一，去冬至百八十日有半，以二十八宿之度，自牛以下除之尽，百八十算有半，即是《应》之一日在井二十九度半也。〉除算尽，则是其日也者，星之度、日之日也。〈日一日而行一度。〉斗振天而进日，违天而退。〈日行与斗建异，日自北而西，西而南，南而东，东而复于北；斗自北而东，东而南，南而西，西而复于北。〉《玄》日书斗书，〈如求星之法逆而求之可也。〉而月不书。

○历法

十九岁为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岁为一会，三会、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岁为一统，三统、九会、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为一元。一章闰分尽，一会月蚀尽，一统朔分尽，一元六甲尽。“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是为三元。冠之以甲，而章、会、统、元与月蚀俱没。”此雄之自述云尔。夫尽者，生于不齐者也。不齐之积而至于齐，是以有尽也。斗与天而东，日违天而西，终日而成度，尽度而成期，故不齐者，非出于斗与日，出

于月也。日舒而月速，于是有晦朔、弦望、进退之不齐；惟其不齐，故要之于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而后四者皆尽；又从而三之，万有三千八百五十一岁，冬至朔旦复得甲子，而十二辰尽也。此五尽者，历之所以有法也。今《玄》告曰：“《玄》日书斗书，而月不书。”夫七百三十一赞，二赞而为一日，固其势不得书月也。苟月而不书，则夫历法之可见于《玄》者，止于一期。而此五尽者，雄之所强存而已。日故别其一期之法于前，而存其五尽之数于后，盖不详云。

●嘉集卷九·史论

【史论序】

史之难其人久矣。魏、晋、宋、齐、梁、隋间，观其文则亦固当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两汉当无敌，史之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辈，而卒无一人可与范曄、陈寿比肩。巢子之书，世称其详且博，然多俚辞俳状，使之纪事，当复甚乎其尝所讥诮者。唯子牟束《例》为差愈。吁！其难而然哉。夫知其难，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论》三篇。

【史论上】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杙》。杙，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然则史之所惩戒者独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

其义一，其体二，故曰史焉，曰经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虽然，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夫《易》、《礼》、《乐》、《诗》、《书》，言圣人之道与法详矣，然弗验之行事。仲尼惧后世以是为圣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书以修《春秋》，旌善而惩恶，此经之道也。犹惧后世以为己之臆断，故本《周礼》以为凡，此经之法也。至于事则举其略，词则务于简。吾故曰：经以道、法胜。史则不然，事既曲详，词亦夸耀，所谓褒贬，论赞之外无几。吾故曰：史以事、词胜。使后人不知史而观经，则所褒莫见其善状，所贬弗闻其恶实。吾故曰：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使后人不通经而专史，则称赞不知所法，惩戒不知所祖。吾故曰：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或从伪赴而书，或隐讳而不书，若此者众，皆适于教而已。吾故曰

：经非一代之实录。史之一纪、一世家、一传，其间美恶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数。则其论赞数十百言之中，安能事为之褒贬，使天下之人动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万世之常法。夫规矩准绳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则规无所效其圆，矩无所用其方，准无所施其平，绳无所措其直。史待经而正，不得史则经晦。吾故曰：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噫！一规，一矩，一准，一绳，足以制万器。后之人其务希迁、固实录可也，慎无若王通、陆长源辈，器器然冗且僭，则善矣。

【史论中】

迁、固史虽以事、辞胜，然亦兼道与法而有之，故时得仲尼遗意焉。吾今择其书有不可以文晓而可以意达者四，悉显白之。其一曰隐而章，其二曰直而宽，其三曰简而明，其四曰微而切。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阼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酈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固之传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载焉，见之《王陵传》；传董仲舒也，议和亲之疏不载焉，见之《匈奴传》。夫颇、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过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颇，辩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贤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赎一过，则将苦其难而怠矣。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章乎？迁论苏秦，称其智过人，不使独蒙恶声；论北宫伯子，多其家人长者。固赞张汤，与其推贤扬善。赞酷吏，人有所褒，不独暴其恶。夫秦、伯子、汤、酷吏，皆过十而功一者也。苟举十以废一，后之凶人必曰：苏秦、北宫伯子、张汤、酷吏，虽有善不录矣，吾复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坚其肆恶之志也。故于传详之，于论于赞复明之。则其惩恶也，不亦直而宽乎！迁表十二诸侯，首鲁讫吴，实十三国，而越不与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载国十三，何也？不数吴也。皆诸侯耳，独不数吴，何也？用夷礼也。不数而载之者，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国也。《春秋》书哀七年，公会吴于曾，书十二年，公会吴于橐皋，书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此其所以虽不数而犹获载也。若越区区于南夷豺狼狐狸之与居，不与中国会盟以观华风，而用夷狄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称以罪之。《春秋》书定五年，于越入吴，书十四年，于越败吴于李，书哀十三年，于越入吴，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迁举而措之诸侯之末，则山戎、玃狁亦或庶乎其间。是以绝而弃之，将使后之人君观之曰：不知中国礼乐，虽勾践之贤，犹不免乎绝与弃。则其尊中国也，不亦简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书其人也，必曰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则加其姓，而首目之曰号谥姓名。此异姓列侯之例也。诸侯王其目止号谥，岂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实名之，岂以不名则不著邪？此同姓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为二，上则曰号谥名名之，而曰名之杀一等矣

。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则曰号谥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异姓之例，何哉？察其故，盖元始之间，王莽伪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亲亲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从异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将使后之人君观之曰：权归于臣，虽同姓不能有名器，诚不可假人矣。则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隐而章，则后人乐得为善之利；直而宽，则后人知有悔过之渐；简而明，则人君知中国礼乐之为贵；微而切，则人君知强臣专制之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为《春秋》继，而使后之史无及焉者，以是夫。

【史论下】

或问：子之论史，钩抉仲尼、迁、固潜法隐义，善矣。仲尼则非吾所可评，吾意迁、固非圣人，其能如仲尼无一可指之失乎？曰：迁喜杂说，不顾道所可否；固贵谀伪，贱死义。大者此既陈议矣，又欲寸量铢称以摘其失，则烦不可举，今姑告尔其尤大彰明者焉。迁之辞淳健简直，足称一家。而乃裂取六经、传、记，杂于其间，以破碎汨乱其体。《五帝》、《三代纪》多《尚书》之文，齐、鲁、晋、楚、宋、卫、陈、郑、吴、越《世家》，多《左传》、《国语》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传》多《论语》之文。夫《尚书》、《左传》、《国语》、《论语》之文非不善也，杂之则不善也。今夫绣绘锦，衣服之穷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错而纫之以为服，则绋纆之不若。迁之书无乃类是乎。其《自叙》曰：“谈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祸”。是与父无异称也。先儒反谓固没彪之名，不若迁让美于谈。吾不知迁于纪、于表、于书、于世家、于列传所谓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迁之失也。固赞汉自创业至麟趾之间，袭蹈迁论以足其书者过半。且褒贤贬不肖，诚己意也。尽己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传迁、扬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记其世系。固于他载，岂若是之备哉？彼迁、雄自叙可也，己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

或曰：迁、固之失既尔，迁、固之后为史者多矣，范曄、陈寿实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乌免哉！曄之史之传，若《酷吏》、《宦者》、《列女》、《独行》，多失其人。间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概之《酷吏》，郑众、吕强以廉明直谅概之《宦者》，蔡琰以忍耻失身，概之《列女》，李善、王粲以深仁厚义，概之《独行》；与夫前书张汤不载于《酷吏》，《史记》姚、杜、仇、赵之徒不载于《游侠》远矣。又其是非颇与圣人异。论窦武、何进，则戒以宋襄之违天，论西域则惜张骞、班勇之遗佛书，是欲相将苟免以为顺天乎？中国叛圣人以奉佛法乎？此曄之失也。寿之志三国也，纪魏而传吴、蜀。夫三国鼎立称帝，魏之不能有吴、蜀，犹吴、蜀之不能有魏也。寿独以帝当魏而以臣

视吴、蜀，吴、蜀于魏何有而然哉？此寿之失也。噫！固讥迁失，而固亦未为得。晬讥固失，而晬益甚，至寿复尔。史之才诚难矣！后之史宜以是为鉴，无徒讥之也。

【谏论上】

古今论谏，常与讽而少直。其说盖出于仲尼。吾以为讽、直一也，顾用之之术何如耳。伍举进隐语，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论，秦帝立悟。讽固不可尽与，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顾用之之术何如耳。然则仲尼之说非乎？曰：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吾之说，参乎权而归乎经者也。如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为桀、纣者，吾百谏而百听矣，况虚己者乎？不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若尧舜者，吾百谏而百不听矣，况逆忠者乎？然则奚术而可？曰：机智勇辩如古游说之士而已。夫游说之士，以机智勇辩济其诈，吾欲谏者，以机智勇辩济其忠。请备论其效。周衰，游说炽于列国，自是世有其人。吾独怪夫谏而从者百一，说而从者十九，谏而死者皆是，说而死者未尝闻。然而抵触忌讳，说或甚于谏。由是知不必乎讽，而必乎术也。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理谕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之谓也。触龙以赵后爱女贤于爱子，未旋踵而长安君出质；甘罗以杜邮之死诘张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赵卒以两贤王之意语燕，而立归武臣，此理而谕之也。子贡以内忧教田常，而齐不得伐鲁；武公以麋鹿胁顷襄，而楚不敢图周；鲁连以烹醢惧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势而禁之也。田生以万户侯启张卿，而刘泽封；朱建以富贵饵閼孺，而辟阳赦；邹阳以爱幸悦长君，而乐王释，此利而诱之也。苏秦以牛后羞韩，而惠王按剑太息；范雎以无王耻秦，而昭王长跪请教；酈生以助秦凌汉，而沛公辍洗听计，此激而怒之也。苏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缴感襄王，蒯通以娶妇悟齐相，此隐而讽之也。五者，相倾险诋訾之论，虽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则？理而谕之，主虽昏必悟；势而禁之，主虽骄必惧；利而诱之，主虽怠必奋；激而怒之，主虽懦必立；隐而讽之，主虽暴必容。悟则明，惧则恭，奋则勤，立则勇，容则宽，致君之道尽于此矣。吾观昔之臣言必从，理必济，莫如唐魏郑公，其初实学纵横之说，此所谓得其术者欤？噫！龙逢、比干不获称良臣，无苏秦、张仪之术也；苏秦、张仪不免为游说，无龙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以为谏法。

【谏论下】

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欲君必纳乎，向之论备矣。欲臣必谏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触神、忤雷霆，亦明矣。圣人知其然，故立赏以劝之。《传》曰“兴王赏谏臣”是也。犹惧其选

以阿谀，使一日不得闻其过，故制刑以威之。《书》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风丧心，未有避赏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谏哉。赏与刑不设，则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触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谁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尽得性忠义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与之临乎渊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谓之勇，不然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与怯者则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予千金，不然则否。彼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犹未能也。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然则人岂有勇怯哉，要在以势驱之耳。君之难犯，犹渊谷之难越也。所谓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者，勇者也，故无不谏焉。悦赏者，勇怯半者也，故赏而后谏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后谏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赏为千金，以刑为猛虎，使其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此三代所以兴也。末世不然，迁其赏于不谏，迁其刑于谏，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乱亡随之也。间或贤君欲闻其过，亦不过赏之而已。呜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渊谷乎？此无他，墨刑之废耳。三代之后，如霍光诛昌邑不谏之臣者，不亦鲜哉！今之谏赏，时或有之，不谏之刑，缺然无矣。苟增其所有，有所无，则谏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诚如是，欲闻佞言而不获，吾不信也。

【制敌】

兵何难？曰：难乎制敌。曷难乎制敌？曰：古者六师之中，士不能皆锐，马不能皆良，器械不能皆利，故其兵必有上、中、下辈。力扼虎，射命中，捕敌敢前，攻垒敢先乘，上兵也。习行阵，晓击刺，进而进，退而退，中兵也。奔则蹶，负则喘，迎刃而殪，望敌而走，下兵也。凡上兵一支中兵十，中兵十支下兵百。此非独吾有，敌亦不无也。为将者不以计用之，而曰敌以上兵来，吾无上兵乎？以中兵来，吾无中兵乎？以下兵来，吾无下兵乎？然则胜负何时而决也。夫胜负久而不决，不能无老师费财。吾故曰难乎制敌也。若其善兵者则不然。堂然而阵，填然而鼓，视敌之兵有挺刃大呼而争奋者，此其上兵也，以吾下兵委之。吾进亦进，吾退亦退者，此其中兵也，以吾上兵乘之。满镞而向之，其色动，介马而驰之，其辙乱者，此其下兵也，以吾中兵袭之。夫如此，敌之上兵乐吾下兵之易攻也，必尽锐不顾而击之，吾得以上兵临其中，中兵临其下，此皆以一克十，以十克百之兵也，焉往而不胜哉！是则敌三克吾一，而吾三克敌二。况其上兵虽胜，而中兵、下兵即既为吾克，其势不能独完，亦终为吾所并耳。噫！一失而三得，与三失而一得，为将者宜何取耶？昔田忌与齐诸公子逐射，孙臆见其马有上、中、下，因教之曰：“以君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忌从之，一不胜而再胜，卒

获千金。夫媮之说乃吾向之说也。徒施之射，是以知其能获千金而止耳，苟取而施之兵，虽穰苴、吴起，何以易此哉！

【啻妃论】

《史记》载帝啻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简狄”。简狄行浴，见燕堕其卵，取吞之，因生契，为商始祖。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忻然践之，因生稷，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滥，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禄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圣人而有异于众庶也，吾以为天地必将构阴阳之和，积元气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堕卵于前，取而吞之，简狄其丧心乎！巨人之迹隐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践之，何姜原之不自爱也。又谓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简狄、姜原为淫佚无法度之甚者。帝啻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虽然，史迁之意，必以《诗》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时维姜原。生民如何，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而言之。吁！此又迁求《诗》之过也。毛公之传《诗》也，以〈鸟乙〉鸟降为祀郊之候，履帝武为从高辛之行。及郑之《笺》而后有吞践之事。当毛之时，未始有迁《史》也。迁之说出于疑《诗》，而郑之说又出于信迁矣。故天下皆曰：圣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迁之以不祥诬圣人也。夏之衰，二龙戏于庭，藏其，至周而发之，化为龟，以生褒姒，以灭周。使简狄而吞卵，姜原而践迹，则其生子当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则稷何以弃？曰：稷之生也，无无害，或者姜原疑而弃之乎？郑庄公寤生，惊姜氏，姜氏恶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恶夫异也，恶夫迁之以不祥诬圣人也。弃之而牛羊避，迁之而飞鸟覆，吾岂恶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恶夫异也。

【管仲论】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戎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桓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则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顾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呜呼！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桓公处几年矣，亦知桓公之为人矣乎，桓公声不绝乎耳，色不绝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

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紮桓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虽桓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邪？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于桓、文。文公之才不过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袭文公之余威，得为诸侯之盟主者百有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须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是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漫不足信也。吾观史鳅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明论】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虑有所及，有所不及。圣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贤人以其所及而济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丧其所及。故圣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贤人之治天下也以时。既不能常，又不能时，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后可以常，以其所及济其所不及，而后可以时。常也者，无治而不治者也。时也者，无乱而不治者也。日月经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无用此区区小明也。故天下视日月之光，俨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尝可以一日无焉。天下尝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则雷霆下击之。雷霆固不能为天下尽击此等辈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时而不测也。使雷霆日轰轰绕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击之，则其人未必能尽，而雷霆之威无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圣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独爱夫贤者之用其心约而成功博也，吾独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劳而功不成也。是无他也，专于其所及而及之，则其及必精，兼于其所不及而及之，则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将曰是惟无及，及则精矣。不然，吾恐奸雄之窃笑也。齐威王即位，大乱三载，威王一奋而诸侯震惧二十年。是何修何营邪？夫齐国之贤者，非独一即墨大夫，明矣。乱齐国者，非独一阿大夫，与左右誉阿而毁即墨者几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誉阿而毁即墨者几人易知也，从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约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

，吾举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历数之至于九，而不知其一，不如举一之不可测也，而况乎不至于九也。

【辨奸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疏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忤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三子知圣人污论】

孟子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吾为之说曰：污，下也。宰我、子贡、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知圣人高深幽绝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有若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谓其知足以知圣人污而已也。圣人之道一也，大者见其大，小者见其小，高者见其高，下者见其下，而圣人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为无不见也，而离娄子必将有见吾之所不见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见者矣，有见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太山未始有变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见之不逃，不见不求见，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颜渊从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于夫子矣。宰我、子贡、有若从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于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颜渊得之以为

颜渊，宰我、子贡、有若得之以为宰我、子贡、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犹太山之有趾也。高则难知，下则易从。难知，故夫子之道尊；易从，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无趾也。子贡谓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贬焉！”夫子不悦。夫有其大，而后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则亦不狭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贡有其小。然则无惑乎子贡之不能安夫夫子之大也。

【利者义之和论】

义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见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则义者，圣人戕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齐殉大义以饿于首阳之山，天下之人安视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义也，伯夷、叔齐其不以饿死矣。虽然，非义之罪也，徒义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诛独夫纣，揭大义而行，夫何恤天下之人？而其发粟散财，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虽武王亦不能以徒义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义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义。”呜呼！尽之矣。君子之耻言利，亦耻言夫徒利而已。圣人聚天下之刚以为义，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为直、为断、为勇、为怒，于五行为金，于五声为商。凡天下之言刚者，皆义属也。是其为道决裂惨杀而难行者也。虽然，无之则天下将流荡忘反，而无以节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于利。即于利，则其为力也易，戾于利，则其为力也艰。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故君子乐以趋徒义，而小人悦怿以奔利义。必也天下无小人，而后吾之徒义始行矣。呜呼难哉！圣人灭人国，杀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乐之，有利义也。与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贵而人不骄，有义利也。义利、利义相为用，而天下运诸掌矣。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义必有利而义和。《文言》之所云，虽以论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说《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犹有言也。

●嘉集卷十·书一首

【上皇帝十事书】

嘉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苏洵，谨顿首再拜冒万死上书皇帝阙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录到中书札子，连牒臣：以两制议上翰林学士欧阳修奏臣所著《权书》、《衡论》、《几策》二十二篇，乞赐甄录。陛下过听，召臣试策论舍人院，仍令本州发遣臣赴阙。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于州闾，今一旦卒

然被召，实不知其所以自通于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为。以陛下躬至圣之资，又有群公卿之贤与天下士大夫之众，如臣等辈，固宜不少，有臣无臣，不加损益。臣不幸有负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扬之心。忧惶负罪，无所容处。臣本凡才，无路自进，当少年时，亦尝欲侥幸于陛下之科举，有司以为不肖，辄以摈落，盖退而处者十有余年矣。今虽欲勉强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疏拙，终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诏。且陛下所为千里召臣者，其意以臣为能有所发明，以庶几有补于圣政之万一。而臣之所以自结发读书至于今兹，犬马之齿几已五十，而犹未敢废者，其意亦欲效尺寸于当时，以快平生之志耳。今虽未能奔伏阙下，以累有司，而犹不忍默默卒无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远切至者，臣自惟疏贱，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浅而易见者，谨条为十通，以塞明诏。

其一曰：臣闻利之所在，天下趋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为，则百家之市无宁居者。古之圣人执其大利之权，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向，则天下争先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权而不能用，何则？古者赏一人而天下劝，今陛下增秩拜官动以千计，其人皆以为己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报上之恩。至于临事，谁当效用。此由陛下轻用其爵禄，使天下之士积日持久而得之。譬如佣力之人，计工而受直，虽与之千万，岂知德其主哉。是以虽有能者，亦无所施，以为谨守绳墨，足以自取高位。官吏繁多，溢于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处之，而不暇择其贤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农之钱谷。此议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窃思之，盖今制，天下之吏，自州县令录幕职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术，是以若此纷纷也。今虽多其举官而远其考，重其举官之罪，此适足以隔贤者而容不肖。且天下无事，虽庸人皆足以无过，一旦改官，无所不为。彼其举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为廉与能也。幸而未有败事，则长为廉与能矣。虽重其罪未见有益。上下相蒙，请托公行。莅官六七考，求举主五六人，此谁不能者？臣愚以为，举人者当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尝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尝有某事以知其能。虽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纪之状。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听。如此，则夫庸人虽无罪而不足称者，不得入其间，老于州县，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务为可称之功，与民兴利除害，惟恐不出诸己。此古之圣人所以驱天下之人，而使争为善也。有功而赏，有罪而罚，其实一也。今降官罢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当然，然后朝廷举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贪吏也，则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独至于改官而听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为，如此则天下之吏，务为可称，用意过当，生事以为己功，渐不可长。臣以为不然。盖圣人必观天下之势而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厌劳役，则圣人务为因循之政，与

之休息。及其久安而无变，则必有不振之祸。是以圣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气。汉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于乱。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发其心，使踊跃于功名，以变其俗。况乎冗官纷纭如此，不知所以节之，而又何疑于此乎？且陛下与天下之士相期于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乐于小官而无闻焉者，使两制得以非常举之，此天下亦不过几人而已。吏之有过而不得迁者，亦使得以功赎，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艰之也。

其二曰：臣闻古者之制爵禄，必皆孝弟忠信，修洁博习，闻于乡党，而达于朝廷以得之。及其后世不然，曲艺小数皆可以进。然其得之也，犹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无谓者，其所谓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资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将复任其孙，孙又任其子，是不学而得者常无穷也。夫得之也易，则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学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视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于裁节，然皆知损之而未得其所损，此所谓制其末而不穷其源，见其粗而未识其精。侥幸之风少衰而犹在也。夫圣人之举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将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说，故虽尽去而无疑。何者，恃其说明也。夫所谓任子者，亦犹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尔。彼其父兄固学而得之也，学者任人，不学者任于人，此易晓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于可任者，举使任之，不问其始之何从而得之也。且彼任于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犹借资之人，而欲从之〈角〉贷，不已难乎。臣愚以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虽至正郎，宜皆不听任子弟。唯其能自修饰，而越录躐次，以至于清显者，乃听。如此，则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后皆奋志为学，不待父兄之资。其任而得官者，知后不得复任其子弟，亦当勉强，不肯终老自弃于庸人，此其为益岂特一二而已？

其三曰：臣闻自设官以来，皆有考绩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废绝。自京房建考课之议，其后终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有官而无课，是无官也。有课而无赏罚，是无课也。无官无课，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识也。然更历千载而终莫之行，行之则益以纷乱，而终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胜考，今欲人人而课之，必使入于九等之中，此宜其颠倒错谬而不若无之为便也。臣观自昔考课者，皆不得其术。盖天下之官皆有所属之长，有功有罪，其长皆得以举刺。如必人人而课之于朝廷，则其长为将安用。惟其大吏无所属，而莫为之长也，则课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课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齐；其数少，故可以尽其能否而不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贤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贤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职司之不明。职司之不明，其咎在无所属而莫为之长。陛下以无所属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贤

不肖，当使谁察之。古之考绩者，皆从司会，而至于天子。古之司会，即今之尚书。尚书既废，唯御史可以总察中外之官。臣愚以为可使朝臣议定职司考课之法，而于御史台别立考课之司。中丞举其大纲，而属官之中，选强明者一人，以专治其事。以举刺多者为上，以举刺少者为中，以无所举刺者为下。因其罢归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为之赏罚。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当特有以偿之，使职司知有所惩劝。则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复有所依违，而其所课者又不过数十人，足以求得其实。此所谓用力少而成功多，法无便于此者矣。今天下号为太平，其实远方之民穷困已甚，其咎皆在职司。臣不敢尽言，陛下试加采访，乃知臣言之不妄。

其四曰：臣闻古有诸侯，臣妾其境内，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无他，其一境之内，所以生杀予夺、富贵贫贱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后诸侯虽废，而自汉至唐，犹有相君之势。何者，其署置辟举之权，犹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于堂上，州县之吏拜于堂下，虽奔走顿伏，其谁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归之京师，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农衣食之。自宰相至于州县吏，虽贵贱相去甚远，而其实皆所与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余年间，天下不知有权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犹用汉、唐之制，使州县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礼。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禄，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于大官，不忧其有所不从，唯恐其从之过耳。今天下以贵相高，以贱相谄，奈何使州县之吏，趋走于太守之庭，不啻若仆妾，唯唯不给。故大吏常恣行无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于曲随谄事，助以为虐。其能中立而不挠者，固已难矣。此不足怪，其势固使然也。夫州县之吏，位卑而禄薄，去于民最近，而易以为奸。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厉其廉隅，全其节概，而养其气，使知有所耻也。且必有异材焉，后将以为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县令从州县之礼。夫县令官虽卑，其所负一县之责，与京朝官知县等耳。其吏胥人民，习知其官长之拜伏于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轻之。轻之，故易为奸。此县令之所以为难也。臣愚以为州县之吏事太守，可恭逊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于通名赞拜，趋走其下风。所以全士大夫之节，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

其五曰：臣闻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窥。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仓卒，而取其禄位。唯圣人为能然。何则，其素所用者，缓急足以使也。临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传》曰：“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国家用兵之时，购方略，设武举，使天下屠沽健儿，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虽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禄，臣恐天下有以窥朝廷也。今之任为将帅，卒有急难而可

使者，谁也？陛下之老将，曩之所谓战胜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为可复武举，而为之新制，以革其旧弊。昔之所谓武举者盖疏矣，其以弓马得者，不过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以策试中者，亦皆记录章句，区区无用之学。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众；而待之又甚轻，其第下者不免于隶役。故其所得皆贪污无行之徒，豪杰之士耻不忍就。宜因贡士之岁，使两制各得举其所闻，有司试其可者，而陛下亲策之。权略之外，便于弓马，可以出入险阻，勇而有谋者，不过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试以守边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举，陛下欲得将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岂无一二？斯亦足以济矣。

其六曰：臣闻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济之以至诚，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后能御也，则其疏远小吏当复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无可信之人，则国不足以为国矣。臣观今两制以上，非无贤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职无过而已，莫肯于绳墨之外，为陛下深思远虑，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于绳墨之内也。臣请得举其一二以言之。夫两府与两制，宜使日夜交于门，以讲论当世之务，且以习知其为人，临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来，意将以杜其告谒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无防之，是以欢欣相接而无间。以两府、两制为可信邪，当无所请属；以为不可信邪，彼何患无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来邪。今两制知举，不免用封弥誊录，既奏而下御史，亲往莅之，凛凛如鞫大狱，使不知谁人之辞，又何其甚也。臣愚以为如此之类，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负。若其犹有所欺也，则亦天下之不才无耻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诛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奸吏重足而立，想闻朝廷之风，亦必有倜傥非常之才，为陛下用也。

其七曰：臣闻为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许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国家以科举取人，四方之来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为姑收之而已。将试之为政，而观其悠久，则必有大异不然者。今进士三人之中，释褐之日，天下望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为两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长，而擅终身之富贵，举而归之，如有所负。如此则虽天下之美才，亦或怠而不修；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风畏之，不敢按。此何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贵贵相承，使天下仰视朝廷之尊，如太山乔岳，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与出群之才，则不可以轻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觊觎。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于公卿，得之则不知愧，不得则怨。何则，彼习知其一旦之可以侥幸而无难也。如此，则匹夫轻朝廷。臣愚以为三人之中，苟优与一官，足以报其一日之长。

馆阁台省，非举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从入为？彼果才者也，其何患无所举。此非独以爱惜名器，将以重朝廷耳。

其八曰：臣闻古者敌国相观，不观于其山川之险，士马之众，相观于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兽怪物，时见其威，故人不败。夫不必战胜而后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发；使吾常有所恃，而无所怯耳。今以中国之大，使夷狄视之不甚畏，敢有烦言以渎乱吾听。此其心不有所窥，其安能如此之无畏也。敌国有事，相待以将，无事，相观以使。今之所谓使者亦轻矣。曰此人也，为此官也，则以为此使也。今岁以某，来岁当以某，又来岁当以某，如县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强，其专对、捷给、勇敢，又非可以学致也。今必使强之，彼有仓惶失次，为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则专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执简记其旁，一摇足，辄随而书之。虽有奇才辩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观之，以为樽俎谈燕之间，尚不能办，军旅之际，固宜其无人也。如此将何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哉！臣愚以为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责之以文学政事，不必强之于言语之间，以败吾事。而亦稍宽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为艰危，故必均而后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辞免；后有缓急，使之出入死地，将皆逃邪。此臣又非独为出使而言也。

其九曰：臣闻刑之有赦，其来远矣。周制八议，有可赦之人而无可赦之时。自三代之衰，始闻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离之后，盗贼垢污之余，于是有以沛然洗濯于天下，而犹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侥幸也。平时小民畏法，不敢^{走咨}赳，当郊之岁，盗贼公行，罪人满狱，为天下者将何利于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赏无用冗杂之兵，一经大礼，费以万亿。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节用爱民，非不欲去此矣。顾以为所从来久远，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为少恩，而凶豪无赖之兵，或因以为词而生乱。此其所以重改也。盖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忧必深，改之，则其祸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为先郊之岁，可因事为词，特发大号，如郊之赦与军士之赐，且告之曰：吾于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残之民，知吾当赦，辄以犯法，以贼害吾良民，今而后赦不于郊之岁，以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岁而得郊之赏也，何暇虑其后。其后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从而尽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远矣。且此出于五代之兵荒之间，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侧耳。后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于今法令明具，四方无虞，何畏而不改？今不为之计，使奸人猾吏，养为盗贼，而后取租赋以啖骄兵，乘之以饥馑，鲜不及乱矣。当此之时，欲为之计，其犹有及乎！

其十曰：臣闻古者所以采庶人之议，为其疏贱而无嫌也。不知爵禄之可爱，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无所爱惜顾念于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诸臣所不敢尽言者，臣请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贤，思致太平，今几年矣。事垂立而辄废，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则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犹未也，虽得贤臣千万，天下终不可为。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礼，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戏以求亲媚于陛下。而谗言邪谋之所由至于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为陛下不疏远宦官之过。陛下特以为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阴贼险诈，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无由至于陛下之前，故皆通于宦官，珠玉锦绣所以为赂者络绎于道，以间关齟齬贤人之谋。陛下纵不听用，而大臣常有所顾忌，以不得尽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窃闻之道路，陛下将有意乎去而疏之也。若如所言，则天下之福。然臣方以为忧，而未敢贺也。古之小人，有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为天下之祸者，臣每痛伤之。盖东汉之衰，宦官用事，阳球为司隶校尉，发愤诛王甫等数人，磔其尸道中，常侍曹节过而见之，遂奏诛阳球，而宦官之用事，过于王甫之未诛。其后窦武、何进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汉之衰至于扫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尽去乃无后患。惟陛下思宗庙社稷之重，与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疏之，又疏之。刀锯之余必无忠良，纵有区区之小节，不过闾閻扫洒之勤，无益于事。惟能务绝其根，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谏易以入，则天下无事矣。惟陛下无使为臣之所料，而后世以臣为知言，不胜大愿。

曩臣所著二十二篇，略言当世之要。陛下虽以此召臣，然臣观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词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无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阔为世笑，然臣以为必将有时而不迂阔也。贾谊之策不用于孝文之时，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余论，而施之于孝武之世。夫施之于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于孝文之时之易也。臣虽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胜越次忧国之心，效其所见。且非陛下召臣，臣言无以至于朝廷。今老矣，恐后无由复言，故云云之多至于此也，惟陛下宽之。臣洵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书。

●嘉集卷十一·书五首

【上韩枢密书】

太尉执事：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昨因请见

，求进未议，太尉许诺，谨撰其说。言语朴直，非有惊世绝俗之谈、甚高难行之论，太尉取其大纲，而无责其纤悉。

盖古者非用兵决胜之为难，而养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决之为沟塍，壅之为沼，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湖，注淮泗，汇为洪波，潴为大湖，万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后未之见也。夫兵者，聚天下不义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杀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盗贼之未殄，然后有以施其不义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试其杀人之事。当是之时，勇者无余力，智者无余谋，巧者无余技。故其不义之心变而为忠，不仁之器加之于不仁，而杀人之事施之于当杀。及夫天下既平，盗贼既殄，不义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余力则思以为乱，智者有余谋则思以为奸，巧者有余技则思以为诈，于是天下之患杂然出矣。盖虎豹终日而不杀，则跳踉大叫，以发其怒，蝮蝎终日而不螫，则噬啮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无足怪者。昔者刘、项奋臂于草莽之间，秦、楚无赖子弟千百为辈，争起而应者不可胜数。转斗五六年，天下厌兵，项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时，分王诸将，改定律令，与天下休息。而韩信、黥布之徒相继而起者七国，高祖死于介冑之间而莫能止也。连延及于吕氏之祸，讫孝文而后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难也。刘、项之势，初若决河，顺流而下，诚有可喜。及其崩溃四出，放乎数百里之间，拱手而莫能救也。呜呼！不有圣人，何以善其后。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履险阻，以斩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数十年，谋臣猛将满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传四世而天下无变。此何术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于诸将，而韩信、黥布之徒无以启其心也。虽然，天下无变而兵久不用，则其不义之心蓄而无所发，饱食优游，求逞于良民。观其平居无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诏天下缮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实亲见。凡郡县之富民，举而籍其名，得钱数百万，以为酒食馈饷之费。杵声未绝，城辄随坏，如此者数年而后定。卒事，官吏相贺，卒徒相矜，若战胜凯旋而待赏者。比来京师，游阡陌间，其曹往往偶语，无所讳忌。闻之士人，方春时，尤不忍闻。盖时五六月矣。会京师忧大水，锄畚筑，列于两河之浒，县官日费千万，传呼劳问之声不绝者数十里，犹且々狼顾，莫肯效用。且夫内之如京师之所闻，外之如西川之所亲见，天下之势今何如也。御将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将之职也。天子者，养尊而处优，树恩而收名，与天下为喜乐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执法而不求情，尽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系于一人，而已不与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惧谤。好名则多树私恩，惧谤则执法不坚。是以天下之兵豪纵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顷者狄公在枢府，号为宽厚爱人，狎昵士卒，得其欢心，而太尉适承其后。彼狄公者，知

御外之术，而不知治内之道。此边将材也。古者兵在外，爱将军而忘天子；在内，爱天子而忘将军。爱将军所以战，爱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诸其内，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为治？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一旦绳以法，恐因以生乱。昔者郭子仪去河南，李光弼实代之，将至之日，张用济斩于辕门，三军股栗。夫以临淮之悍，而代汾阳之长者，三军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脱慈母之怀，而立乎严师之侧，何乱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将相者，天下之师也。师虽严，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将相虽厉，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势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杀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杀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杀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杀。人臣奉天子之法，虽多杀，天下无以归怨，此先王所以威怀天下之术也。

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长久之道，而无幸一时之名，尽至公之心，而无恤三军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太尉厉威武以振其堕。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则畏而不至于怨，思太尉之威武，则爱而不至于骄。君臣之体顺，而畏爱之道立，非太尉吾谁望邪？不宣。洵再拜。

【上富丞相书】

相公阁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选用旧臣堪付属以天下者，使在相府，与天下更始，而阁下之位实在第三。方是之时，天下咸喜相庆，以为阁下惟不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后起，而复为宰相，而又值乎此时也，不为而何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后有下令而异于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获见也，戚戚然而疑。呜呼！其弗获闻也，必其远也，进而及于京师，亦无闻焉。不敢以疑，犹曰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数十年之间如此其变也，皆曰贤人焉。或曰：彼其中则有说也，而天下之人则未始见也，然而不能无忧。

盖古之君子，爱其人也则忧其无成。且尝闻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与是人也，皆立于朝，则使吾皆知其为人皆善者也，而后无忧。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虽见信于当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则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于他人而不惧，事不出于己而忌，是二者，惟善人为能，然犹欲得其心焉。若夫众人，政出于他人而惧其害己，事不出于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于吾前，或立于吾后，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则身危。故君子之处于其间也，不使之不平于我也。周公立于明堂以听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犹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诛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于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于周公，管、蔡之于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为周之天下，公将遂取之也。周公诛其不平而不可告语者，告其可以告语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则，非

其必不可以告语者，则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从士而至于卿大夫，宰相集处其上，相之所为，何虑而不成？不能忍其区区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衅，则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过，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后当大事而听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宁小容焉，使无芥蒂于其间。古之君子与贤者并居而同乐，故其责之也详，不幸而与不肖者偶，不图其大而治其细，则阔远于事情而无益于当世。故天下无事而后可与争此，不然则否。昔者诸吕用事，陈平忧惧，计无所出。陆贾入见说之，使交欢周勃。陈平用其策，卒得绛侯北军之助以灭诸吕。夫绛侯，木强之人也，非陈平致之而谁也。故贤人者致其不贤者，非夫不贤者之能致贤者也。

曩者，陛下即位之初，寇莱公为相，惟其侧有小人不能诛，又不能与之无忿，故终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岁月尽治天下事，失于急与不忍小忿，故群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复用，以歿其身。伏惟阁下以不世出之才，立于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谋远虑必有所处，而天下之人犹未获见。洵，西蜀之人也，窃有志于今世，愿一见于堂上。伏惟阁下深思之，无忽。

【上文丞相书】

昭文相公执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无后忧，救之于其末，而其始不为无谋。谋诸其始而邀诸其终，而天下无遗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为之者也。盖周公营乎东周，数百年而待乎平王之东迁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责其贤不肖之分，则未尝于其始焉而制其极。盖尝举之于诸侯，考之于太学，引之于射宫，而试之以弓矢，如此其备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与之居处，习知其性之所好恶，与夫居之于太学，而习之于射宫者，宜愈详矣。然其不肖之实，卒不见于此时。及其出为诸侯监国，临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后败露，以见其不肖之才。且夫张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圣人岂以为此足以尽人之才，盖将为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后观其临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于此。有人求金于沙，敛而扬之，惟其扬之也精，是以责金于扬，而敛则无择焉。不然，金与沙砾不录而已矣。故欲求尽天下之贤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责实于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终。

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于一县之丞尉，其为数实不可胜计。然而大数已定，余吏滥于官籍。大臣建议灭任子，削进士，以求便天下。窃观古者之制，略于始而精于终。使贤者易进，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进故贤者众，众贤进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艰之于其始，窃恐夫贤者之难进，与夫不肖者之无以异也。方今进退天下士大夫之权，内则御史，外则转运，而士大夫之间洁然而无过，可任以为吏者，其实无几。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

，往年吴中复在犍为，一月而发二吏。中复去职，而吏之以罪免者，旷岁无有也。虽然，此特洵之所见耳，天下之大则又可知矣。国家法令甚严，洵从蜀来，见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调发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众。从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后将分职之不给，此其权在御史、转运，而御史、转运之权实在相公，顾甚易为也。今四方之士会于京师，口语藉藉，莫不为此。然皆莫肯一言于其上，诚以为近于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见用于当世，幸又不复以科举为意，是以肆言于其间而可以无嫌。

伏惟相公慨然有忧天下之心，征伐四国以安天下，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并济，此其享功业之重而居富贵之极，于其平生之所望无复慊然者。惟其获天下之多士而与之皆乐乎此，可以复动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上田枢密书】

天之所以与我者，夫岂偶然哉。尧不得以与丹朱，舜不得以与商均，而瞽叟不得夺诸舜。发于其心，出于其言，见于其事，确乎其不可易也。圣人不得以与人，父不得夺诸其子，于此见天之所以与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与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实置之，其名曰弃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与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弃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弃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则弃天、褻天者其责在我，逆天者其责在人。在我者，吾将尽吾力之所能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与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后世之讥。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责之不暇，而为人忧乎哉？孔子、孟轲之不遇，老于道途而不倦不愠、不忤不沮者，夫固知夫责之所在也。卫灵、鲁哀、齐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与以有为也，我亦知之矣，抑将尽吾心焉耳。吾心之不尽，吾恐天下后世无以责夫卫灵、鲁哀、齐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将有以辞其责也，然则孔子、孟轲之目将不瞑于地下矣。夫圣人、贤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贫贱，如此而富贵，升而为天，沉而为渊，流而为川，止而为山，彼不预吾事，吾事毕矣。窃怪夫后之贤者之不能自处其身也，饥寒穷困之不胜而号于人。呜呼！使其诚死于饥寒穷困邪，则天下后世之责将必有在，彼其身之责不自任以为忧，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过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于圣贤，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轻者。何则，天下之学者，孰不欲一蹴而造圣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几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贫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与，虽以贫人富人之权，求一言之几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杀人。非天之所与，虽以生人杀人之权，求一言之几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于圣人、贤

人之术亦久矣。其言语、其文章，虽不识其果可以有益于今而传于后与否，独怪其得之之不劳。方其致思于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书之纸也，若或相之。夫岂无一言之几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负，或者天其亦有以与我也。曩者见执事于益州，当时之文，浅狭可笑，饥寒穷困乱其心，而声律记问又从而破坏其体，不足观也已。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俗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常以为董生得圣人之经，其失也流而为迂；晁错得圣人之权，其失也流而为诈；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贾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见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审势》、《审敌》，作书十篇，曰《权书》。洵有山田一顷，非凶岁可以无饥，力耕而节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与者不忍弃，且不敢褻也。执事之名满天下，天下之士用与不用在执事。故敢以所谓《策》二道、《权书》十篇者为献。平生之文，远不可多致，有《洪范论》、《史论》七篇，近以献内翰欧阳公。度执事与之朝夕相从而议天下之事，则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陈于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与其身之可贵与否者，执事事也，执事责也，于洵何有哉！

【上余青州书】

洵闻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为令尹而不喜，三夺其令尹而不怒。”其为令尹也，楚人为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为之怒，己不期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岂独恶夫富贵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为之嚚嚚。嗟夫！岂亦不足以见己大而人小邪？脱然为弃于人，而不知弃之为悲；纷然为取于人，而不知取之为乐；人自为弃我、取我，而吾之所以为我者如一，则亦不足以高视天下而窃笑矣哉！

昔者，明公之初自夺于南海之滨，而为天下之名卿。当其盛时，激昂慷慨，论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弹压强悍不屈之人，其辩如决河流而东注诸海，名声四溢于中原而滂薄于遐远之国，可谓至盛矣。及至中废而为海滨之匹夫，盖其间十有余年，明公无求于人，而人亦无求于明公者。其后，适会南蛮纵横放肆，充斥万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于民伍之中，折尺捶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安。夫明公岂有求而为之哉！适会事变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禄至。明公之于进退之事，盖亦绰绰乎有余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纷纷于富贵之间而不知自止，达者安于逸乐而习为高岸之节，顾视四海，饥寒穷困之士，莫不颦蹙呕啜而不乐；穷者藜藿不饱，布褐不暖，习为贫贱之所摧折，仰望贵人之辉光，则为之颠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与语于轻富贵而安贫贱。何者？彼不知贫富贵贱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习于富贵之荣，而忸

于贫贱之辱者，而后可与语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于富贵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贵之极，止于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谁为之名邪？岂天为之名邪？其无乃亦人之自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于卿、大夫，而下至于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为也，而人亦自贵之。天下以为此四者绝群离类，特立于天下而不可几近，则不亦大惑矣哉。盖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盖出于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号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于人之私意所以自相号呼也，则夫世之所谓贤人君子者，亦何以异此。有才者为贤人，而有德者为君子，此二名者夫岂轻也哉。而今世之士，得为君子者，一为世之所弃，则以为不若一命士之贵，而况以与三公争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于南海，与夫今者之为东诸侯也，君子岂有间于其间，而明公亦岂有以自轻而自重哉？洵以为明公之习于富贵之荣，而狃于贫贱之辱，其尝之也盖已多矣，是以极言至此而无所迁曲。

洵，西蜀之匹夫，尝有志于当世，因循不遇，遂至于老。然其尝所欲见者，天下之士盖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见矣，而独明公之未尝见，每以为恨。今明公来朝，而洵适在此，是以不得不见。伏惟加察，幸甚！

●嘉集卷十二·书九首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内翰执事：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既复自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则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忧焉。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伤？退而处十年，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其势将复合为一。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盖有六人。今将往见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则又为之潸然出涕以悲。呜呼，二人者不可

复见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犹有四人也，则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则又汲汲欲一识其面，以发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远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独执事在朝廷间，而其位差不甚贵，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而饥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见，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则四人之中，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贄之文，遗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年，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每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别。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作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嘻，区区而自言，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欧阳内翰第二书】

内翰谏议执事：士之能以其姓名闻乎天下后世者，夫岂偶然哉！以今观之，乃可以见。生而同乡，学而同道，以某问某，盖有曰吾不闻者焉。而况乎天下之广，后世之远，虽欲仿佛，岂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称，一善书者，愚未尝

敢忽也。今夫群群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万人不称不书也。彼之以一能称，以一善书者，皆有以过乎千万人者也。自孔子没，百有余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后，数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后乃稍阔远，二百余年而扬雄称于世。扬雄之死，不得其继千有余年，而后属之韩愈氏。韩愈氏没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将谁与也？且以一能称，以一善书者，皆不可忽，则其多称而屡书者，其为人宜尤可贵重。奈何数千年之间，四人而无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无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穷布衣，于今世最为无用，思以一能称、以一善书而不可得者也。况夫四子者之文章，诚不敢冀其万一。顷者张益州见其文，以为似司马子长。洵不悦，辞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称其文似司马迁，不悦而辞，无乃为不近人情。诚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惧张公之不能副其言，重为世俗笑耳。若执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称之曰：“子之《六经论》，荀卿子之文也。”平生为文，求于千万人中使其姓名仿佛于后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齿于四人者之中，天下乌有是哉？意者其失于斯言也。执事于文称师鲁，于诗称子美、圣俞，未闻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戏也。惟其愚而不顾，日书其所为文，惟执事之求而致之。既而屡请而屡辞焉，曰：“吾未暇读也。”退而处，不敢复见，甚惭于朋友，曰：“信矣，其戏也！”虽然，天下不知其为戏，将有以议执事，洵亦且得罪。执事怜其平生之心，苟以为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唯无曰荀卿云者，幸甚！

【上欧阳内翰第三书】

洵启：昨出京仓惶，遂不得一别。去后数日，始知悔恨。盖一时间变出不意，遂扰乱如此，怏怏怏怏。不审日来尊履何似？二子轼、辙竟不免丁忧。今已到家月余，幸且存活。洵道途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羁蹇不遇，年近五十，始识阁下。倾盖晤语，便若平生。非徒欲援之于贫贱之中，乃与切磨议论，共为不朽之计。而事未及成，辄闻此变。孟轲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岂信然邪？洵离家时，无壮子弟守舍，归来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谢绝过从，杜门不出，亦稍稍取旧书读之。时有所怀，辄欲就阁下评议。忽惊相去已四千里，思欲首望见君子之门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议及申公事节，最为深厚。近试以语人，果无有晓者。每念及此，郁郁不乐。阁下虽贤俊满门，足以啸歌俯仰，终日不闷，然至于不言而心相谕者，阁下于谁取之？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师，又沙行数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驱与凡事之不得已者，孰为来哉？洵老矣，恐不能复东。阁下当时赐音问，以慰孤耿。病中无聊，深愧疏略，惟千万珍重。

【上欧阳内翰第四书】

洵启：夏热，伏惟提举内翰尊候万福。向为京兆尹，天下谓公当由此得政

。其后闻有此授，或以为拂世戾俗，过在于不肯卤莽。然此岂足为公损益哉。洵久不奉书，非敢有懈，以为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谢之嫌。今者洵既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听者不察，以为匹夫而要君命，苟以为高而求名，亦且得罪于门下，是故略陈其一二，以晓左右。闻之孟轲曰：“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洵之所为欲仕者，为贫乎？实未至于饥寒而不择。以为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廷将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谓富贵高显而近于君可以行道者，莫若两制。然犹以为不得为宰相，有所牵制于其上，而不得行其志。为宰相者，又以为时不可为，而我将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责之邪？始公进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余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节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数月而至京师，旅食于都市以待命，而数月间得试于所谓舍人院者，然后使诸公专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为不谬，可以及等而奏之，从中下相府，相与拟议，又须年载间，而后可以庶几有望于一官。如此，洵固以老而不能为矣。人皆曰求仕将以行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于为贫，是二者皆无名焉。是故其来迟迟，而未甚乐也。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辞，必将以为沽名而有所希望。今岁之秋，轼、辙已服阙，亦不可不与之俱东。恐内翰怪其久而不来，是以略陈其意。拜见尚远，唯千万为国自重。

【上欧阳内翰第五书】

内翰侍郎执事：洵以无用之才，久为天下之弃民，行年五十，未尝见役于世。执事独以为可收，而论之于天子，再召之试，而洵亦再辞。独执事之意，叮宁而不肯已。朝廷虽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违执事之意，譬之巫医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顾无分毫之功有益于世，而王命至门，不知辞让，不畏简书，朋友之讥，而苟以为荣。此所以深愧于执事，久而不至于门也。然君子之相从，本非以求利，盖亦乐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执事之于洵，未识其面也，见其文而知其心。既见也，闻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进退出处之间有谒于执事，而执事亦不以称誉荐拔之故有德于洵。再召而辞也，执事不以为矫，而知其耻于自求。一命而受也，执事不以为贪，而知其不欲为异。其去不迫，而其来不拒，其大不荣，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于心者，而执事举之。故凡区区而至门者，为是谢也。《礼》曰：“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馈焉曰献；使焉曰寡君，违而君薨，弗为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盖为是也哉！子思、孟轲之徒，至于是国，国君使人馈之，其词曰：“寡君使某有献于从者。”布衣之尊而至于此，惟不食其禄也。今洵已有名于吏部，执事其将以道取之邪，则洵也犹得以宾客见。不然，其将与奔走之吏同趋于下风，此洵所以深自怜也。唯所裁择。

【上王长安书】

判府左丞阁下：天下无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贵，士甚贱。从士而逆数之，至于天子，其积也甚厚，其为变也甚难。是故天子之尊至于不可指，而士之卑至于可杀。呜呼！见其安而不见其危，如此而已矣。卫懿公之死，非其无人也，以鹤辞而不与战也。方其未败也，天下之士望为其鹤而不可得也。及其败也，思以千乘之国与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于如此，则天子之尊可以栗栗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于下，又焉敢以势言哉！故夫士之贵贱，其势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权在士。世衰道丧，天下之士学之不明，持之不坚，于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权，下而就一匹夫贵贱之势。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几何其不举而弃诸沟也。古之君子，其道相为徒，其徒相为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则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忧，而后有失一士之惧。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轻用之，而其终也亦轻去之。呜呼！其亦何便于此也？当今之世，非有贤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贤士不能奋其后。洵从蜀来，明日将至长安见明公而东。伏惟读其书而察其心，以轻重其礼。幸甚幸甚！

【上张侍郎第一书】

侍郎执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获知于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虽暴之天下，皆可以无愧。今也，将有所私告于执事。今将以屑屑之私，坏败其至公之节，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于胸中，心不宁而颜忸怩者累月而后决。窃见古之君子，知其人也忧其人，以至于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于其亲族、朋友，忧之固其责也。虽然，自我求之，则君子讥焉。知之而不忧，不忧而求人忧，则君子交讥之。洵之意以为宁在我，而无宁在明公，故用此决其意而发其言，以私告于下执事。明公试一听之。洵有二子轼、辙，韶齿授经，不知他习，进趋拜跪，仪状甚野，而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引笔书纸，日数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尝更变，以为天子之爵禄可以攫取。闻京师多贤士大夫，欲往从之游，因以举进士。洵今年几五十，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今年三月，将与之如京师。一门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数口。为行者计，则害居者；为居者计，则不能行。尔尔焉无所告诉。夫以负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奋身而往，尚不可御。有明公以为主，公焉往而不济？今也望数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缩而不进，洵亦羞见朋友。明公居齐桓、晋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忧，则又何说；不然，何求而不克？轻之于鸿毛，重之于泰山，高之于九天，远之于万里，明公一

言，天下谁议？将使轼、辙求进于下风，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愿赐诛绝，以惩欺罔之罪。

【上张侍郎第二书】

省主侍郎执事：洵始至京师时，平生亲旧，往往在此，不见者盖十年矣，惜其老而无成。问所以来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无事他人，须张益州来乃济。”且云：“公不惜数千里走表为子求官，苟归，立便殿上，与天子相唯诺，顾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与我者，盖不为浅，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势不便。不然，公与我无爱也。闻之古人：“日中必_㒰，操刀必割。”当此时也，天子虚席而待公，其言宜无不听用。洵也与公有如此之旧，适在京师，且未甚老，而犹足以有为也。此时而无成，亦足以见他人之无足求，而他日之无及也已。昨闻车马至此有日，西出百馀里迎见。雪后苦风，晨至郑州，唇黑面烈，僮仆无人色。从逆旅主人得束薪火。良久，乃能以见。出郑州十里许，有导骑从东来，惊愕下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从者数百人，足声如雷，已过，乃敢上马徐去。私自伤至此，伏惟明公所谓洁廉而有文，可以比汉之司马子长者，盖穷困如此，岂不为之动心而待其多言邪！

【上韩舍人书】

舍人执事：方今天下虽号无事，而政化未清，狱讼未衰息，赋敛日重，府库空竭，而大者又有二敌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忧恐。自两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忧者。洵自惟闲人，于国家无丝毫之责，得以优游终岁，咏歌先王之道以自乐，时或作为文章，亦不求人知。以为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岂暇见我哉？是以逾年在京师，而其平生所愿见如君侯者，未尝一至其门。有来告洵以所欲见之之意，洵不敢不见。然不知君侯见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为两制大臣，岂欲见一闲布衣，与之论闲事邪？此洵所以不敢遽见也。自闲居十年，人事荒废，渐不喜承迎将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无以此求之，使得从容坐隅，时出其所学，或亦有足观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异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逾垣而避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呜呼！吾岂斯人之徒欤！欲见我而见之，不欲见而徐去之何伤？况如君侯，平生所愿见者，又何辞焉？不宣。洵再拜。

●嘉集卷十三·书八首

【上韩丞相书】

洵年老无聊，家产破坏，欲从相公乞一官职。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贤俊

，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胜于今，粗可以养生遗老者耳。去岁蒙朝廷授洵试校书郎，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过听，而洵侥幸，不过得一京官，终不能如汉、唐之际所以待处士者。则京官之与试衔，又何足分多少于其间，而必为彼不为此邪。然其所以区区无厌，复有求于相公者，实以家贫无货，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又况忍穷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为官，稍可以纾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仿佛耳。自此以下者，皆劳筋苦骨，摧折精神，为人所役使，去仆隶无几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诚少年，将有所忍于此，以待至于纾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计其年岂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选数年，然后得窥尚书省门。又待阙岁余而到任，幸而得免于负犯废放，又守选，又待阙，如此十四五，谨守以满七八考，又幸而有举主五六人，然后敢望于改官。当此之时，洵盖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种也。洵久为布衣，无官长拘辖，自觉筋骨疏强，不堪为州县趋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别除一官，而幸与之，愿得尽力。就使无补，亦必不至于恣睢漫漶，以伤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应格者，虽屠沽不得不与。何者？虽欲爱惜而无由也。今洵幸为诸公所知似不甚浅，而相公尤为有意。至于一官，则反覆迟疑不决者累岁。嗟夫！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洵少时自处不甚卑，以为遇时得位，当不鹵莽。及长，知取士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实亦有得而足恃。自去岁以来，始复读《易》，作《易传》百余篇。此书若成，则自有《易》以来，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恋恋于一官，如必无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无使其首鼠不决，欲去而迟迟也。世人施恩则望报，苟有以相博，则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岂能施此不报之恩邪？相公往时为洵言，欲为欧阳公言子者数矣，而见辄忘之以为怪。洵诚惧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复忘之，故忍耻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上韩昭文论山陵书】

四月二十三日，将仕郎、守霸州文安县主簿、礼院编纂苏洵，惶恐再拜上书昭文相公执事：洵本布衣书生，才无所长，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与百执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报盛德而不获其所。今者先帝新弃万国，天子始亲政事，当海内倾耳侧目之秋，而相公实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将何以处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盖汉昭即位，休息百役，与天下更始。故其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泽下布于海内。窃惟当今之事，天下之所谓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辄敢以告于左右。窃见先帝以俭德临天下，在位四十余年，而宫室游观无所增加，帑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称颂，以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弃臣下，而有司乃欲以末世葬送无益之费，侵削先帝休息长养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遗之，以累其盛明

。故洵以为当今之议，莫若薄葬。窃闻顷者癸酉赦书既出，郡县无以赏兵，例皆贷钱于民，民之有钱者，皆莫肯自输，于是有威之以刀剑，驱之以笞捶，为国结怨，仅而得之者。小民无知，不知与国同忧，方且狼顾而不宁。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复下，计今不过秋冬之间，海内必将骚然，有不自聊赖之人。窃惟先帝平昔之所以爱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检身节俭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计其既没之意，则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独为此过当逾礼之费，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窃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库之中，财用有余，一物不取于民，尽公力而为之，以称遂臣子不忍之心，犹且获讥于圣人。况夫空虚无有，一金以上非取于民则不获，而冒行不顾以徇近世失中之礼，亦已惑矣。然议者必将以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于先帝之葬，于人情有所不顺。洵亦以为不然。使今俭葬而用墨子之说，则是过也。不废先王之礼，而去近世无益之费，是不过矣。子思曰：“三日而殓，凡附于身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尽其诚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则略之。昔者华元厚葬其君，君子以为不臣。汉文葬于霸陵，木不改列，藏无金玉，天下以为圣明，而后世安于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议，上以遂先帝恭俭之诚，下以纾百姓目前之患，内以解华元不臣之讥，而万世之后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窃观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时君之不达，欲以金玉厚其亲于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黽勉而从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圣，而有司信近世之礼，而遂为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爱一时之劳而无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议，将有任其责者。如曰诏敕已行，制度已定，虽知不便，而不可复改。则此又过矣。盖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为九丈之坟，而用汉氏长陵之制，百事务从丰厚，及群臣建议以为不可，于是改从光武之陵，高不过六丈，而每事俭约。夫君子之为政，与其坐视百姓之艰难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胜区区之心，敢辄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诛，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与梅圣俞书】

圣俞足下：暌间忽复岁晚，昨九月中尝发书，计已达左右。洵闲居经岁，益知无事之乐，旧病渐复散去，独恨沦废山林，不得圣俞、永叔相与谈笑，深以嗟惋。自离京师，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见遗，以其不肖之文犹有可采者，前月承本州发遣赴阙就试。圣俞自思，仆岂欲试者。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山林之士所轻笑哉。自思少年尝举茂才，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今齿日益

老，尚安能使达官贵人复弄其文墨，以穷其所不知邪？且以永叔之言与夫三书之所云，皆世之所见。今千里召仆而试之，盖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进以求其荣利也。昨适有病，遂以此辞。然恐无以答朝廷之恩，因为《上皇帝书》一通以进，盖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圣俞当见之否？冬寒，千万加爱。

【答雷太简书】

太简足下：前月辱书，承谕朝廷将有召命，且教以东行应诏。旋属郡有符，亦以此见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当，遂以病辞，不果行。计太简亦已知之。仆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闲居田野之中，鱼稻蔬笋之资，足以养生自乐，俯仰世俗之间，窃观当世之太平。其文章议论，亦可以自足于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权衡，以自取轻笑哉！然此可为太简道，不可与流俗人言也。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其间虽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复不信，只以为笑。久居闲处，终岁幸无事。昨为州郡所发遣，徒益不乐尔。杨至今未归，未得所惠书。岁晚，京师寒甚，惟多爱。

【与杨节推书】

洵白：节推足下，往者见托以先丈之埋铭，示之以程生之《行状》。洵于子之先君，耳目未尝相接，未尝辄交谈笑之欢。夫古之人所为志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闵其不幸以死，悲其后世之无闻，此铭之所为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为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铭之实，则亦不得不铭。此则铭亦可以信《行状》而作者也。今余不幸而不获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铭者，正在其《行状》耳。而《状》又不可信，嗟夫难哉！然余伤夫人子之惜其先君无闻于后，以请于我。我既已许之，而又拒之，则无以恤乎其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铭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兹亦足以不负子矣，谨录以进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状》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于后。凡《行状》之所云皆虚浮不实之事，是以不备论，论其可指之迹。《行状》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恸以卒。”夫子夏哭子，止于丧明，而曾子讥之。而况以杀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爱夫吾言，恐其伤子先君之风。《行状》曰：“公戒诸子，无如乡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乡人，谁非子之兄与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况不至于皆然，则余又何敢言之。此铭之所以不取于《行状》者有以也，子其无以为怪。洵白。

【与吴殿院书】

洵启：京师会遇，殊未及从容，属家有变故，仓遽西走，遂不得奉别，快怅不可胜言也。向每见君侯，谈论辄尽欢。而在京师逾年，相见至少，诚恐宪官职重，是以不敢数数自通，然亦老懒不出之故。及今相去数千里，求复一见不可得也。曩曾议及故友史沆骨肉沦落荆楚间，慨然太息，有收恤之心。沆有兄经臣者，虽卧病而志气卓然，以豪杰称乡里，使得摄尺寸之柄，当不卤莽。常以为沆死而有经臣者在，或万一能有所雪，今不幸亦已死矣。追思沆平生孤直不遇，而经臣亦以刚见废，又皆以无后死。当其生时，举世莫不仇疾，惟君侯一人独为哀闵，而数年间兄弟相继沦丧，使仁人之心不克少施。呜呼！岂其命之穷薄至于此邪！经臣死，家无一人，后事所嘱办于朋友。今其家遗孤骨肉存者，独沆有弱女在襄州耳，君侯尚可以庇之，使无失所否？阻远未能一一，伏惟裁悉。不宣。洵白。

【谢赵司谏书】

洵启：向家居眉阳，以病懒不获问从者，常以为阁下之所在，声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为近，而洵独不能走二百里一至于门。纵不获罪，固以为君子之弃人矣。今年秋始见太守竇君京师，乃知阁下过听，猥以鄙陋上塞明诏。不知阁下何取于洵也。洵固无取，然私独喜，以为可辞于世者，其不以驰骛得明矣。洵不识阁下，然仰闻君子之风，常以私告于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得交于当世，以遍致阁下之美。所告者皆饥寒自谋不暇之人，虽告而无益。然犹以素不相识之故，得免于希势苟附之嫌，是其不识贤于识也。今世之所尚，相见则以数至门为勤，不相见则以数至书为忠。夫数至门者，虚礼无用，数至书者，虚词无观。得其无用与其无观而加喜，不得而怒，此与婴儿之好恶无异。今阁下举人而取于不相识之中，则其去世俗远矣。寓居雍丘，无故不至京师。詹望君子，日以复日。顷者朝廷猥以试校书郎见授，洵不能以老身复为州县之吏，然所以受者，嫌若有所过望耳。以阁下知我，故言及此，无怪。

【与孙叔静】

久承借示新文及累为访临，甚荷勤眷。文字已细观，甚善。必欲求所未至，如《中正论》引舜为证，此是时文之病。凡论但意立而理明，不必觅事应付。诚未思之。专此，不宣。洵白。

●嘉集卷十四·谱

【谱例】

古者，诸侯世国，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庙，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独贤士大夫尊祖而贵宗，盖其昭穆存乎其庙，迁毁之主存乎

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与为服，死丧嫁娶相告而不绝，则其势自至于不忘也。自秦、汉以来，仕者不世，然其贤人君子犹能识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绝，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亡而独存，则由有谱之力也。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昔者，洵尝自先子之言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于赵郡苏氏，以为《苏氏族谱》。它日欧阳公见而叹曰：“吾尝为之矣。”出而观之，有异法焉。曰：“是不可使独吾二人为之，将天下举不可无也。”洵于是又为《大宗谱法》以尽谱之变，而并载欧阳氏之《谱》以为谱例，附以欧阳公题《刘氏碑后》之文以告当世之君子，盖将有从焉者。〈《欧阳氏谱》及永叔题《刘氏碑后》不具于此。〉

【苏氏族谱】

苏氏之《谱》，谱苏氏之族也。苏氏出自高阳，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龙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是始。而谱不及焉者，亲尽也。亲尽则曷为不及？谱为亲作也。凡子得书而孙不得书，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几，某日卒，皆书，而他则不书，何也？详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讳某，而他则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谱》为苏氏作，而独吾之所自出得详与尊，何也？《谱》，吾作也。呜呼！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见乎亲，亲见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缌麻，而至于无服。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不庆，忧不吊，则途人也。吾之所以相视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人，此吾谱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于途人者，势也。势，吾无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于途人也，使之无至于忽忘焉可也。呜呼！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诗曰：

吾父之子，今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宁。数世之后，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为戚欣。兄弟之亲，如足如手，其能几何？彼不相能，彼独何心！

【族谱后录上篇】

苏氏之先出于高阳，高阳之子曰称，称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吴回。重黎为帝尝火正，曰祝融，以罪诛。其后为司马氏。而其弟吴回复为火正。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长曰樊，为昆吾；次曰惠连，为参胡；次曰，为彭祖；次曰来言，为会人；次曰安，为曹姓；季曰季连，为牟姓。六人者皆有后，其后各分为数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后为苏、顾、温、董。当夏之时，昆吾为诸侯伯，历商而昆吾之后无闻。至周有忿生，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

公称之，盖《书》所谓司寇苏公者也。司寇苏公与檀伯达皆封于河，世世仕周，家于其封，故河南、河内皆有苏氏。六国之际，秦及代、厉，其苗裔也。至汉兴而苏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杰以实关中，而苏氏迁焉。其后曰建，家于长安杜陵。武帝时为将，以击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后世遂家于其封。建生三子：长曰嘉，次曰武，次曰贤。嘉为奉车都尉。其六世孙纯为南阳太守。生子曰章，当顺帝时为冀州刺史，又迁为并州，有功于其人，其子孙遂家于赵郡。其后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味玄。味道，圣历初为凤阁侍郎，以贬为眉州刺史，迁为益州长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归，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苏氏。故眉之苏，皆宗益州长史味道。赵郡之苏，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风之苏，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内之苏，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苏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吴回。盖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长史味道，自益州长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间世次皆不可纪。而洵始为《族谱》以纪其族属，《谱》之所记，上至于吾之高祖，下至于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呜呼！高祖之上不可详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后，而莫之知焉，则从吾《谱》而益广之，可以至于无穷。盖高祖之子孙，家授一《谱》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后得为谱，为谱者皆存其高祖，而迁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谱，无废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为谱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谱，皆以吾谱冠焉。其说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传》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别子者，公子及士之始为大夫者也。别子不得祢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后之，则为大宗，故曰：“继别为宗。”族人宗之，虽百世，而大宗死，则为之齐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无子，则支子以其昭穆后之，此所谓“百世不迁之宗”也。别子之庶子又不得祢别子，而自使其嫡子为后，则为小宗。故曰“继祢者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则易宗。其继祢者，亲兄弟宗之；其继祖者，从兄弟宗之；其继曾祖者，再从兄弟宗之；其继高祖者，三从兄弟宗之；死而无子，则支子亦以其昭穆后之，此所谓“五世则迁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与始为大夫者，而后可以为大宗，其余则否。独小宗之法，犹可施于天下。故为族谱，其法皆从小宗。凡吾之宗，其继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无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为之后，是以继高祖之宗亡而虚存焉。其继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图，昭图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继祖者，祖之嫡子讳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继祢者，祢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呜呼！始可以详

之矣。百世之后，凡吾高祖之子孙，得其家之谱而观之，则为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孙之谱而合之，而以吾《谱》考焉，则至于无穷而不可乱也。是为《谱》之志云尔。

【族谱后录下篇】

苏氏之先自昆吾以来，其最显者司寇忿生，三代之事，其闻于今不详，周公作《立政》而特称之，以教太史。其后周室衰，司寇之子孙亦曰苏公，遭谗作诗以刺暴公，名曰《彼何人斯》。惟此二人，见于《诗》、《书》，是以其传至今。自苏氏入秦而平陵侯建、典属国武始显。迁于赵，而并州刺史章、益州长史味道始有闻于世。迁于眉，而至于今无闻。夫是惟谱不立也，自昆吾至《书》之苏公五百有余年，自《书》之苏公至《诗》之苏公二百有余年，自《诗》之苏公至平陵侯建、典属国武，七百有余年，自平陵侯建、典属国武，至并州刺史章二百有余年，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长史味道五百有余年，自益州长史味道，至吾之高祖二百有余年，以三十年而易世，则七十有余世也。七十有余世，亦容有贤不贤焉。不贤者随世磨灭，不可得而闻；而贤者独有七人。七十有余世，其贤者亦容不止于七人矣，而其余不传，则谱不立之过也。故洵既为族谱，又从而记其所闻先人之行。昔吾先子尝有言曰：“吾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有闻焉。盖尝闻其略曰：苏氏自迁于眉而家于眉山，自高祖涇则已不详。自曾祖牟斤而后稍可记。曾祖娶黄氏，以侠气闻于乡闾。生子五人，而吾祖祐最少最贤，以才干精敏见称，生于唐哀帝之天二年，而歿于周世宗之显德五年，盖与五代相终始。歿之一年，而吾太祖始受命。是时王氏、孟氏相继据蜀，蜀之高才大人皆不肯出仕，曰：不足辅。仕于蜀者皆其年少轻锐之士，故蜀以再亡。至太祖受命，而吾祖不及见也。吾祖娶于李氏。李氏，唐之苗裔，太宗之子曹王明之后世曰瑜，为遂州长江尉，失官，家于眉之丹棱。祖母严毅，居家肃然，多才略，犹有窦太后、柴氏主之遗烈。生子五人，其才皆不同，宗善、宗晏、宗，循循无所毁誉；少子宗晁，轻侠难制；而吾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于爱，与朋友笃于信，乡闾之人，无亲疏皆敬爱之。娶宋氏夫人，事上甚孝谨，而御下甚严。生子九人，而吾独存。善治生，有余财。时蜀新破，其达官争弃其田宅以入觐，吾父独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终其身田不满二顷，屋弊陋不葺也。好施与，曰：‘多财而不施，吾恐他人谋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将以我为好名。’是以施而尤恶使人知之。族叔父玩尝有重狱，将就逮，曰：‘入狱而死，妻子以累兄。请为我议狱之轻重，轻也以肉馈我，重也以菜馈我。馈我以菜，吾将不食而死。’既而得释，玩曰：‘吾非无他兄弟，可以寄死生者，惟子。’及将歿，太夫人犹执吾手曰：‘盍以是属子之兄弟。’笑曰：‘而子贤，虽非吾兄弟，亦将

与之；不贤，虽吾兄弟，亦将弃之。属之何益？善教之而已。’遂卒。卒之岁，盖淳化五年。推其生之年，则晋少帝之开运元年也。”此洵尝得之先子云尔。先子讳序，字仲先，生于开宝六年，而歿于庆历七年。娶史氏夫人，生子三人，长曰澹，次曰涣，季则洵也。先子少孤，喜为善而不好读书。晚乃为诗，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数十年得数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乡闾子孙畋渔治生之意，皆见于诗。观其诗虽不工，然有以知其表里洞达，豁然伟人也。性简易，无威仪，薄于为己而厚于为人，与人交，无贵贱皆得其欢心。见士大夫曲躬尽敬，人以为谄，及其见田父野老亦然，然后人不以为怪。外貌虽无所不与，然其中心所以轻重人者甚严。居乡闾，出入不乘马，曰：“有甚老于我而行者，吾乘马，无以见之。”敝衣恶食处之不耻，务欲以身处众之所恶，盖不学《老子》而与之合。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属诸子。至族人有事就之谋者，常为尽其心，反复而不厌。凶年尝鬻其田以济饥者。既丰，人将偿之，曰：“吾自有以鬻之，非尔故也。”卒不肯受。力为藏退之行，以求不闻于世。然行之既久，则乡人亦多知之，以为古之隐君子莫及也。以涣登朝，授大理评事。史氏夫人，眉之大家，慈仁宽厚。宋氏姑甚严，夫人常能得其欢，以和族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莱县太君。洵闻之，自唐之衰，其贤人皆隐于山泽之间，以避五代之乱。及其后，僭伪之国相继亡灭，圣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孙犹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于天下。是以虽有美才而莫显于世，及其教化洋溢，风俗变改，然后深山穷谷之中，向日之子孙，乃始振迅相与从宦于朝。然其才气，则既已不若其先人质直敦厚，可以重任而无疑也。而其先之行，乃独隐晦而不闻，洵窃深惧焉。于是记其万一而藏之家，以示子孙。至和二年九月一日。

【大宗谱法】

《苏氏族谱》，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大宗之法，冠以别子，由别子而列之，至于百世而无穷，皆世自为处，别其父子，而合其兄弟。父子者，无穷者也。兄弟者，有穷者也。无穷者相与处则害于无穷，其势不得不别。然而某之子某，某之子某，则是犹不别也，是为大宗之法云尔。故为大宗之法三世，自三世而推之，无不及也；人设二子而广之，无不载也。盖立法以为谱，学者之事也。由谱而知其先以及其旁子弟，以传于后世，是古君子之所重，而士大夫之所当知也。以学者之事不立，而古君子之所重，与士大夫之所当知者随废，是学者之罪也。于是存之《苏氏族谱》之末，以俟后世君子有采焉。

别子

一世 别子之嫡子甲

庶子乙

二世 甲之嫡子丙

庶子丁

乙之嫡子戊

庶子己

三世 丙之嫡子庚

庶子辛

丁之嫡子壬

庶子癸

戊之嫡子子

庶子丑

己之嫡子寅

庶子卯

【苏氏族谱亭记】

匹夫而化乡人者，吾闻其语矣。国有君，邑有大夫，而争讼者诉于其门；乡有庠，里有学，而学道者赴于其家。乡人有为不善于室者，父兄辄相与恐曰：“吾夫子无乃闻之！”呜呼！彼独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积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邪。今吾族人犹有服者不过百人，而岁时蜡社，不能相与尽其欢欣爱洽，稍远者至不相往来，是无以示吾乡党邻里也。乃作《苏氏族谱》立亭于高祖墓茔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则老者字之，贫而无归则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诮让也。”岁正月，相与拜奠于墓下，既奠，列坐于亭。其老者顾少者而叹曰：“是不及见吾乡邻风俗之美矣。自吾少时，见有为不义者，则众相与疾之，如见怪物焉，栗焉而不宁。其后少衰也，犹相与笑之。今也，则相与安之耳。是起于某人也。夫某人者，是乡之望人也，而大乱吾俗焉。是故其诱人也速，其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遗孤子而不恤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赀田而欺其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为其诸孤子之所讼也，而礼义之节废；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别混；自斯人之笃于声色，而父子杂处，欢哗不严也，而闺门之政乱；自斯人之渎财无厌，惟富者之为贤也，而廉耻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时所谓大惭而不容者也。今无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犹且为之。’其舆马赫奕、婢妾靓丽，足以荡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货力，足以摇动府县；其矫诈修饰言语，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盗也。吾不敢以告乡人，而私以戒族人焉：仿佛于斯人之一节者，愿无过吾门也。”予闻之，惧而请书焉。老人曰：“书其事而阙其姓名，使他人观之，则

不知其为谁，而夫人之观之，则面热内惭，汗出而食不下也。且无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记之。

●嘉集卷十五·杂文二十一首

【张益州画像记】

至和元年秋，蜀人传言有寇至，边军夜呼，野无居人，妖言流闻，京师震惊。方命择帅，天子曰：“毋养乱，毋助变。众言朋兴，朕志自定。外乱不作，变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竞，惟朕一两大吏，孰为能处兹文武之间，其命往抚朕师？”乃推曰：“张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亲辞，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归屯军，撤守备，使谓郡县：“寇来在吾，无尔劳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庆如他日，遂以无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净众寺，公不能禁。眉阳苏洵言于众曰：“未乱，易治也。既乱，易治也。有乱之萌，无乱之形，是谓将乱。将乱难治，不可以有乱急，亦不可以无乱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坠于地。惟尔张公，安坐于其旁，颜色不变，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无矜容，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尔张公，尔以生，惟尔父母。且公尝为我言：‘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斧钺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赖之身，而弃之于盗贼，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齐民，吾不忍为也。’呜呼！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苏洵又曰：“公之恩在尔心，尔死在尔子孙，其功业在史官，无以像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则何事于斯？虽然，于我心有不释焉。今夫平居闻一善，必问其人之姓名与乡里之所在，以至于其长短大小美恶之状，甚者或诘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见其为人，而史官亦书之于其传。意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则存之于目。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由此观之，像亦不为无助。”苏洵无以诘，遂为之记。公，南京人，为人慷慨有大节，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属。系之以诗曰：

天子在祚，岁在甲午。西人传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谋夫如云。天子曰嘻，命我张公。公来自东，旗纛舒舒。西人聚观，于巷于途。谓公暨暨，公来于于。公谓西人：安尔室家，无敢或讹。讹言不祥，往即尔常。春尔条桑，秋尔涤场。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骈骈。公宴其僚，伐鼓渊

渊。西人来观，祝公万年。有女娟娟，闺闼闲闲。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来，期汝弃捐。禾麻，仓庾崇崇。嗟我妇子，乐此岁丰。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归，公敢不承？作堂严严，有庀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无敢逸荒。公归京师，公像在堂。

【彭州圆觉禅院记】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乐乎此也。居斯乐，不乐不居也。居而不乐，不乐而不去，为自欺且为欺天。盖君子耻食其食而无其功，耻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乐，吾有吐食、脱服以逃天下之讥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驭也。今日欲适秦，明日欲适越，天下谁我御？故居而不乐，不乐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驭其形，而况能以驭他人哉？自唐以来，天下士大夫争以排释老为言，故其徒之欲求知于吾士大夫之间者，往往自叛其师以求其容于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来而接之以礼。灵师、文畅之徒，饮酒食肉以自绝于其教。呜呼！归尔父子，复尔室家，而后吾许尔以叛尔师。父子之不归，室家之不复，而师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传》曰：“人臣无外交。”故季布之忠于楚也，虽不如萧、韩之先觉，而比丁公之贰则为愈。予在京师，彭州僧保聪来求识予甚勤。及至蜀，闻其自京师归，布衣蔬食以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圆觉院大治。一日为予道其先师平润事，与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请予为记。予佳聪之不以叛其师悦予也，故为之记曰：彭州龙兴寺僧平润讲《圆觉经》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润之来，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聪，聪又合其邻之僧屋若干于其院以成。是为记。

【极乐院造六菩萨记】

始予少年时，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备具，终日嬉游，不知有死生之悲。自长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忧，盖年二十有四矣。其后五年而丧兄希白，又一年而长子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于丁亥之岁，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既，而有长姊之丧。悲忧惨怆之气，郁积而未散，盖年四十有九而丧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间，而骨肉之亲零落无几。逝将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后访吴、越，适燕、赵，徜徉于四方以忘其老。将去，慨然顾坟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滞于幽阴冥漠之间，而不获旷然游乎逍遥之乡，于是造六菩萨并龕座二所。盖释氏所谓观音、势至、天藏、地藏、解冤结、引路王者，置于极乐院阿弥如来之堂。庶几死者有知，或生于天，或生于人，四方上下，所适如意，亦若余之游于四方而无系云尔。

【木假山记】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不幸而为风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则为人之所材，而有斧

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没于湍沙之间，不知其几百年，而其激射啮食之余，或仿佛于山者，则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为山，然后可以脱泥沙而远斧斤。而荒江之，如此者几何！不为好事者所见，而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胜数！则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则疑其有数存乎其间。且其蘖而不殇，拱而不夭，任为栋梁而不伐，风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为人所材，以及于斧斤；出于湍沙之间，而不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后得至乎此，则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爱之，则非徒爱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爱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见中峰魁岸踞肆，意气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庄栗刻峭，凛乎不可犯，虽其势服于中峰，而岌然决无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老翁井铭】

丁酉岁，余卜葬亡妻，得武阳安镇之山。山之所从来甚高大壮伟，其末分而为两股，回转环抱，有泉坌然出于两山之间，而北附右股之下，畜为大井，可以日饮百余家。卜者曰吉，是在葬书为神之居。盖水之行常与山俱，山止而泉冽，则山之精气势力自远而至者，皆畜于此而不去，是以可葬无害。他日乃问泉旁之民，皆曰是为老翁井。问其所以为名之由，曰：往岁十年，山空月明，天地开霁，则常有老人苍颜白发，偃息于泉上，就之则隐而入于泉，莫可见。盖其相传以为如此者久矣。因为作亭于其上，又石以御水潦之暴，而往往优游其间，酌泉而饮之，以庶几得见所谓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闵其老于荒榛岩石之间，千岁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后得传于无穷。遂为铭曰：

山起东北，翼为南西。涓涓斯泉，坌溢以弥。敛以为井，可饮万夫。汲者告吾，有叟于斯。里无斯人，将此谓谁。山空寂寥，或啸而嬉。更千万年，自洁自好。谁其知之，乃讫遇我。惟我与尔，将遂不泯。无溢无竭，以永千祀。

【王荊州画像赞】

太山崇崇，东海滔滔，蟠为山东。公惟齐人，齐方千里，而吾独见公。公在荊州，或象其仪，白发红颜。谓公方壮，公生辛丑，天子之老。谁谓公老，其威桓桓，镇天子之南邦。

【吴道子画五星赞】

世称善画，曹兴张繇。墙破纸烂，兵火所烧。至于有唐，道子姓吴。独称一时，蔑张与曹。历岁数百，其有几何？或于碑，以获不磨。吾世贫窶，非有富豪。堂堂五行，道子所摹。岁星居前，不武不挑。求之古人，其有帝尧。盛服佩剑，其容昭昭。荧惑惟南，左弓右刀。赫烈奋怒，木石焚焦。震怛下土，莫敢有骄。崔崔土星，瘦而长腰。四方远游，去如飞飏。倏忽万里，远莫可招。太白惟将，宜其壮夫。今惟妇人，长裾飘飘。抱抚四弦，如声嘈嘈。辰星

北方，不丽不妖。执笔与纸，凝然不器。妆非今人，唇傅黑膏。唯是五星。笔势莫高。昔始得之，烂其生绡。及今百年，墨昏而消。愈后愈远，知其若何？吾苟不言，是亦不遭。

【仲兄字文甫说】

洵读《易》至《涣》之六四曰：“涣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圣人所欲涣以混一天下者也。盖余仲兄名涣，而字公群，则是以圣人之所欲解散涤荡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无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请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尝见夫水之与风乎？油然而行，渊然而留，潏潏汪洋，满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风实起之。蓬蓬然而发乎大空，不终日而行乎四方，荡乎其无形，飘乎其远来，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风也，而水实形之。今夫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陂也，纡余委也，蜿蜒沦涟，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云，蹙而如鳞，疾而如驰，徐而如徊，揖让旋辟，相顾而不前，其繁如，其乱如雾，纷纭郁扰，百里若一，汨乎顺流，至乎沧海之滨，滂薄汹涌，号怒相轧，交横绸缪，放乎空虚，掉乎无垠，横流逆折，旋倾侧，宛转胶戾，回者如轮，萦者如带，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鹭，投者如鲤，殊状异态，而风水之极观备矣！故曰：“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昔者君子之处于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则天下以为贤；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则天下以为口实。呜呼，此不可与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名二子说】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题张仙画像】

洵尝于天圣庚午重九日至玉局观无碍子卦肆中见一画像，笔法清奇，乃云：“张仙也。有感必应。”因解玉环易之。洵尚无子嗣，每旦必露香以告，逮数年，既得轼，又得辙，性皆嗜书。乃知真人急于接物，而无碍子之言不妄矣。故识其本末，使异时祈嗣者于此加敬云。

【送吴侯职方赴阙序】

因天地万物有可以如此之势，而寓之于事，则其始不强而易成，其成也穷万物而不可变。圣人见天地之间以物加物，而不能皆长，不能皆短，于是有度；见一人之手不能盛江湖之沙砾，而太山之谷纳一石而不加浅，于是有量；见物横于空中，首重而末举，于是有权衡。长短之相形，大小之相盛，轻重之相抑昂，皆物之所自有，而度量权衡者因焉。故度量权衡家有之而不可阙。至于后世有作者出，以为因物之自然以成物，不足以见吾智，于是作器使之不击而自鸣，不触而自转，虚而欹，水实其中，而覆半，而端如常器。呜呼！殆矣，吾见其朝作而暮废也。夫不忍而谓之仁，忍而谓之义。见蹈水者不忍而拯其手，而仁存焉；见井中之人，度不能出，忍而不从，而义存焉。无伤其身而活一人，人心有之。不肯杀其身以济必不能生之人，人心有之。有人焉，以为人心之所自有，而不足以惊人也，乃曰：“杀吾身虽不能生人，吾为之。”此人心之所自有邪？强之也。强不能以及远。使人之心不忍杀人，而亦不能无故杀其身，是亦足以为仁矣乎？呜呼！有余矣。谁能不忍视人之死，而亦不肯妄杀其身者，然则异世惊众之行，亦无有以加之也。吴侯职方有名于当时，其胸中泊然无崖岸限隔，又无翘然跃然务出奇怪之操以震撼世俗之志。是诚使刻厉险薄之人见之，将不识其所以与常人异者。然使之退而思其平生大方，则淳淳浑浑不可遽测。此所谓能充其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吴侯有名于世三十年，而犹于此为远官。今其东归，其不碌碌为此官矣哉！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以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苦如平生欢，出文十数首，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为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边庭，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丈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往年彭任从富公使还，为我言，既出境，宿驿亭，闻介马数万骑驰过，剑槊相摩，终夜有声，从者怛然失色。及明，视道上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彼所以夸耀中国者多此类。中国之人不测也，故或至于震惧而失辞，以为远方笑。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顿，壮士、健马皆匿不见，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无能为也。《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请以为赠。

【丹棱杨君墓志铭】

杨君讳某，字某，世家眉之丹棱。曾大父讳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娶某氏女，生子四人：长曰美琪，次曰美琳，次曰美，其幼美球。美球尝从事安靖军。余游巴东，因以识余。嘉二年某月某日，君卒，享年若干。四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乡某里。将葬，从事来请余铭，以求不泯于后，余不忍逆。盖美琳先君之丧一月而卒，美琪、美皆志于学，而美球既仕于朝。铭曰：

岁在己亥月在子，培高穴深托后土。夫子骨肉归安此，生有四息三哭位。后昆如云不胜记，其后岂不富且贵。嘱余作铭赖其季，更千万年岂不伟。

【祭史彦辅文】

呜呼彦辅，胡为而然，胡负于天？谁不寿考，而于彦辅，独嗇其年？谁不当贵，使终贱寒。谁无子孙，洗洗戢戢，满眼氏彖？于天何伤，独爱一孺，使殒其传？詹々其帷，其下惟谁，有童未冠。彦辅从子，带而哭，稽顙来前。天高茫茫，恸哭不闻，谁知此冤？辍哭长思，念初结交，康定宝元。子以气豪，纵横放肆，隼击鹏骞。奇文怪论，卓若无敌，悚怛旁观。忆子大醉，中夜过我，狂歌叫欢。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终夕无言。他人窃惊，宜若不合，胡为甚欢？嗟人何知，吾与彦辅，契心忘颜。飞腾云霄，无有远迹，我后子先。挤排涧谷，无有险易，我溺子援。破窗孤灯，冷灰冻席，与子无眠。旅游王城，饮食寤寐，相恃以安。庆历丁亥，诏策告罢，予将西辕。慨然有怀，吾亲老矣，甘旨未完。往从南公，奔走乞假，遂至于虔。子时亦来，止于临江，系马解鞍。爱弟子凝，仓卒就狱，举家惊喧。及秋八月，予将北归，亦既具船。有书晨至，开视惊叫，遂丁大艰。故乡万里，泣血行役，敢期生还？中途逢子，握手相慰，曰无自残。旅宿魂惊，中夜起行，长江大山。前呼后应，告我无恐，相从入关。归来几何，子以病废，手足若挛。我嘉子心，壮若铁石，益固而坚。目大呼，屋瓦为落，闻者竦肩。子凝之丧，大临呕血，伤心破肝。我游京师，强起来钱，相顾留连。我还自东，二子丧母，归怀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问，医云已难。问以后事，口不能语，悲来塞咽。遗文坠稿，为子收拾，以葺以编。我知不朽，千载之后，子名长存。呜呼彦辅，天实丧之，予哭寝门。白发班班，疾病来加，卧不能奔。哭书此文，命轼往奠，以慰斯魂。尚飨。

【祭任氏姊文】

昔我曾祖，子孙满门。姊之先人，实惟其孙。不幸而亡，又不有嗣。后世飨祀，其托在姊。祭于女家，闻者歆。姊不永存，后益以疏。姊之未亡，洵作《族谱》。昆弟诸子，可以指数。念姊之先，其后为谁？周旋反覆，不见而悲。悲其早丧，宜姊寿考。春秋荐献，终姊之老。今姊永归，遂及良人。皆葬于

原，送哭酸辛。姊之子孙，恭愿良谨。当有达者，以塞此恨。跪读此文，告以无憾。鬼神有知，尚克来鉴。尚飨。

【祭亡妻程氏文】

呜呼！与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弃我而先。我徂京师，不远当还。嗟子之去，曾不须臾。子去不返，我怀永哀。反复求思，意子复回。人亦有言，死生短长。苟皆不欲，尔避谁当？我独悲子，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谁在堂？唯轼与辙，仅存不亡。咻抚摩，既冠既昏。教以学问，畏其无闻。昼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携东去，出门迟迟。今往不捷，后何以归？二子告我：母氏劳苦。今不汲汲，奈后将悔。大寒酷热，崎岖在外。亦既荐名，试于南宫。文字炜炜，叹惊群公。二子喜跃，我知母心。非官实好，要以文称。我今西归，有以藉口。故乡千里，期母寿考。归来空堂，哭不见人。伤心故物，感涕殷勤。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内失良朋。孤居终日，有过谁箴？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泯没。感叹折节，以至今日。呜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镇之乡，里名可龙，隶武阳县，在州北东。有蟠其丘，惟子之坟。凿为二室，期与子同。骨肉归土，魂无不之。我归旧庐，无不改移。魂兮未泯，不日来归。

【祭侄位文】

嘉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饌酒果祭于亡侄之灵。昔汝之生，后余五年。余虽汝叔父，而幼与汝同戏如兄弟然。其后，余日以长，汝亦以壮大。余适四方，而汝留故园。余既归止，汝乃随汝仲叔旅居东都，十有三岁而不还。今余来东，汝遂溘然至死而不救。此岂非天耶？嗟夫！数十年之间，与汝出处参差不齐，曾不如其幼之时。方将与汝皆旅于此，汝又一旦而歿。人事之变，何其反复而与人相违？嗟余伯兄，其后之存者，今日以往独汝季弟与汝之二孺，此所以使余增悲也。汝歿之五日，汝家将殡汝于京城之西郊，魂如有知，于此永别。尚飨。

【祭史亲家祖母文】

嗟人之生，其久几何？百年之间，逝者如麻。反顾而思，可泣以悲。夫人之孙，归于子辙。自初许嫁，以及今日。天不吊，祸难荐结。始自丁亥，天崩地坼，先君歿世。次及近岁，子妇之母，亦以奄弃。顾惟荼毒，谓亦止此。谁知于今，乃或有甚。室家不祥，死而莫救。及于夫人，亦罹此咎。子丧其妣，妇丧祖母。谁谓人生，而至于此。叹嗟伤心，悲不能止。

【议修礼书状】

右洵先奉敕编礼书，后闻臣寮上言，以为祖宗所行不能无过差。不经之事，欲尽芟去，无使存录。洵窃见议者之说，与敕意大异。何者？前所授敕，其

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后世无忘之耳，非曰制为典礼而使后世遵而行之也。然则洵等所编者，是史书之类也。遇事而记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而善恶自著者，是史之体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则是制作之事，而非职之所及也。而议者以责洵等，不已过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礼虽为详备，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处，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识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则其势不得不尽去，尽去则礼缺而不备。苟独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则适足以抵牾齟齬而不可齐一。且议者之意，不过欲以掩恶讳过，以全臣子之义，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后有隐讳。盖桓公薨，子般卒，没而不书，其实以为是不可书也。至于成宋乱，及齐狩，跻僖公，作丘甲，用田赋，丹桓宫楹，刻桓宫桷，若此之类，皆书而不讳。其意以为虽不善而尚可书也。今先世之所行，虽小有不善者，犹与《春秋》之所书者甚远，而悉使洵等隐讳而不书，如此，将使后世不知其浅深，徒见当时之臣子至于隐讳而不言，以为有所大不可言者，则无乃欲益而反损欤？《公羊》之说灭纪灭项，皆所以为贤者讳，然其所谓讳者，非不书也，书而迂曲其文耳。然则其实犹不没也。其实犹不没者，非以彰其过也，以见其过之止于此也。今无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没之，后世将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汉志》，凡汉之事，悉载而无所择。今欲如之，则先世之小有过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后世无疑之之意，且使洵等为得其所职，而不至于侵官者。谨具状申提举参政侍郎，欲乞备录闻奏。

【贺欧阳枢密启】

伏审光奉帝诏，入持国枢，士民欢哗，朝野响动。恭惟国家所以设枢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虽号百岁之承平，未尝一日而无事。兵不可去，职为最难，任文教则损国威，专武事则害民政。伏自近岁，屡更大臣，皆由省府而来，以答勋劳之旧。一历二府，遂超百官。既无足之求，仅若息肩之所。自闻此命，欣贺实深。盖因物议之所归，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时之杰，举代所推。经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顾惟平昔起于小官，曷尝须臾忘于当世。以为天下之未大治，盖自贤者之在下风。自今而言，夫复何难。愿因千载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为喜宜倍。尝谓未死之际，无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临老之年，犹及见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阙于至门，仰祈高明，俯赐亮察。

【谢相府启】

朝廷之士，进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讥于世，学者莫获其中。洵幼而读书，固有意于从宦，壮而不仕，岂为异以矫人？上之，则有制策诱之于前，下之，则有进士驱之于后。常以措意，晚而自惭。盖人未之知

，而自炫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于效官；仰而就之，良亦难矣。以为欲求于无辱，莫若退听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为养，行年五十，将复何为？不意贫贱之姓名，偶自彻闻于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试，固以大异其本心。且召试而审观其才，则上之人犹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于上，则洵之意以为近于强人。遂以再辞，亦既获命。以匹夫之贱，而必行其私意，岂王命之宠，而敢望其曲加。昨承诏恩，被以休宠，退而自顾，愧其无劳。此盖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惨百辟，德泽所畅，刑威所加，不而熙，不寒而栗，顾惟无似，或谓可收。不忍弃之于庶人，亦使与列于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贤俊之望，下以解其终身饥寒之忧。仰惟此恩，孰可为报。昔者孟子不愿召见，而孔子不辞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谨其所以取之之故。盖孟子不为矫，孔子不为卑。苟穷其心，则各有说。虽自知其不肖，常愿附其下风。区区之心，惟所裁择！

●嘉集卷十六·杂诗二十七首

【云兴于山】

云兴于山，为雾。匪山不仁，天实不顾。山川我享，为我百诉。岂不畏天，哀此下土。班班鸠，谷谷晨号。天乎未雨，余不告劳。谁为山川，不如羽毛。

【有骥在野】

有骥在野，百过不呻。子不我良，岂无他人。繫我于厩，乃不我驾。遇我不终，不如在野。秃毛于霜，寄肉于狼。宁彼我伤，人不我顾？无子我忘。

【有触者犊】

有触者犊，再不却。为子已触，安所置角？天实畀我，子欲已我。恶我所为，盍夺我有？子欲不触，盍索之笠？

【朝日载升】

朝日载升，薨薨伊氓。于室有绩，于野有耕。于途有商，于边有征。天生斯民，相养以宁。嗟我何为？踽踽无营。初孰与我，今孰主我？我将往问，安所处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迎于门。来升我堂，来饮我尊。羞螯不时，詈我不勤。求我何多，请辞不能。客谓主人：唯子我然。求子之多，责子之深，期子于贤。

【颜书四十韵】

任君北方来，手出《州碑》。为是鲁公写，遗我我不辞。鲁公实豪杰，慷慨忠义姿。忆在天宝末，变起渔阳师。猛士不敢当，儒生横义旗。感激数十郡

，连衡斗羌夷。新造势尚弱，胡马力未衰。用兵竟不胜，叹息真数奇。杲兄死常山，烈士泪满颐。鲁公不死敌，天下皆熙熙。奈何不爱死，再使踏鲸鳍？公固不畏死，吾实悲当时。缅邈念高谊，惜哉我生迟。近日见异说，不知作者谁。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或云公尸解。虽见杀，而实不死。〉大抵天下心，人人属公思。加以不死状，慰此苦叹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爱其平生迹，往往或子遗。此字出公手，一见减叹咨。使公不善书，笔墨纷讹痴。思其平生事，岂忍弃路岐？况此字颇怪，堂堂伟形仪。骏极有深稳，骨老成支离。点画乃应和，关连不相违。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异状貌，各自相结维。离离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缀会，或作斗与箕。骨严体端重，安置无欹危。篆鼎兀大腹，高屋无弱楣。古器合尺度，法物应矩规。想其始下笔，庄重不自卑。虞柳岂不好，结束烦{马中}羈。笔法未离俗，庸手尚敢窥。自我见此字，得纸无所施。一车会百木，斤斧所易为。团团彼明月，欲画形终非。谁知忠义心，余力尚及斯。因此数幅纸，使我重叹嘻。

【欧阳永叔白兔】

飞鹰搏平原，禽兽乱衰草。苍茫就擒执，颠倒莫能保。白兔不忍杀，叹息爱其老。独生遂长拘，野性始惊矫。贵人识筠笼，驯扰渐可抱。谁知山林宽，穴处颇自好。高飏动槁叶，群窜迹如扫。异质不自藏，照野明。猎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当骑蟾蜍，灵杵手自捣。

【答二任五言二十韵】

鲁人贱夫子，呼丘指东家。当时虽未遇，弟子已如麻。奈何乡闾人，曾不为叹嗟。区区吴越间，问骨不惮遐。习见反不怪，海人等龙虾。嗟我何足道，穷居出无车。昨者入京洛，文章被人夸。故旧未肯信，闻之笑呀呀。独有两任子，知我有足嘉。远游苦相念，长篇寄芬葩。我道亦未尔，子得无增加？贫穷已衰老，短发垂{髟沙}々。重禄无意取，思治山中。往岁栽苦竹，细密如蒹葭。庭前三小山，本为水中楂。当前鉴方池，寒泉照<谷含>呀。玩此可竟日，胡为踏朝衙？何当子来会，酒食相邀遮？愿为久相敬，终始无疵瑕。闲居呼无事，数来饮流霞。

【丙申岁余在京师乡人陈景回自南来弃其官得太子中允景回旧有地在蔡今将治】园囿于其间以自老余尝有意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地筑室以为休息之馆而未果今景回欲余诗遂道此意景回志余言异日可以知余之非戏云尔

岷山之阳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鲤鱼。古人居之富者众，我独厌倦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蹙，恐我后世鄙且愚。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尽，山色照野光如濡。民生舒缓无天扎，衣冠堂堂伟丈夫。吾今隐居未有所，更后十载不可无。闻君厌蜀乐上蔡，占地百顷无边隅。草深野阔足狐

兔，水种陆取身不劬。谁知李斯顾秦宠，不获牵犬追黄狐。今君南去已足老，行看嵩少当吾庐。

【忆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韵】

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山川看不厌，浩然遂忘还。岷峨最先见，晴光厌西川。远望未及上，但爱青若鬟。大雪冬没胫，夏秋多蛇元。乘春乃敢去，葡萄攀孱颜。有路不容足，左右号鹿猿。阴崖雪如石，迫暖成高澜。经日到绝顶，目眩手足颠。自恐不得下，抚膺忽长叹。坐定聊四顾，风色非人寰。仰面嗟云霞，垂手抚百山。临风弄襟袖，飘若风中仙。来游荆渚，谈笑登峡船。峡山无平冈，峡水多悍湍。长风送轻帆，瞥过难详观。其间最可爱，巫庙十数巅。耸耸青玉干，折首不见端。其余亦诡怪，土老崖石顽。长江浑浑流，触啮不可拦。苟非峡山壮，浩浩无隅边。恐是造物意，特使险且坚。江山两相值，后世无水患。水行月余日，泊舟事征鞍。烂漫走尘土，耳聩目眇昏。中路逢汉水，乱流爱清渊。道逢尘土客，洗濯无瑕痕。振鞭入京师，累岁不得官。悠悠故乡念，中夜成惨然。《五噫》不复留，驰车走轘辕。自是识嵩岳，荡荡容貌尊。不入众山列，体如镇中原。几日至华下，秀色碧照天。上下数十里，映睫青泠泠。迤逦见终南，魁岸蟠长安。一月看三岳，怀抱斗以骞。渐渐大道尽，倚山栈夤缘。下瞰不测溪，石齿交戈。虚阁怖马足，险崖摩吾肩。左山右绝涧，中如一绳愠。傲睨驻鞍辔，不忍驱以鞭。累累斩绝峰，兀不相属联。背出或逾峻，远鹜如争先。或时度冈岭，下马步险艰。怪事看愈好，勤劬变清欢。行行上剑阁，勉强踵不前。矫首望故国，漫漫但青烟。及下鹿头坂，始见平沙田。归来顾妻子，壮抱难留连。遂使十余载，此路常周旋。又闻吴越中，山明水澄鲜。百金买骏马，往意不自存。投身入庐岳，首挹瀑布源。飞下二千尺，强烈不可干。余润散为雨，遍作山中寒。次入二林寺，遂获高僧言。问以绝胜境，导我同跻攀。逾月不倦厌，岩谷行欲殫。下山复南迈，不知已南虔。五岭望可见，欲往苦不难。便拟去登玩，因得窥群蛮。此意竟不偿，归抱愁煎煎。到家不再出，一顿俄十年。昨闻庐山郡，太守雷君贤。往求与识面，复见山郁蟠。绝壁横三方，有类大破。包裹五六州，倚之为长垣。大抵蜀山峭，刻气不温。不类嵩华背，气象多浓繁。吴君颍川秀，六载为蜀官。簿书苦为累，天鹤囚笼樊。岷山青城县，峨眉亦南犍。黎雅又可到，不见宜悵然。有如烹脂牛，过眼不得餐。始谓泛峡去，此约今又愆。只有东北山，依然送归轩。他山已不见，此可著意看。

【上田待制】

日落长安道，大野渺荒荒。吁嗟秦皇帝，安得不富强。山大地脉厚，小民十尺长。耕田破万顷，一稔粟柱梁。少年事游侠，皆可荷弩枪。勇力不自骄

，颇能啖干粮。天意此有谓，故使连西羌。古人遭边患，累累斗两刚。方今正似此，猛士强如狼。跨马负弓矢，走不择润冈。脱甲森不顾，袒裼搏敌场。嗟彼谁治此，不敢当。当之负重责，无成不朝王。田侯本儒生，武略今。右手握麈尾，指挥据胡床。郡国远浩浩，边鄙有积仓。秦境古何在，秦人多战伤。此事久不报，此时将何偿。得此报天子，为侯歌之章。

【途次长安上都漕傅谏议】

丈夫正多念，老大不自安。居家不能乐，忽忽思中原。慨然弃乡庐，劫劫道路间。穷山多虎狼，行路非不难。昔者倦奔走，闭门事耕田。蚕谷聊自给，如此已十年。缅怀当今人，草草无复闲。坚卧固不起，芒背实在肩。布衣与肉食，幸可交口言。默默不以告，未可遽罪愆。驱车入京洛，藩镇皆达官。长安逢傅侯，愿得说肺肝。贫贱吾老矣，不复苦自叹。富贵不足爱，浮云过长天。中怀邈有念，惝难自论。世俗不见信，排斥仅得存。昨者东入秦，大麦黄满田。秦民可无饥，为君喜不眠。禁军几千万，仰此填其咽。西蕃久不反，老贼非常然。士饱可以战，吾宁为之先。傅侯君在西，天子忧东藩。烽火尚未灭，何策安西边。傅侯君谓何，明日将东辕。

【答陈公美四首】

少壮事已远，旧交良可怀。百年能几何，十载不得偕。念昔居乡里，游处了无猜。饮食不相舍，谈笑久所陪。拜君以为兄，分密谁能开。齿发俱未老，未至衰与颓。我子在襁褓，君犹无婴孩。君后独舍去，为吏天一涯。我又厌奔走，远引不复来。岁月杳难恃，区区老吾侪。况从与君别，多事岁若排。心力不能救，衰病侵筋骸。二子皆已冠，如吾苦无才。君亦已有嗣，眉目秀且佳。人事知几变，会合终不谐。昨者本不出，豪杰苦见芻。郁郁自不乐，谁为子悲哀。翻然感其说，东走陵巔崖。不意君在此，得奉笑与谈。君颜蔚如故，大噓飞尘灰。我老应可怪，白髭生两腮。新句辱先赠，古诗许见推。贤俊非独步，故旧每所乖。作诗报嘉贶，亦聊以相催。

仲尼鲁司寇，官职亦已优。从祭肉不及，戴冕奔诸侯。当时不之知，为肉诚可羞。君子意有在，众人但愆尤。置之待后世，皎皎无足忧。

仲尼为群婢，一走十四年。荀卿老不出，五十干诸田。顾彼二夫子，岂其陷狂颠。出处固无定，不失称圣贤。彼亦诚自信，谁能恤多言。

公孙昔放逐，牧羊沧海滨。勉强听乡里，垂老西游秦。自顾未为壮，徒为久辛勤。君子岂必隐，孔孟皆旅人。

【送李才元学士知邛州】

贫贱羞妻子，富贵乐乡关。不见李夫子，得意今西还。白马渡水，红旗照蜀山。归来未解带，故旧已满门。平生浪游处，何者哀王孙。壮士勿齷齪，千

金报一餐。

【送陆权叔提举茶税】

君家本江湖，南行即邻里。税茶虽冗繁，渐喜官资美。嗟君本笃学，寤寐好文字。往年在巴蜀，忆见《春秋》始。名家乱如发，棼错费寻理。今来未五岁，新《传》动盈几。又言欲治《易》，杂说书万纸。君心不可测，日夜涌如水。何年重相逢，只益使余畏。但恐茶事多，乱子《易》中意。茶《易》两无妨，知君足才思。

【送王吏部知徐州】

东徐三齐之南邻，夫子岂是三齐人。辞嚣乞静得此守，走兔入薮鱼投津。徐州胜绝不须问，请问项籍何去秦？江山雄豪不相下，衣锦游戏欲及晨。霸王事业今已矣，但有太守朱两轮。还乡据势与古并，岂有汉戟窥城。论安较利乃公胜，行矣正及汴水匀。

【藤樽】

枯藤生幽谷，蹙缩似无材。不意犹为累，剜中作酒杯。君知我好异，赠我酌村醅。衰意方多感，为君当数开。藤樽结如螺，村酒绿如水。开樽自献酬，竟日成野醉。青莎可为席，白石可为几。何当酌清泉，永以思君子。

【送任师中任清江】

吾老尚喜事，羡君方少年。有如伏枥马，看彼始及鞍。奔腾过吾目，萧条正思边。谁知脱吾羁，傲睨登太山。君今始得县，翱翔大江干。大江多风波，渺然天欲翻。浩荡吞九野，开阖壮士肝。人生患不出，局束守一廛。未尝见大物，不识天地宽。今君吾乡秀，固已见西川。去年作边吏，出入烽火间。儒冠杂武弁，屡与毡裘言。又当适南土，大浪泛目前。胸中芥蒂心，吹尽为平田。陈汤喜形胜，所至常纵观。吾想君至彼，胸胆当豁然。

【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

十年曾作犍为令，四脉尝闻愍俗诗。共叹才高堪御史，果能忠谏致戎麾。会稽特欲荣翁子，冯翊犹将试望之。船系河堤无几日，南公应已怪来迟。

台省留身凡几岁，江湖得郡喜今行。卧听晓鼓朝眠稳，行入淮流乡味生。细雨满村莼菜长，高风吹旆彩船狞。到家应有壶觞劳，倚赖比邻不畏卿。

【从叔母杨氏挽词】

老人凋丧悲宗党，寒月凄凉葬旧林。白发已知邻里暮，伤怀难尽子孙心。几年赠命涵幽壤，当有铭文记德音。千里缄词托哀恨，呜呜引者涕中吟。

【次韵和绍叔游仲容西园二首】

春入禁城怀旧隐，偶来芳圃似还家。番番翠蔓缠松上，粲粲朱梅入竹花。客慢空劳严置兕，酒多无用早成蛇。相公犹有遗书在，欲问郎君借五车。

栽松成径百余尺，隔径开堂似两家。厌事共邀终日饮，渴春先赏未开花。
客来庭树鸣寒鹊，酒入肌肤忆冷蛇。衰病不胜杯酒困，醉归倾倒欲乘车。

【香】

捣麝筛檀入范模，润分薇露合鸡苏。一丝吐出青烟细，半炷烧成玉筋粗。
道士每占经次第，佳人惟验绣工夫。轩窗几席随宜用，不待高擎鹊尾炉。

●附录·卷上

【老苏先生墓志铭（欧阳修）】

有蜀君子曰苏君，讳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义修于家，信于乡里，闻于蜀之人久矣。当至和、嘉之间，与其二子轼、辙偕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其所著书二十二篇献诸朝。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称于时。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辩宏伟，读者悚然想见其人。既见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与居愈久，而愈可爱。间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无穷。呜呼！可谓纯明笃实之君子也。曾祖讳祐，祖讳杲，父讳序，赠尚书职方员外郎。三世皆不显。职方君三子：曰澹、曰涣，皆以文学举进士，而君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职方君纵而不问，乡闾亲族皆怪之。或问其故，职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岁余，举进士再不中，又举茂才异等不中，退而叹曰：“此不足为吾学也。”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盖其禀也厚，故发之迟；其志也愬，故得之精。自来京师，一时后生学者皆尊其贤，学其文，以为师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号老苏以别之。初，修为上其书，召试紫微阁，辞不至。遂除试秘书省校书郎。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使食其禄，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方奏未报而以疾卒，实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应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轼，今为殿中丞、直史馆；辙，权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孙曰迈，曰迟。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君善与人交，急人患难，死则恤养其孤，乡人多德之。盖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诸儒以附会之说乱之也，去之则圣人之旨见矣。”作《易传》未成而卒。治平四

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镇乡可龙里。君生于远方而学又晚成，常叹曰：“知我者唯吾父与欧阳公也。”然则非余谁宜铭？铭曰：

苏显唐世，实栳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孙。自其高曾，乡里称仁。伟欤明允，大发于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弥昌。呜呼明允，可谓不亡。

【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

司马光

治平三年夏，苏府君终于京师，光往吊焉。二孤轼、辙哭且言曰：“今将奉先君之柩归葬于蜀。蜀人之也，同垄而异圻。日者吾母夫人之葬也，未之铭，子为我铭其圻。”光固辞，不获命，因曰：“夫人之德，非异人所能知也，愿闻其略。”二孤奉其事状拜以授光。光拜受，退而次之曰：夫人姓程氏，眉山大理寺丞文应之女。生十八年归苏氏。程氏富而苏氏极贫。夫人入门，执妇职，孝恭勤俭。族人环视之，无丝毫鞅鞅骄居可讥诃状，由是共贤之。或谓夫人曰：“父母非乏于财，以父母之爱，若求之，宜无不应者，何为甘此蔬粝？独不可以一发言乎！”夫人曰：“然。以我求于父母，诚无不可。万一使人谓吾夫为求于人以活其妻子者，将若之何？”卒不求。时祖姑犹在堂，老而性严，家人过堂下，履错然有声，已畏获罪。独夫人能顺适其志，祖姑见之必悦。府君年二十七犹不学，一日慨然谓夫人曰：“吾自视，今犹可学。然家待我而生，学且废生，奈何？”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恶使子为因我而学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即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数年遂为富家。府君由是得专志于学，卒为大儒。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轼、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常戒曰：“汝读书，勿效曹耦，止欲以书生自名而已。”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厉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亦无戚焉。”已而，二子同年登进士第。又同登贤良方正科。自宋兴以来，惟故资政殿大学士吴公育与轼制策入三等。辙所对语尤切直惊人，由夫人素勸之也。若夫人者可谓知爱其子矣。始夫人视其家财既有余，乃叹曰：“是岂所谓福哉！不已，且愚吾子孙。”因求族姻之孤穷者，悉为嫁娶振业之。乡人有急者，时亦周焉。比其没，家无一年之储。夫人以嘉二年四月癸丑终于乡里，其年十二月庚子葬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享年四十八。轼登朝，追封武阳县君。凡生六子，长男景先及三女皆早夭。幼女有夫人之风，能属文，年十九既嫁而卒。呜呼，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斯已贤矣；况如夫人，能开发辅导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学显重于天下，非识虑高绝，能如是乎？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今于夫人益见古人之可信也。铭曰：

贫不以污其夫之名，富不以为其子之累，知力学可以显其门，而直道可以

荣于世。勉夫教子，底于光大。寿不充德，福宜施于后嗣。

【老苏本传】

国史

苏洵，字明允，眉山人。数举进士、贤良不中。当至和、嘉间，与其子轼、辙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得洵《权》《衡》论策二十二篇，大爱其文辞，以为虽贾谊、刘向不过也。以其书献，得召试，而洵不就。除秘书省校书郎。会诏太常集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编纂，为《太常因革礼》百卷。书方成，奏未报而洵卒。赠其家银百两，绢百匹。以其子轼辞所赐，求赠官，特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洵与轼、辙皆善为文，而修所献洵《机策》、《衡论》文甚美，然大抵兵谋权形机变之言也。

【老苏先生哀词〈并引〉】

曾巩

明允姓苏氏，讳洵，眉州眉山人也。始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归焚其所为文，闭户读书，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复为文。盖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于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于其穷达得丧、忧欢哀乐，念之所属，必发之于此；于古今治乱兴坏、是非可否之际，意有所择，亦必发之于此；于应接酬酢、万事之变者，虽错出于外而用心于内者，未尝不在此也。嘉初，始与其二子轼、辙，复去蜀游京师。参知政事欧阳公修为翰林学士，得其文而异之，以献于上。既而欧阳公为礼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者皆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既而明允召试舍人，不至，特用为试秘书省校书郎。顷之，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编纂太常礼书。而轼，辙又以贤良方正策入等。于是三人者尤见于时，而其名益重于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礼书，未报，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大臣至闾巷之士，皆闻而哀之。明允所为文集有二十卷行于世，所集《太常因革礼》一百卷，更定《谥法》三卷，藏于有司。又为《易传》未成。读其书者，则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为人聪明，辩智过人，气和而色温，而好为策谋，务一出己见，不肯蹶故迹。颇喜言兵，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二子，轼为殿中丞、直史馆，辙为大名府推官。其以明允之丧归葬于蜀也，既请欧阳公为其铭，又请余为辞以哀之。铭将纳之圻中，而辞将刻之冢上也。余辞不得，乃为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气甚夷兮志则强。阅今古兮辨兴亡，惊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马兮驰无疆，决大河兮啖扶桑。粲星斗兮射精光，众伏玩兮雕肺肠。自京师兮泊幽荒，矧二子兮与翱翔。唱律吕兮和宫商，羽峨峨兮势方。孰云命兮变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阳。维自著兮煌煌，在后人兮庆弥长，嗟明允兮庸何伤？

【老苏先生哀词】

章望之

子之生兮岷峨之英，子之振兮汴都之倾。烂文采兮晔其声名，奄忽逝去兮漠然其灵。魂之逝兮幽墟，骨之葬兮蜀山之隅。猿哀吟兮乌叫呼，神气如无兮宁与物俱。日舒晓兮月开夜，风雨晦明兮寒暑变化。魂冥冥兮何在，其疾其徐兮四维上下。独播世兮休誉，不试之嗟兮何时而罢？

【老苏先生祭文】

蒲宗孟

呜呼！天有灵气，不知自秘，无物得之，独先生兮敛为才智。地有灵光，不知自藏，无物得之，独先生兮发为文章。先生之才，非众人之才也，凌厉勃郁，驾空凿密，超后无前兮自为纪律；先生之文，非众人之文也，健紧遒壮，排山走浪，谈笑睥睨兮若无巧匠。峭华绝顶，长松孤劲，拔俗掀崖兮未足为先生之行；泰山飞云，溶泄缤纷，盘空绕日兮未足为先生之文。呜呼！在古有人，犹得而践，独吾先生，不可为而可羨。出入驰骤兮千态万变，纵横上下兮穷幽浹显。先生初时，未学弦歌。年二十七，始就琢磨。闭户读书，不知其它。后才数年，连举二科。世不见收，归息岷峨。曲陵深涧，考其迈。益自刻苦，遂蹶赐、轲。百家纷披，诸子森罗。习为一途，涨为一波。《洪范》《史论》，诋黜讥诃。《太玄》《》《赢》，自古暗阿。先生一言，纠缪黜讹。世无人知，先生已老。宗工欧阳，一见叹懊。自恨相逢，日月不早。携其文章，出力荐导。俾纂礼书，补缀探讨。以新大典，法则祖考。是时天下，朝廷久趋，争传其文，规矩风模。父子赫然，耸动贤愚。一家三人，齐名并驱。是以欧阳公志其墓曰：“学者多尊其贤，以其父子俱知名，故号先生为老苏。”善评文者，亦曰先生欧阳之徒。呜呼，先生亦盛乎，今无及矣，后可继乎？举世之贤，单穷窘促，观其寻常，有一而足。独吾先生，兼包广畜，溢满橐，所求无欲，如发宝藏，精金莹玉，无所不备兮惊心骇目。举世之人，孱筋弱力，观其寻常，徐行已踣。独吾先生，快勇健特，攘袂奋气，万里顷刻，左趋右旋，不肆其逼，遂窥其奥兮蹈阃入域。宋有天下，今五世矣，景星屡呈，丹凤屡至，流俗惯见，不以为瑞。惟先生兮离群绝类，世无有兮人知为异。太平之祥兮先生是矣，景星凤凰安足数矣，天胡不仁兮遽此夺矣。呜呼嗟乎兮斯文已矣，自今已去兮不复见矣。天下之人徒诵其言，思其人，仰其余行而已矣。《衡

论》、《机策》，前人不到，石穴金匱，已收遗草。《礼书》、《谥法》，世不得传，广内中秘，独有遗编。自当世以及后世，始百年以及千年，使来者读是书以济大道，由先生以观圣贤。然后知蜀之褒、雄、相如者为不足贵，而千古以下，自剑以南独有先生焉。呜呼！宗孟仰先生为久，不得执紼扫兮从门人之后；知先生为深，不得质疑兮破未明之心。丧舟沿洄，丹昼开。江水清冷兮峡风吹埃。白石磷磷兮苍山崔嵬，天寒岁暮兮增我余哀。再拜柩前兮惨顾伤怀，肴盈豆登兮酒盈樽。音容有无兮恍疑其来，香不可接兮长恸而回。嗟嗟先生，亦已焉哉。

【老苏先生祭文】

张焘

呜呼，蜀山之英，岷山之灵，积久凭厚，而君晚成。怀策囊书，再游上京，二子侍来，一时贵名。群公要官，推挹荐藉，苏氏文章，遂擅天下。礼经、《谥法》，讎绎未暇，天不遗，忽从奄化。呜呼识君，亦既旧故，旅榘之归，莫吊孺慕。佳城之掩，远莫瞻顾，聊陈奠樽，将我哀素。伏惟尚飨。

●附录·卷下

【老苏先生会葬致语并口号（阙名）】

盖闻太上立德，贯今古以长存；至人无心，视死生为一致。固当谈笑于祸福之际，雍容于变化之间。日夜相代乎前，忧乐不入其舍。是何礼存送往，语有致哀。子产之哭子皮，吾无与为善；仲尼之恸颜子，天殆将丧予。秦哀三良，齐悼二惠。孔门弟子相向而失声；荆州刺史望拜而堕泪。岂不以时乎，难得而易失。贤者少达而多穷。事关兴衰，礼有哀乐。恭惟编礼寺丞，一时之杰，百世所宗。道兼文武之隆，学际天人之表。渔钓渭上，韞《六韬》而自称；龙蟠汉南，非三顾而不起。自宋兴百战，文弊多方，简编具在，气象不报。虽作者继出，尚古风之未还。迨公勃兴，一变至道。上自朝廷缙绅之士，下及岩穴处逸之流，皆愿见其表仪，固将以为师友。而道将坠丧，天不假年。书虽就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谓公为寿，不登六十；谓公为天，百世不亡。今者丧还里闾，宵会亲友。顾悲哀之不足，假讽咏以抒情。敢露微才，上陈口号：

万里当年蜀客来，危言高论冠伦魁。有司不入刘十第，诸老徒推贾谊才。一惠独刊姬《谥法》，六经先集汉家台。如公事业兼忠愤，泪作岷江未寄哀。

【老苏先生挽词一十五首】

○韩琦

对未延宣室，文尝荐《子虚》。书方就绵，奠已致生刍。故国悲云栈，英

游负石渠。名儒升用晚，厚愧不先予。

○其二

族本西州望，来为上国光。文章追典诰，议论极皇王。美德惊埋玉，瑰材痛坏梁。时名谁可嗣，父子尽贤良。

○曾公亮

立言高往古，抱道郁当时。铅槧方终业，风灯忽遽悲。名垂文苑传，行纪太丘碑。后嗣皆鸾，吾知庆有诒。

○欧阳修

布衣驰誉入京都，丹俄惊反旧闻。诸老谁能先贾谊，君王犹未识相如。三年弟子行丧礼，千两乡人会葬车。独我空斋挂尘榻，遗编时阅子云书。

○赵概

称谓栾城旧〈唐相味道，栾城人也。〉潜光谷口栖。雄文联组绣，高论吐虹霓。遽忽悲丹，无因祀碧鸡。徒嗟太公丘，德位不至圭。

侍从推词伯，君王问《子虚》。早通金匱学，晚就曲台书。露泣时难驻，琴亡韵亦疏。臧孙知有后，里待高车。

○王拱辰

气得岷峨秀，才推贾马优。未承宣室问，空有茂陵求。玩《易》穷三圣，论《书》正九畴。欲知歆向学，二子继弓裘。

○王

岷峨地僻少人行，一日西来誉满京。白首只知闻道胜，青衫不及到家荣。玄猿夜哭铭旌过，紫燕朝飞挽铎迎。天禄校书多分薄，子云那得葬乡城。

○张焘

本朝文物盛西州，独得宗公荐冕旒。稷嗣草仪书未奏，茂陵词客病无瘳。一门歆向传家学，二子机云并隼游。守蜀无因奠尊酒，素车应满古源头。

○郑獬

丰城宝剑忽飞去，玉匣灵踪自此无。天外已空丹凤穴，世间还得二龙驹。百年飘忽古无奈，万事凋零今已殊。惆怅西州文学老，一丘空掩蜀山隅。

○苏颂

观国五千里，成书一百篇。人方期远至，天不与遐年。事业逢知己，文章有象贤。未终《三圣传》，遗恨掩重泉。

○其二

常论平陵系，吾宗代有人。源流知所自，道义更相亲。痛惜才高世，赍咨涕满巾。又知余庆远，二子志经纶。

○张商英

近来天下文章格，尽是之人咳唾余。方喜丘园空巾帐，何期箫吹咽需车。一生自抱萧张术，万古空传扬孟书。大志未酬身已没，为君双泪湿衣裾。

姚辟

持笔游从已五年，忽嗟精魄已茫然。茂陵未访相如藁，宣室曾知贾谊贤。薤露有歌凄晓月，绛纱无主蔽寒烟。平生事业文公志，应许乡人白玉镌。

○其二

羁旅都门十载中，转头浮宦已成空。青衫暂寄文安籍，白社长留处士风。万里云山归故国，一帆江月照疏篷。世间穷达何须校，只有声名是至公。

【荐表】（欧阳修）

臣猥以庸虚，叨尘侍从，无所裨补，常愧心颜。窃慕古人荐贤推善之意，以谓为时得士，亦报国之一端。往时自国家下诏书戒时文，讽励学者以近古。盖自天圣迄今二十余年，通经学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胜数，而四海之广不能无山岩草野之遗。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闻，此乃如臣等辈所宜求而上达也。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纯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辩宏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苟无荐引，则遂弃于圣时。其所撰书二十篇，臣谨随状上进，伏望圣慈下两制看详。如有可采，乞赐甄录。谨具状奉闻，伏候敕旨。

【墓表】（张方平）

仁宗皇帝嘉中，仆领益郡。念蜀异日常有高贤奇士，今独乏耶？或曰：“勿谓蜀无人，蜀有人焉，眉山处士苏洵，其人也。”请问苏君之为人，曰：“苏君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然非为亢者也，为孕蕴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诸人而人莫我知也，故今年四十余不仕。公不礼士，士莫至。公有思见之意，宜来。”久之，苏君果至。即之，穆如也。听其言，知其博物洽闻矣。既而得其所著《权书》、《衡论》阅之，如大云之出于山，忽布四方，倏散无余；如大川之滔滔，东注于海源也，委迤，其无间断也。因论苏君：“左丘明、《国语》，司马迁之善叙事，贾谊之明王道，君兼之矣。远方不足成君名，盍游京师乎？”因以书先之于翰林欧阳永叔。君然仆言，至京师。永叔一见，大称叹，以为未始见夫人也，目为孙卿子，献其书于朝。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时相韩公琦闻其名而厚待之，尝与论天下事，亦以为贾谊不能过也。然知其才而不能用于初作昭陵，礼废阙，琦为大礼使，事从其厚。调发趣办，州县骚然。先生以书谏琦，且再三，至引华元不臣以责之。琦为变色，然顾大义，为稍省其过甚者。及先生没

，韩亦颇自咎恨，以诗哭之，曰：知贤不早用，愧莫先于予者矣。先生亮直寡合，有倦游之意，独与其子居，非道义不谈。至于名理胜会，自有孔颜之乐，一廛一区，侃侃如也。又数年，召试紫微阁，不至，乃除试秘书省校书郎。俾就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使食其禄。集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奏未报而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实治平三年四月。英宗闻而伤之，命有司具舟载其丧归葬于蜀。明年八月壬辰葬于眉州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朝野之士为谏者百一十有三人。先生字明允。考序，大理寺评事，累赠职方员外郎，以节义自重，蜀人贵之。生三子，澹、涣，教训甚至，各成名官。先生其季也。已冠，犹不知书。职方没，始读书，不一二年，出诸老先生之右。一日，因览其文作而曰：“吾今之学，犹未知学也已。”取旧文藁悉焚之，杜门绝宾友，乡番诗书经传诸子百家之书，贯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质直忠信，与人交共忧患，死则收恤其子孙。不喜饮酒，未尝戏狎。常谈陋今而高古。若先生者，非古之人欤？谓今莫如古者，斯焉取斯！嘉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语言，至以为几于圣人。欧阳修亦已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一篇。〈见第九篇。〉

当时见者多为不然，曰：“噫，其甚矣！”先生既没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夫惟有国者之患，尝由辨之不早，予言之，知风之自，见动之微，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至于此！尝试评之，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所著《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易传》三卷。初，君将游京师，过益州，与仆别，且见其轼、辙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将从乡举，可哉？”仆披其卷，曰：“从乡举，乘骐驎而驰闾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从此选，犹不足以骋其逸力尔。”君曰：“姑为后图。”遂以就举，一上皆登进士第。再举制策，并入高等，今则皆为国士。仁宗时，海内安，朝廷谨持宪度，取士有常格，故羔雁不至于岩谷。奉常特召已为异礼，属之论撰，台阁之渐也。而君不待，惜乎其啬于命也。其事业不得举而措诸天下，独《新礼》百篇，今为太常施用。若夫乡党之行，家世之详，则有别传存焉。今举始卒之大概，以表其墓。惟其有之，是以言之不怍云。

【东坡谢张太保撰先人墓表书】

轼顿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载《辨奸》一篇，恭览涕泗，不知所云。窃惟先人早岁汨没，晚乃有闻，虽当时学者知师尊之，然于其言语文章犹不能尽，而况其中有不可形者乎！所谓知之尽而信其然者唯公一人。虽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贵。《辨奸》之始作也，自轼与舍弟皆有嬉其甚矣

之谏，不论他人，惟明公一见以为与我意合。公固已论之先朝，载之史册，今虽容有不知，后世决不可没。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则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计，然使斯人用区区小数以欺天下，天下莫觉莫知，恐后人必有秦无人之叹。此墓表所以作而轼之所流涕再拜而谢也。黄叔度淡然无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为颜子。林宗于人材小大毕取，所贤非一人，而叔度之贤无一见于外者，而后世犹信。徒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减林宗，所贤唯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见，其信于后世必矣。多言何足为谢，聊发一二。不宣。轼再拜。

●补遗

◎文九篇

【审敌】

中国内也，四夷外也。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夫天下无内忧，必有外惧。本既固矣，盍释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忧在外，今者夷狄忧在内。释其末可也，而愚不识方今夷狄之忧为末也。古者，夷狄之势，大弱则臣，小弱则遁，大盛则侵，小盛则掠。吾兵良而食足，将贤而士勇，则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忧可也。今之蛮夷，姑无望其臣与遁，求其志止于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骄恣为日久矣，岁邀金缯以数十万计。曩者，幸吾有西羌之变，出不逊语以撼中国，天子不忍使边民重困于锋镝，是以虏日益骄，而贿日益增，迨今凡数十百万而犹慊然未满足其欲，视中国如外府。然则，其势又将不止数十百万也。夫贿益多，则赋敛不得不重；赋敛重，则民不得不残。故虽名为息民，而其实爱其死而残其生也。名为外忧，而其实忧在内也。外忧之不去，圣人犹且耻之；内忧而不为之计，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无变也。

古者，匈奴之强，不过冒顿。当暴秦刻剥，刘、项战夺之后，中国湮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践中原，如决大河，溃蚁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则？中原之强，固百倍于匈奴，虽积衰新造，而犹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际，中原无君，石晋苟一时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资其强大。孺子继立，大臣外叛，匈奴扫境来寇，兵不血刃而京师不守，天下被其祸。匈奴自是始有轻中原之心，以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举来寇，章圣皇帝一战而却之，遂与之盟以和。夫人之情胜则狃，狃则败，败则惩，惩则胜。匈奴狃石晋之胜，而有景德之败；惩景德之败，而愚未知其所胜，甚可惧也。

虽然，数十年之间，能以无大变者，何也？匈奴之谋必曰：我百战而胜人

，人虽屈而我亦劳。驰一介入中国，以形凌之，以势邀之，岁得金钱数十百万。如此数十岁，我益数百千万，而中国损数百千万；吾日以富，中国日以贫，然后足以有为也。天生北狄，谓之犬戎，投骨于地狷然而争者，犬之常也。今则不然，边境之上，岂无可乘之衅？使之来寇，大足以夺一郡，小亦足以杀掠数千人，而彼不以动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将以蓄其锐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败其远谋。古人有言曰：“为虺弗摧，为也奈何？”匈奴之势，日长炎炎。今也柔而养之，以冀其卒无大变，其亦惑矣。且今中国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犹恐恐焉惧一物之不称其意者，非谓中国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当今中国虽万万无有如石晋可乘之势者，匈奴之力虽足以犯边，然今十数年间，吾可以必无犯边之忧。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边也。其志不止犯边，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为，则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绝其好，以失吾之厚赂也。然而骄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后固也。鸷鸟将击，必匿其形。昔者冒顿欲攻汉，汉使至，辄匿其壮士健马。故《兵法》曰：“词卑者进也，词强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张形势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战明矣。阖庐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践之入吴也因齐、晋。匈奴诚欲与吾战耶，曩者陕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则之变，岭南有智高之乱，此亦可乘之势矣，然终以不动，则其志之不欲战又明矣。吁！彼不欲战，而我遂不与战，则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所不能。于敌反是。”今无乃与此异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夺一郡，杀掠数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动其心，则我勿赂而已。勿赂，而彼以为辞，则对曰：尔何功于吾？岁欲吾赂，吾有战而已，赂不可得也。虽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计也。天下孰不知赂之为害而无赂之为利，顾势不可耳。”愚以为不然。当今夷狄之势，如汉七国之势。昔者高祖急于灭项籍，故举数千里之地以王诸将，项籍死，天下定，而诸将之地因遂不可削。当是时，非刘氏而王者八国，高祖惧其且为变，故大封吴、楚、齐、赵同姓之国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绛皆诛死，而吴、楚、齐、赵之强反无以制。当是时，诸侯王虽名为臣，而其实莫不有帝制之心，胶东、胶西、济南又从而和之，于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黄屋，刺客公行，匕首交于京师。罪至章也，势至逼也。然当时之人，犹且徜徉容与，若不足虑，月不图岁，朝不计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无大变。以及于孝景之世，有谋臣曰晁错，始议削诸侯地以损其权。天下皆曰：诸侯必且反。错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吾惧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错愚。吁！七国之祸，期于不免。与其发于远而祸大，不若发于近而祸小。以小祸易大祸，虽三尺童子皆知其当然。而其所以不与错者，彼皆不知其势将有远

祸；与知其势将有远祸，而度己不及见，谓可以寄之后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则错为一身谋则愚，而为天下谋则智。人君又安可舍天下之谋，而用一身之谋哉！今日匈奴之强不减于七国，而天下之人又用当时之议，因循维持以至于今，方且以为无事。而愚以为天下之大计不如勿赂。勿赂则变疾而祸小，赂之则变迟而祸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乐其迟也，不若乐其小。天下之势，如坐弊船之中，乎将入于深渊，不及其尚浅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圣人除患于未萌，然后能转而为福。今也不幸养之以至此，而近忧小患又憚而不决，则是远忧大患终不可去也。赤壁之战，惟周瑜、吕蒙知其胜；伐吴之役，惟羊祜、张华以为是。然则宏远深切之谋，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晁错所以为愚也。

虽然，错之谋犹有遗憾。何者？错知七国必反，而不为备反之计，山东变起，而关内骚动。今者匈奴之祸，又不若七国之难制。七国反，中原半为敌国；匈奴叛，中国以全制其后。此又易为谋也。然则谋之奈何？曰：匈奴之计不过三：一曰声，二曰形，三曰实。匈奴谓中国怯久矣，以吾为终不敢与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赂以养其力。今也遽绝之，彼必曰战而胜，不如坐而得赂之为利也。华人怯，吾可以先声胁之，彼将复赂我。于是宣言于远近，我将以某日图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谓之声。命边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闻其声。声既不能动，则彼之计将出于形。除道翦棘，多为疑兵以临吾城，如此谓之形。深沟固垒，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见其形。形又不能动，则技止此矣，将遂练兵秣马以出于实。实而与之战，破之易尔。彼之计必先出于声与形，而后出于实者：出于声与形，期我惧而以重赂请和也；出于实，不得已而与我战，以幸一时之胜也。夫勇者可以施之于怯，不可以施之于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气先者，世之所谓善斗者也。虽然，蓄全力以待之，则未始不胜。彼叫呼者，声也；跳踉者，形也。无以待之，则声与形者亦足以乘人于卒；不然，徒自弊其力于无用之地，是以不能胜也。韩许公节度宣武军，李师古忌公严整，使来告曰：“吾将假道伐滑。”公曰：“尔能越吾界为盗邪？有以相待，无为虚言！”滑帅告急，公使谓曰：“吾在此，公安无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来不除道也。”师古诈穷，迁延以遁。愚故曰：彼计出于声与形而不能动，则技止此矣。与之战，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内难，新立，意其必易与。邻国之难，霸王之资也。且天与不取，将受其弊。贾谊曰：“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以病而赐罢。当是之时而欲为安，虽尧舜不能。”呜呼！是七国之势也。

【广士】

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古之人非以盗贼、夷狄之事可为也，以贤之所在而已矣。夫贤之所在，贵而贵取焉，贱而贱取焉。是以盗贼下人，夷狄异类，虽奴隶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国，而不以为忤。而绳趋尺步，华言华服者，往往反摈弃不用。何则？天下之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者众也，朝廷之政，郡国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虽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然而其才果可用于此，则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国大而多士大夫者，不过曰齐与秦也。而管夷吾相齐，贤也，而举二盗焉；穆公霸秦，贤也，而举由余焉。是其能果于是非而不牵于众人之议也，未闻有以用盗贼、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盗贼、非夷狄，而犹不获用，吾不知其何故也。

夫古之用人，无择于势，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贤则用之，武夫健卒而贤则用之，巫医方技而贤则用之，胥史贱吏而贤则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书声病剽窃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卿大夫之子弟饱食于家，一出而驱高车，驾大马，以为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扫之力，奔走之旧，久乃领藩郡，执兵柄；巫医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举以为吏。若此者，皆非贤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进之之途多于古也。而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使老死于敲榜趋走，而贤与功者不获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贤，优而养之，则儒生武士或所不若。

昔者汉有天下，平津侯、乐安侯辈皆号为儒宗，而卒不能为汉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绝隼伟震耀四海者，乃其贤人之出于吏胥中者耳。夫赵广汉，河间之郡吏也；尹翁归，河东之狱吏也；张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书佐也。是皆雄隼明博，出之可以为将，而内之可以为相者也，而皆出于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习法律，长而习狱讼，老奸大豪畏惮慑伏，吏之情状、变化、出入无不谙究，因而官之，则豪民猾吏之弊，表里毫末毕见于外，无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择之以才，遇之以礼，而其志复自知得自奋于公卿，故终不肯自弃于恶以贾罪戾，而败其终身之利。故当此时，士君子皆优为之，而其间自纵于大恶者，大约亦不过几人，而其尤贤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则不然，始而入之不择也，终而遇之以犬彘也。长吏一怒，不问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与交手为市。其人常曰：长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为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弃为犬彘之行，不肯为吏矣，况士君子而肯俯首为之乎！然欲使之谨饰可用如两汉，亦不过择之以才，待之以礼，恕其小过，而弃绝其大恶之不可贯忍者，而后察其贤有功而爵之、禄之、贵之，勿弃之于冗流之间。则彼有冀于功名，自尊其身，不敢毛夺，而奇才绝智出矣。

夫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使吏胥之人，得出为长吏，是

使一介之才无所逃也。进士、制策网之于上，此又网之于下，而曰天下有遗才者，吾不信也。

【与雷太简纳拜书】

赵郡苏某袖书再拜知郡殿丞之前：夫礼隆于疏，杀于亲。以兄之亲，而酌则先秦人，盖此见其情焉。某与执事道则师友，情则兄弟，伛偻跪拜，抗拜于两楹之间，而何以为亲？愿与执事结师友之欢，隆兄弟之好。谨再拜庑下，执事其听之勿辞。不宣。〈《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卷十一〉

【雷太简墓铭】

呜呼太简，不显祖考。不有不承，隐居南山。德积声施，为取于人。不献不求，既获不用。有功不多，孔铭孔悲。〈赵德麟《侯鯖录》卷一〉

【上张益州书】

古之君子，期擅天下之功名，期为天下之儒人，而一旦不幸，陷于不义之徒者有矣。柳子厚、刘梦得、吕化光，皆才过人者，一为二王所污，终身不能洗其耻。虽欲刻骨刺心，求悔其过而不可得，而天下之人且指以为党人矣。洵每读其文章，则爱其才；至见其陷于党人，则悲其不幸。故虽自知其不肖，不足以望古之君子，而尝自洁清以避耻远辱。王公贵人，可以富贵人者，肩相摩于上；始进之士，其求富贵之者，踵相接于下。而洵未尝一动其心焉，不敢不自爱其身故也。贫之不如富，贱之不如贵，在野之不如在朝，食菜之不如食肉，洵亦知之矣。里中大夫皆谓洵曰：“张公，我知其为人。今其来必将有所举，宜莫若子。将求其所以为依，宜莫如公。”洵笑曰：“我则愿出张公之门矣，张公许我出其门下哉？”居数月，或告洵曰：“张公举子。”闻之愀然自贺曰：“吾知免矣。”吾尝怪柳子厚、刘梦得、吕化光数子，以彼之才游天下，何容其身辱如此！恐焉惧其操履之不固，以蹶数子之踪。今张公举我，吾知免矣。孟子曰：“观远臣以其所主。”韩子曰：“知其主可以信其客。”张公作事固信于天下，得为张公客者，虽非贤人，而天下亦不敢谓之庸人矣。昨有得天下不得谓之庸人者几人？而我则当。知我者可以吊刘梦得、吕化光、柳子厚数子之不幸，而贺我之幸也。数百里一拜于前，以为谢者，正为此耳。〈黄灿、黄炜《重编嘉集》卷十五〉

【孔子论】

苏子曰：此孔子之所以圣矣。盖田氏、六卿不服，则齐、晋无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则鲁无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世，其政无急于此者矣。彼晏婴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齐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婴能知之，而莫能为之，婴非不贤也，其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塞乎天地之间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

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举治世之礼，以律亡国之臣，堕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圣见于行事，至此为无疑也。婴之用于齐也，久于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于定公，而田氏之祸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难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陈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请讨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国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于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与三子之必不从，而以礼告也欤？曰：否，孔子实欲伐齐。孔子既告公，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此岂礼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逼，常欲以越伐鲁而去之。夫以强邻伐国，民不予也，皋如出公之事，断可见矣，岂若从孔子而伐齐乎？若从孔子而伐齐，则凡所以胜齐之道，孔子任之有余矣。既克田氏，则鲁之公室自张，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古今图书集成》学行典卷一四六。〉

【上六家谥法议】

谨按世之以谥著书而可以名家者，止于六家。其王彦威之徒，皆祖述旧文，无所增损。六家之中，其名《周公》者，最无条贯，同谥异条，或分见数处，纷纭扰乱，难以省览。其余《春秋》、《广谥》、沈约、贺琛、扈蒙，其纲目俱存，而脱谬已甚，或当时之妄误，或传写之讹失，有司行用，实难依据。臣等今已讲求别本，证之史传，别其同异，去其重复，勘谬补阙，务令完正。其有讹谬已久，世俗承用不复疑，如以“壮”为“庄”，以“僭”为“替”，如是者亦不敢辄改。皆随件注，凡注数十百条，号曰《六家谥法》。〈《宋蜀文辑存》卷四〉

【谥法总论】

嘉六年七月，诏修礼书。十月，诏古谥法有不可用者，以属修书之吏，臣洵实典其事。按治论谥者起于今文《周书·谥法》之篇。今文既以鄙野不传，其《谥法》之上篇独存，又简略不备。诸儒所传只有《周公》、《春秋》、《广谥》、沈约、贺琛、扈蒙六家之书。《周公》、《春秋》为名尤古，然条贯尤为杂乱而不精，《广谥》又疏略而不尽。独沈约、贺琛纪纲粗备，然琛好加以己意，务为多而无穷。扈蒙最后出，酌取诸家，简而不精。六书之中，稍近古而可据者，莫如沈约。然亦非古之《谥法》，约言之详矣。其最旧者见于《世本》、《大戴礼》，而约之时已不见于其书。约徒得刘熙《乘奥》之所增广，〈今隋唐《志》作《帝王本纪》，《隋书》又作《乘奥》，未知孰是。〉与《广谥》以为据依，不闻有所谓《周公》、《春秋》者也。琛又因约，而加之以其意。今《周公》、《春秋》之法，往往反取琛之新法而载之其书。至王

彦威、苏冕之书，因前人之法，附世人之谥，非有他也。贾山有言：“古者圣王作谥，不过三四十字。”而蔡邕《独断》所载，亦不过四十有六。臣受诏之三年二月，而《谥法》乃定，凡一百六十有八。〈沈约为《谥例》，记周以来帝王公卿之谥，至宋而止。王彦威继之，至唐而止。〉贺琛之法有君谥、臣谥、妇人谥，离而为三，今取而合之。妇人有谥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谥自东汉之隐者始，宦者有谥自东汉之孙程始，蛮夷有谥自东汉之莎车始。自《周公》以来，籍而记之，为三十五卷。善者可以劝，恶者可以惧，善恶之失当者可以长叹息也。〈《玉海》卷五四〉

【论诸家谥法】

《周公》之书，文尤繁杂不经。《春秋》次之，比《周公》甚简，而微为不乱。《广谥》最简，比二书差为齐一，沈约所取以成书。约采诸家，其书最详。贺琛因而增之，尤详备。而皆病于无所去取。扈蒙新书，其意妄伪，反为五家之所非笑。〈同上〉

◎诗二十四首

【游嘉州龙岩】

系舟长堤下，日夕事南征。往意纷何速，空岩幽自明。使君怜远客，高会有余情。酌酒何能饮，去乡怀独惊。山川随望阔，气候带霜清。佳境日已去，何时休远行。

〈残宋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集》〉

【初发嘉州】

家托舟航千里速，心期京国十年还。乌牛山水下如箭，忽失峨眉枕席间。〈同上〉

【襄阳怀古】

我行襄阳野，山色向人明。何以洗怀抱，悠哉汉水清。辽辽岷山道，千载几人行？踏尽山上土，山腰为之平。道逢堕泪碣，不觉涕亦零。借问羊叔子，何异葛孔明？今人固已远，谁识前辈情？来万山下，潭水转相萦。水深不见底，中有杜预铭。潭水竟未涸，后世自知名。成功本无敌，好誉真儒生。自从三子亡，草中无豪英。聊登岷山首，泪与汉流倾。〈同上〉

【寄杨纬】

家居对山木，谓是忘言伴。去乡不能致，回顾颇自短。谁知有杨子，磊落收百段。拣赠最奇峰，慰我苦长叹。连城尽如削，邃洞幽可款。回合抱空虚，天地耸其半。舟行因乐载，陆挈敢辞懒？飘飘乎千里，有客来就看。自言此地无，爱惜苦欲换。低头笑不答，解缆风帆满。京洛有幽居，吾将隐而玩。〈同上〉

【和杨节推见赠】

与君多乖睽，邂逅同泛峡。宋子虽世旧，谈笑倾不接。二君皆宦游，畴昔共科甲。唯我老且闲，独得离圈桫。少年实强锐，议论令我怯。有如乘风箭，勇发岂顾帖？置酒来相邀，殷勤为留楫。杨君旧痛饮，浅水安足涉？嗟我素不任，一酌已赧颊。去生别怀怆，有子旅意愜。舍棹治陆行，岁晚筋力乏。予懒本不出，实为人事劫。相将犯苦寒，大雪满马鬣。〈同上〉

【答张子立见寄】

舟行道里日夜殊，佳士恨不久与俱。峡山行尽见平楚，舍船登岸身无虞。念君治所自有处，不复放纵如吾徒。忆昨相见巴子国，谒我江上颜何娱！求文得卷读不已，有似骏马行且且。自言好学老未厌，方册几许鲁作鱼。古书今文遍天下，架上未有耿不愉。示我近所集，漫如游通衢。通衢众所入，癯残诡怪杂沓不辨可叹吁！文人大约可数者，不过皆在众所誉。此外何所爱，元可破无四隅。况余固鲁钝，老苍处群雏。入赵抱五弦，客齐不吹竽。山林自窜久不出，回视众俊惊蛄。吾。岂意误见取，骐驎参羸驢。将观驰骋斗雄健，无乃独不堪长途。凄风腊月客荆楚，千里适魏劳奔趋。将行纷乱苦无思，强说鄙意慚区区。〈同上〉

【送蜀僧去尘】

十年读《易》费膏火，尽日吟诗愁肺肝。不解丹青追世好，欲将芹芷荐君盘。谁为善相宁嫌瘦，后有知音可废弹？拄杖挂经须倍道，故乡春蕨已阑干。〈同上〉

【九日和韩公】

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同上〉

【题仙都观】

飘萧古仙子，寂寞苍山上。观世眇无言，无人独惆怅。深岩耸乔木，古观霭遗像。超超不可揖，真意谁复亮？蜿蜒乘长龙，倏忽变万状。朝食白云英，暮饮石髓鬯。心肝化琼玉，千岁已无恙。世人安能知，服药本虚妄。嗟哉世无人，江水空荡漾。〈同上〉

【游陵云寺】

长江触山山欲推，古佛咒水山之隈。千航万舸睽前过，仰望绝顶皆徘徊。足踏重浪怒汹涌，背负乔岳高崔嵬。予昔过此下荆渚，斑斑满面生苍苔。今来重游非旧观，金翠晃荡祥光开。萦回一径上险绝，却立下视惊心骸。蜀江迤迤渐不见，沫水腾掉震百雷。山川变化禹力尽，独有道者尝闵哀。〈豕〉山决水通

万里，奔走荆蜀如长街。世人至今不敢，坐上蛻骨冷不埋。今余劫劫何所在，愧尔前人空自勿。〈同上〉

【过木枿观〈并引〉】

许精阳得道之所，舟人不以相告。即过武宁县，乃得其事。县人云，许精阳棺槨犹在山上。

闻道精阳令，当时此学仙。炼形初似鹤，蛻质竟如蝉。藓上耆棺石，云生昼影筵。舟中望山上，唯见柏森然。〈同上〉

【神女庙】

巫阳仙子云为裾，高情杳渺与世疏。微有薄酒安足献，愿采山下霜中蔬。仙坛古洞何清虚，中有琼楼白玉除。江山洗荡谁来过，闻道琴高驾鲤鱼。〈同上〉

【题白帝庙】

谁开三峡才容练，长使群雄苦力争。熊氏凋零余旧族，成家寂寞闭空城。永安就死悲玄德，八阵劳神叹孔明。白帝有灵应自笑，诸公皆败岂由兵？〈同上〉

【万山】

万山临汉江，杰立与岷偶。杜公破三吴，磊落叔子后。当年爱山意，无乃求自附。自比诚不惭，山水亦奇秀。羊公苟有知，当为颌其首。〈同上〉

【荆门惠泉】

古郡带荒山，寒泉出西郭。嘈嘈幽响远，袞袞清光活。当年我少年，系马弄潺湲。爱此泉旁鹭，高姿不可攀。今逾二十载，我老泉依旧。临流照衰颜，始觉老且瘦。当时同游子，半作泉下尘。流水去不返，游人岁岁新。〈同上〉

【昆阳城】

昆阳城外土非土，战骨多年化墙豸。当时寻邑驱市人，未必三军皆反虏。江河填满道流血，始信《武成》真不误。杀人应更多长平，薄赋宽征已无补。英雄争斗岂得已，盗贼纵横亦何数。御之失道谁使然，长使哀魂啼夜雨。〈同上〉

【题三游洞石壁】

洞门苍石流成乳，山下长溪冷欲冰。天寒二子苦求去，吾欲居之亦不能。〈同上〉

【与可许惠所画舒景以诗督之】

枯松怪石霜竹枝，中有可爱知者谁。我能知之不能说，欲说常恐天真非。羡君笔端有新意，倏忽万状成一挥。使我忘言惟独笑，意所欲说辄见之。问胡为然笑不答，无乃君亦难为辞。昼行书空夜画被，方其得意犹若痴。纷纭落纸

不自惜，坐客争夺相漫欺。贵家满前谢不与，独许见赠怜我衰。我当枕簟卧其下，暮续膏火朝忘炊。门前剥啄不须应，老病人谁称我为。〈同上〉

【题仙都山鹿〈并序〉】

至酆都县，将游仙都观。见知县李长官云：“固知君之将至也。此山有鹿甚老，而猛兽猎人终莫能害。将有客来游，鹿辄放鸣。故常以此候之，而未尝失。”予闻而异之，乃为作诗。

客来未到何从见，昨夜数声高出云。应是先君老僮仆，当时掌客意犹勤。〈同上〉

【自尤〈并叙〉】

予生而与物无害。幼居乡闾，长适四方，万里所至，与其君子而远其不义。是以年五十有一，而未始有尤于人，而人亦无以我尤者。盖壬辰之岁而丧幼女，始将以尤其夫家，而卒以自尤也。女幼而好学，慷慨有过人之节，为文亦往往有可喜。既适其母之兄程浚之子之才，年十有八而死。而浚本儒者，然内行有所不谨，而其妻子尤好为无法。吾女介乎其间，因为其家之所不悦。适会其病，其夫与其舅姑遂不之视而急弃之，使至于死。始其死时，余怨之，虽尤吾之人亦不直浚。独余友发闻而深悲之，曰：“夫彼何足尤者！子自知其贤，而不择以予人，咎则在子，而尚谁怨？”予闻其言而深悲之。其后八年，而予乃作自尤诗。

五月之日兹何辰？有女强死无由伸。嗟余为父亦不武，使汝孤冢埋冤魂。生死寿夭固无定，我岂以此辄尤人？当时此事最惊众，行道闻者皆酸辛。余家世世本好儒，生女不独治组紃。读书未省事华饰，下笔能属文。家贫不敢嫁豪贵，恐彼非偶难为亲。汝母之兄汝叔舅，求以厥子来结婚。乡人皆嫁重母族，虽我不肯将安云？生年十六亦已嫁，日负忧责无欢欣。归宁见我拜且泣，告我家事不可陈。舅姑叔妹不知道，弃礼自快纷如纭。人多我寡势不胜，只欲强学非天真。昨朝告以此太甚，捩耳不听生怒嗔。余言如此非尔事，为妇何不善一身？嗟哉尔夫任此责，可奈狂狼如痴人。忠臣汝不见泄冶，谏死世不非陈君。谁知余言果不妄，明年会汝初生孙。一朝有疾莫肯视，此意岂尚求尔存？忧怛百计惟汝母，复有汝父惊且奔。此时汝舅拥爱妾，呼卢握槊如隔邻。狂言发病若有怪，里有老妇能降神。呼来问讯岂得已，汝舅责我学不纯。急难造次不可动，坚坐有类天王尊。导其女妻使为孽，就病索汝襦与裙。衣之出看又汝告，谬为与汝增殷勤。多多扰乱莫胜记，咎汝不肯同其尘。经旬乳药渐有喜，移病余舍未绝根。喉中喘息气才属，日使勉强餐肥珍。舅姑不许再生活，巧计窃发何不仁！婴儿盈尺未能语，忽然夺取词纷纷。传言姑怒不归覲，急抱疾走何暇询。病中忧恐莫能测，起坐无语涕满巾。须臾病作状如故，三日不救谁缘因

？此惟汝甥汝儿妇，何用负汝漫无恩？嗟予生女苟不义，虽汝手刃我何言？俨然正直好礼让，才敏明辨超无伦。正应以此获尤谴，汝可以手心自扪。此虽法律所无奈，尚可仰首披苍。天高鬼神不可信，后世有耳尤或闻。只今闻者已不服，恨我无勇不复冤。惟余故人不责汝，问我此事久叹呻。惨然谓我子无恨，此罪在子何尤人？虎咆牛触不足怪，当自为计免见吞。深居高堂闭重键，牛虎岂能逾墙垣？登山入泽不自爱，安可侥幸遭麒麟？明珠美玉本无价，弃置沟上多缁磷。置之失地自当尔，既尔何咎荆与榛？嗟哉此事余有罪，当使天下重结婚！〈同上〉

【水官诗】

水官骑苍龙，龙行欲上天。手攀时且住，浩若乘风船。不知几何长，足尾犹在渊。下有二从臣，左右乘鱼鼃。矍铄相顾视，风举衣袂翻。女子侍君侧，白颊垂双鬟。手执雉尾扇，容如未开莲。从者八九人，非鬼亦非蛮。出水未成列，先登扬旗旃。长刀拥旁牌，白羽注强。虽服甲与裳，状貌犹鲸。水兽不得从，仰面以手扳。空虚走雷霆，雨雹晦九川。风师黑虎囊，面目昏尘烟。翼从三神人，万里朝天关。我从大觉师，得此鬼怪编。画者古阎子，于今三百年。见者谁不爱，予者诚以难。在我犹在子，此理宁非禅？报之以好词，何必画在前。

〈查注苏诗《次韵水官诗》附录〉

【老翁井】

井中老翁误年华，白沙翠石公之家。公来无踪去无迹，井面团团水生花。公今与世两何预，无事纷纷惊牧竖。改颜易服与世同，毋使世人知有翁。〈《东坡续集》卷一〉

【菊花】

骚人足奇思，香草比君子。况此霜下杰，清芬绝兰麝。气禀金行秀，德备黄中美。古来鹤发翁，餐英饮其水。但恐蓬蒿伤，课仆加料理。〈元《群书通要》庚集卷三〉

涵虚阁〈在南昌东湖，国子博士李寅建。〉

幽居少尘事，潇洒似江村。苔藓深三径，衣冠盛一门。岭云时聚散，湖水自清浑。世德书芳史，传家有令孙。〈乾隆《南昌府志》卷二五〉